

第十三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復旦大學學生八百人，集合北站，準備赴京請願。←

唐有壬氏遺體運入上海殯儀館後攝。↓





↑中國物理學會在青島舉行第四屆年會攝影。

↑鄂托克旗為伊盟邊境，近成防共要區。汜名札薩克旺慶扎布（×）特來綏謁傅作義，請示防務。





蘇聯版畫展覽於一月十日至二十日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為陳列之伊凡諾夫著小說「野民」中之插畫，間查洛夫 Gamharov Andrew 作。←為「Benjamin 三世之旅行」插圖，尤多文 Yudovin, Solomon 作。



↑倫敦五強海軍會議於上月九日在英外部羅迦洛室開幕時之寫眞。

義大利學童作抵制國聯制裁之運動，競以金屬物品輸納政府。←

東非義軍新任總司令巴杜里阿元帥 Pietro Badoglio →

德國新完成之巡艦「紐倫堡」號在基爾入水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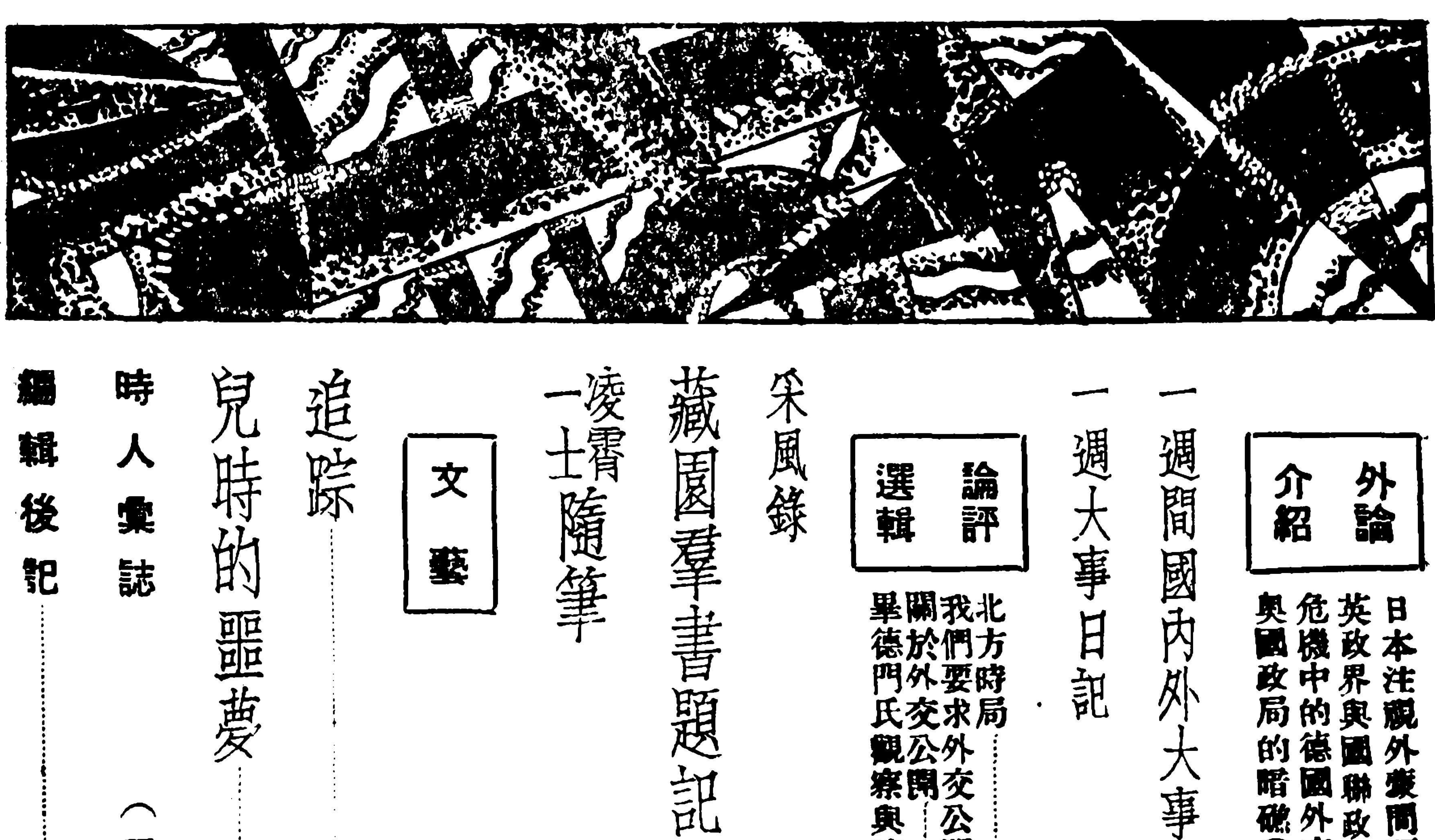
←英前任首相麥克唐納之女公子伊莎伯爾女士，自乃父卸任揆席後，自營小旅館業。圖爲其新置之建築，近乞克斯 Chequers，擬闢作旅館用者。

埃及京城學生之運動一斑。↓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出版





新年政局

自從中樞改組，政治重心，確實移轉到行政院了。當局們都抱着埋頭苦幹的精神，脚踏實地在工作着，所以今歲新年，政府中很少人以文字開空頭支票，這是近年稀有的現象。

除夕之日，行政院會議決派李宗仁白崇禧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當日由國府明令發表，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桂省當局與中央間向有隔閡，自從上年中央軍進入貴州，一時且有許多謠諑，後來經張定璠氏斡旋，不但桂黔相處甚好，中央更切實維持桂省所收黔省特貨過境的稅收，以是情感漸有好轉。加之黔主席吳忠信和李，白，私交素厚，黔桂間愈益相安。吳氏前因出席大會入京，近將取道廣西回任，想於中央與廣西關係，格外可以策進其密切，試看剿匪之命，即其先聲。

鄒海濱氏於年前返粤，與人談及中央，頗多諒解之辭。

胡漢民氏不久回國，即將入京，尤可證明團結運動，成績佳良。這都是觀察新年政局者可以欣慰之點。我們相信，祇要中國人不再自殺，世界上沒有國家可以亡中國的。（記者）

中日問題談判

自日本有吉大使與張外長一度談話之後，中日問題迄未再有談判。在政府意思，想同日本就整個的中日問題，謀全般的調整，掃從來之糾紛，希望聽取日本眞意所在，更希望以有吉大使爲唯一的對手。假如日本誠意談判，中國甚至可以特派代表團，分組作具體的商洽。日方對於此事，亦似甚重視，方在籌議，迄未正式答復。不過日本態度，仍希望把華北問題分開，要求中政府多畀宋哲元權限，使能與日本軍部自由交涉，同時對於中日間若干懸案，又希望多與解決，然後徐圖全般的調整，大有需索定洋，再開交易之勢，中國却要整個商談，不願零星拋賣，這是雙方不易合拍的主因。

本來日本目的，重在華北，所以儘管中央與中央來開談判，其在北方，未嘗有一日停止活動。張北局勢，固然不佳，冀東問題，迄在僵持，日本『以華制華』的方法，玩得頭頭是道，用內政形式，策動外交，這是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花樣，照此推演，恐怕中日開始整個談判的機會很少吧?!

（冷）

學生運動

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因爲政府之宣布戒嚴和各校之提前放假，在本星期彷彿安定一點，但是前途仍極可慮。

本來各地學生運動，爲了官方禁止新聞揭載之故，一方面越使青年憤激，一方面更易傳播謠言。例如北平自風潮發生後，城外學生聽說城內學生被殺，城內學生聽說城外學生遇害，雖然一經調查，兩都不確，而相驚伯有，已是儘夠紛擾的了。

最近南開大學，已決於四日開學，北大清華定期四日上課，究竟能否實行，還有疑問，因爲青年人心浮動，學校當局差不多控制不了學生，我們總祈禱著別又鬧出什麽慘案！

（晦）

國際展望

這一周正值新年休假。倫敦海軍會議定六日重開。日英兩國的提案，現時均已擱置。會議重開時，法國將提新案，梗概略如英國前此所提，由列强各自聲明造艦程序的方案，惟期限則縮短至一二年。此案如付討論，不啻承認海會已至日暮途窮。據日電消息，日方對海會勢將決裂，並不諱言，這是國際當前的一大危機。法挨拉佛爾現方與英國駐法大使協商中，今後海軍問題能否有較佳的轉機，尙不可必。

其次，關於義亞。據半官消息，亞方曾提出和平條件五項，但觀其內容，恐難作談判的根據。英國徵詢地中海國家關於協助之意見，已接到各方答覆。法國的態度，願遵守國聯義務，援助英國。法挨拉佛爾的外交政策，雖幸獲議會信任，然政府地位，並未能因此鞏固，左黨反對的聲勢，頗不在小。因形勢的緊迫，義軍對於東非戰事，大有孤注一擲之勢。義軍在馬加爾附近使用毒氣，亞政府已向國聯抗議，更因義空軍在南境多羅轟炸瑞典教會所設醫院，已引起瑞典的嚴重反感。義國顯然擬以軍事的成功，對抗國聯的壓迫，所以在軍事上猛進，由此愈可反映事態的迫切。

太平洋的風雲，愈迫愈緊。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的對日演詞的舌戰，仍未能休；日俄滿蒙間的四角關係，也未嘗弛緩。莫斯科近又有日德軍事協定之轟動傳說，英國對此尤爲關注。在日政府方面，龐大之國防預算案，行將提出；又日方對於太平洋航空網，亦正在縝密布置中，遞信省已籌闢台灣暹羅間的航線。綜觀上述一切的一切，一九三六年國際形勢的緊張，可以想見。（素）



國民經濟建設應走的途徑

鄭林莊

一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正如蔣中正氏所說，乃是今日國內繼新生活運動而起的新運動。據實來說，國民經濟建設乃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和民族必然的工作，無時無刻皆應在努力；如今我們却特特地提了出來，作為一種喚起民衆的新運動，實足反映出國運的危難局面的蝸螗來。不過，我國自改體改革以來，這二三十年間無日不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輾轉呻吟，國民經濟的基礎屢經斲傷，未曾稍事復蘇，今日政事稍為調整，正應作些還原補氣的工作。故此自從負責當局登高一呼，四野雲從，截至今日各方發表的意見，不論在量在質，都很可觀了。

對於這些言論，有人認為牠們所代表的意見共有三派，也有人認為共有四派；但據我個人來看，分析到底，目前國內對於國民經濟建設的見地祗有兩種主張：一種以農業為建設的重心，一種以工業為建設的重心，其他的意見無非是這兩極端中間各種程度的論調而已。持此互異意見的論者，現在似乎頗為旗鼓相當，爭辯不已。其實如果我們把問題澈底地分析一下，就會覺出重農重工的說法亦不過是暫時的過渡的罷了。農業和工業乃是生產的兩大部門，並且是相輔的兩部門——農業供給食料與原料，工業供給生產工具與製造品。一個自立的國家少有能單獨發展了一面而得維持其獨立的地位的。就事實講：英國當十九世紀產業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不但沒有中止她在殖民地內Plantation 事業的進行，並且還不遺餘力地促其完成，以做工業化的基礎和保障；美國的殖民地然雖不如英國之强大，不曾向國外佔領什麼農業地帶，但在她發展東北部的工業時，不但沒有疏忽了西南部的農業，並且努力改革，至今仍為農業生產的重要國家。再就理論來說：國際的經濟分工固是十九世紀經濟學上一條重要的原則，可是這種原則的維持須要有良善的國際道德，在今

日這國際爭奪的局面下，焉能有不讓經濟自足的論調重行抬頭的道理。一個現代的國家，在今日這種情勢下，還作完成國際的經濟分工——單個重工或重農——的企圖，以期得到這種分工的善果，真是空在作夢！所以我說重工重農的說法祇是暫時的過渡的，並非根本的。

凡事既不是根本的，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再以我國經濟建設應該重工或重農一點來說，主張重工的人說：『工業是農業的基礎，要復興農村必先發展工業，』主張重農的人也說：『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要發展工業必先復興農村。』這種論辯互為因果，彼此可以結成個輪盤，爭執多日，仍舊未弄清是應該重工呢？還是應該重農呢？這正如同問：鷄先卵生呢，或卵先鷄生呢，一樣地難給答案。所以如此，是因為工業和農業根本是相輔的生產部門，一個國家的經濟欲臻健全之境，非得兩者並行發展不可，缺一既不可，偏一亦不可。所以我認為今日我國國民經濟建設應行的途徑，不應該單獨重工或單獨重農，而應該雙管齊下，兩者並重。

二

我們即使退一步來承認，國際的經濟分工在這二十世紀仍屬可能。那麼一個國家處於這個分工的使命下，是要有她能夠發展的特長之處，纔能得到這份分工的利益的。如此試問中國是在農業方面或是在工業方面有值得發展的可能呢？我們不妨分頭來討論一下。

先就發展農業方面講：農業生產的三要素中，勞力與資本是社會的產物，伸縮比較自如，土地則是自然的產物，不能隨意增減，所以發展農業生產易受到限制的就是土地的不足，可憐得很，我國歷來發展農業生產遭遇到的限制與難關，也就正是這土地的不足。關於中國耕地面積的統計，年來已漸趨完善。據美國農部的專家裴克爾O.E.Baker的估計，中國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土地——約合七萬萬英畝或四十二萬萬華畝——可供農業耕地應用。他估計現時中國的已耕面積有一萬八千萬英畝，約合十萬零八千萬華畝。他的估計雖有可討論的地方……例如：在已耕面積的估計，較之民三農商部的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三萬八千英畝（十三萬九千四百十四萬六千華畝），民五劉大鈞氏的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一萬七千英畝（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萬華畝），民二十一張心一氏二萬〇八百十三萬英畝（十二萬四千八百七十八萬一千華畝——西康青海兩省尚未計入）等估計全小；在可耕面積的推算，據翁文灝氏說，西北與西南等邊境全受地形與雨量的限制，耕地擴充的限度很有限，祇有東三省纔是適於耕作和耕地擴充的地帶，可是我們都知道，東三省已非我境，在那裏擴充耕地面積的企圖恐非最短期間可以實現，所以四十二萬萬華畝的耕地擴張必須打一折扣；而且據地理專家G. B Cressey 的推測，中國可耕面積祇能占全國面積的百分十五，裴克爾的百分之二十九的估算實在太高。……但我們則以比較可樂觀的估計來探測，也未能表示我國將來可能據農業

爲專務，以完成國際的經濟分工。因爲我們雖有比較寬大的可耕面積，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還有更大的人口，則以人口四萬三千八百萬來分配這四十二萬萬華畝的耕地來說，每人祗不過分得六畝四分的土地，約合一英畝另六分；可是就專家的斷定，依目下農業的生產力及生產條件來看，則每人非有土地二英畝半不足維持溫飽。

我們且一深查土地利用的情形。在上面說過，農業生產是要供給食料與原料。我國農產可供做原料的，以棉花爲大宗。據中華棉業統計會估計，民國二十三年全國的棉田面積有四千四百九十七萬餘畝，皮棉產量有一千一百二十萬餘担。民國二十四年的估計雖未經最後修正，但據第二次的估計已定棉田面積爲三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餘畝，皮棉產量爲八百三十九萬餘担。然而這種產量的棉花並不足供給國內尚未十足發達的紡織工業的應用。這可以由棉花輸入上看得出來。民國二十三年的輸入量是一百十六萬三千餘担，約值四千六百萬金單位。民國二十四年尚無統計。而且我國除輸入棉花原料之外，還輸入棉紗和棉布，若合三者計之，數目更足驚人。從提供食料上說，我國的農業情形也不樂觀。米麥是我國兩宗主要的食糧，至少要能夠自給纔是。可是歷年來米麥之爲巨量的輸入，已是國人週知的事，再無庸什麼統計來證實了。因此頗有一般人懷疑到土地未能得到恰當的利用。然而這種懷疑，近年已漸爲不斷發見的事實來證明是虛妄的了。雖然裴克爾氏曾說「他把中國五項重要農產品的每畝產量與美國的比較覺得中國的產量至少低百分之二十；」可是美國是個農業技術十分發達的國家，不論那個國家和她比起來，總要瞠乎其後的。如果把中國的產量和世界的平均數比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國的產量並不算低。

農產品	中國	世界平均
	每英畝產量(單位Bushlls)	
米	五四	三一
麥	一六	一四
大豆	一七	一三·七
玉米	二三	二四
棉	一〇四(磅)	一六一(磅)

而且我國的農業耕作，因受歷史遺積下來的人口膨脹與耕地限制的壓力，早已實行集約的耕種，土地利用的程度不算得不深，故此一般相信可由改良耕作方法，加深土地利用程度，以增產量的人，實亦不見有多大的希望。抑有進者，我國現行的集約耕種，還不是資本的集約，而是勞力的集約。據布克 J.L.Buck 的研究，中國與美國耕種各種作物每公畝(hectare)所下的勞力約略如下：

	中國	美國
棉	一六二〇小時	一八九小時
薯類	一一八四	二〇三
玉米	六六三	四七
高粱	六三七	四八
麥	六〇〇	一六

照土地利用講起，祇有資本的集約耕種纔能保持地力，勞力的集約耕種最有損於地力，因為肥料的使用是需要資本的，勞力的集約祇是拚命地榨取地力，而不能使之復原，乃是種自殺政策。中國的耕作如再繼行勞力的集約，其生產力必將大減，以至於完全喪失。

土地對於農業生產的功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 extent，一方面是 content 。我們在前一節討論的就是 extent 的問題，在後一節討論的就是 content 的問題。我們既從兩方面證明我國發展農業前途的限制，請問我們如何能作重農與國的企圖呢？

再從發展工業方面講，最易限制工業發展的也就是自然的土地。這裏所說的土地自然是指廣義的，尤其是指與工業極有關係的富源而言。據地質調查所的報告，中國並不如一般人所信那般地大物博。據勘測，全國的煤儲量共有二十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六兆噸，祇合世界儲量的百分之四；鐵儲量為九百五十一兆噸，祇合世界儲量的百分之一．六。其餘如煤油的儲量至多不及美國儲量的百分之一，其他工業用的重要金屬如銅，鉛，鋅等，雖無正確的統計，其儲量當亦微乎其微，再就目前的產量來說，煤的產量約合世界產量百分之一．六，鐵的產量約合千分之五，銅約合萬分之二，鉛與鋅均約合萬分之九，煤油則合千萬分之八。故此中國雖在工業仍然幼稚的今日，仍要每年輸入大量的鋼鐵，煤油和其他礦產品。據海關報告，每年祇是鋼鐵與煤油兩項的輸入已佔輸入總值的百分之十了。由此可見，我國走向大規模工業化的途徑又是多麼狹窄，多無希望了。

三

由上所述我們很易下一結論，說中國不能從單獨發展農業，或單獨建設工業上達到經濟自立，和進而謀與世界合作的地位。因此中國欲謀其國民經濟的建設，必須闢一折衷的途徑，就是使農工合一。

我這裏所說的農工合一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合一，而是使農工發生息息相關的關係，從而溶為國民經濟建設的一體。前面說過，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立必賴農業與工業雙方來維持，所以一個經濟健全的國家必然農工並立。然而可惜得很，現代國家雖儘有農工的並立，却絕無農工的合一。在那裏農與工祇發生了 relation ，却未曾生出個 solidarity ；所以一國之內，農工兩個階級時常會發生利益衝突。在英國，藉着穀物條律為由，兩階級曾鬧了幾十年，在美國，目前的購銀法案就是雙方衝突的具體表現。這種衝突往往害及國民的經濟命脈，故此現有的這種國家的農工分工方式，實不值得我國取法。

那麼，怎樣纔能造成農工的solidarity呢？我認為，祇有把現代的工業分散，溶化於農業區域之內始可。現代工業一經如此分散溶化之後，已不是大規模的而是小規模的，已不

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了。現代工業的興辦動以大規模爲依歸，而且必然要集中於大都市，因此經濟的機構一方面發生農業與工業遠離的現象，一方面在都市之內，由於金融資本的關聯，各部門的工業的聯繫又必然加緊。其結果是使工業更易受到外來暴力的摧殘，都市的經濟更易由於某一方面的破壞而牽動全局。大規模與集中的工業，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之初，還有牠的經濟基礎與利益，所以那時即使牠已造成許多社會不利，仍爲多數經濟學家所迷信。可是自從歐戰結束之後，由於機械製造，運輸工具交通用品，以及經濟組織的改善和改變，已變得毫無是處，即使是最工業化的國家也全在化整爲零，準備把大規模的與集中形式變爲小規模的和分散的組織。一國的工業經過如此分化之後，即不再能指出那一地方是工業的都市，那一地方是農業的鄉村；無非在一個區域之內，一面見着連野的莊稼，一面見着與當地農產或礦產有關的製造工廠。這些工廠規模並不十分龐大，即使有一二間倒閉了，也不致破壞整個的經濟機構。可是工廠裏面使用的却是最新的機械最新的技術，並不因規模小而陳舊。在那裏做工的工人，或是在農閒的農民，或是農業中的剩餘勞動，而且因爲農業的出品須賴工業來加工纔能享受，工業須賴農業供給原料方能生產，因此區域之內，就不能指出那一部分是代表農業利益的階級，那一部分是代表工業利益的階級了。

而且，這種化工於農的政策對於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還有更深一重的意義，前面說過，我國人口密度很高，以致在土地分配上使耕地不敷，在土地利用上使地力薄弱，而在家庭經濟上尤能產生大量的寄生階級，分食家主的勞力收穫，致使社會上的資本聚積不易甚至不能實現。這些過剩的人口並非自甘墮落，實因別無出路，逼而出此，現在假若能將工業的中心移至鄉間，也使這些不生產的分子變爲生產的分子。經濟的聯繫是彼此循環的，縱使過剩人口不是經濟衰落的中心癥結，但此一環的解開也許有使經濟好轉的可能。

不過，欲促現這種經濟組織，必須做到以下幾件事：

一，**國家的經濟計劃**　小規模的工業生產數量有限，供給的區域不大。而且農業在上述的情形下，亦須斟酌地方的生產條件，專門一二種作物。故此在實行我所理想的經濟組織的時候，一國必須分爲若干區域，每個區域都有牠的專門職務，各區之間都有一種相輔的作用，如此國民的經濟體系纔是整個的，而不是支離的。然而究竟一國應分爲若干區域，那一個區域應該專門那樣事業，全須有個全國的計劃，經過通盤的籌算考慮，始能施行無阻。近來國內盛唱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論調，他們的努力實應用到這方面來。

二，**設立中央機械廠**　小規模的工業絕對不是舊式手工業，而應是極端機械化的新式工業。所以實行小規模的工業必然要用許多機械。然而近代的機械製造工業的出品多供大規模工業的驅使，而少見有專合小規模工業用途的機械產生。因此在國內設立專爲小規模機械製造的工廠，又成爲實行

我的理想的要圖。這個工廠應由中央設立，牠不但負製造機械的責任，而且負研究的責任，務使所造的機械合於專用。小規模的機械與大規模的機械，在構造上，自然不同；就是在材料上，也有不同。因為大規模機械的力量大，牠的機體必須用堅緻的鋼鐵構成；小規模機械的力量小，牠的機體就能有些部分可以用別的材料來代替，故此可以省用鋼鐵。中央機廠因此可儘先用國內的鋼鐵來做原料，同時也可減少國家一大漏卮。現在實業部的中央機廠已逐漸完成，實應注意於此種工作。

三，全國電氣化 有了機械，那推動機械的原動力也是一宗問題。普通機械的原動力多是蒸汽，而蒸汽的蒸發又須用煤。我國煤藏雖稱富有，但絕難供長期取用。故此我國使用機械，斷不能用蒸汽作原動力。而且分散的工業是散在各地的，煤產則非到處皆有，是以必須另覓較煤為運送方便的代替品不可。電氣就是最適當的代替品。電氣的引發不必一定用煤，舉凡一切洪流瀑布都可以推動電機，使之發電。這種水力我國頗富有。據水利專家的調查，國內無論黃河，長江及珠江的滾滾洪流，和多山諸省的急流瀑布，均可用來發生巨量的電力。此種電力如加以高壓，傳送各地，足供全國使用而有餘。則據世界動力會議的報告，也說我國可供利用的水力有二千萬匹馬力，僅略次於美國，為世界水電事業希望最大的國家之一。所以為避免煤的不足，我國欲使國民經濟建設起來，非使全國電氣化不可。

總括上面的討論，可見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如取農工合一並進的途徑，在農業方面可以分出一批過剩的人口，減除他們分薄地力的一些惡影響，遂可多少避免一些農業上的自然條件的限制；在工業方面，亦可少用煤鐵，而除去一些工業上自然條件的限制。所以，我認為農工同時合一並重實為今日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唯一途徑。

四

對於我這種主張，也許有人以為是不落實際的二元論，也許有人以為是復古的論調。其實這種疑懼都是些受了公式論的騙的人纔會有的，我們現在求的是實際，並不欲格限於公式論的爛調。也許有人贊成我這種主張，可是嫌它迂緩。這也是昧於事實的懷疑。我國今日的元氣已經大損，尤如一個病入膏肓的病夫經不起補藥一樣，必須慢慢調養。

也許有人說，其他主張重工或重農的祇認現在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心是在工或在農，他們並不否認他一生產部門的重要與需要。然而，這也不足為他們的說辭。他們既然承認農工是相等重要的，又何必去找什麼單一的重心呢？如果他們真承認農工同等重要，當會贊同我的主張。不然專門去找重心，則好比「蘇州人打架，等我學好了把式再說。」恐怕你把式學好，人家拳頭早已光臨你的身上了。

我的這種主張，曾在獨立評論，中國社會和中央農業實驗所出版的農報上零碎地發表過，今趁新歲之首，用本刊的寶貴地位，作一系統的申述，以明見地如右。



教育研究的檢討和展望

吳俊升

現當舊年結束新年開始的時候，人們照例應將過去經驗作一番清算，對於將來的成就，作一番展望。我們教育研究者也應該就本分的業務，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所以我便應了國聞週報記者的徵求，寫成這篇文字。

要對過去教育研究的結果加一番檢討，並預期將來的進展，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則因關於研究的結果的搜集，不易齊備，一則因爲執筆者爲自己研究的範圍所限，不能羅列一切，沒有遺漏。因爲這兩層原因，以下的敍述和推測，不敢自信完備，還希望研究教育的同道的補充和指教。

一

教育成爲專門研究的對象，教育研究能和一切科學的研究同列，不過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一直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人對於教育學的可能，根本發生懷疑的。至於「教育家」（Pédagogul）的被惡名，更是到處皆然，不僅是由於字源上涵有輕鄙的意義。在本世紀開始時，各國大學雖然大部分正式設立了教育學的講座，可是主講教授還不能和其他各科教授受同樣的重視。凡此一切情形，一部分固然由於少數人的輕鄙和懷疑新興學問的成見，一部分却也由於教育學自身的幼稚，教育研究的結果，在當時還不能和其他先進的科學，達於同等重要的境地。

可是以上所說，乃是教育研究初興起的情形。就現在情形而論，我們教育者却也不應『妄自菲薄。』如其就研究結果的嚴確程度而論，我們固然還不能和嚴整的科學，甚至還不能和合理化的應用科學如醫學和工程學等等分庭抗禮，可是就研究的興趣，研究結果的數量和影響方面說，我們却不能不承認教育學在近三四十年來，是進步最速，前途最有希望的學問的一種。

就教育上的以及與教育有關的新發明而論，日內瓦大學教授克拉巴柔德(Ed Claparéde)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便已舉出二十種之多。這些發明是：（一）優生學（一九〇四年（或一八八二年）英國發明）（二）相關係數的研究和計算（一九〇一年美國，一九〇四年英國）（三）心理分析（一九〇〇年奧國）（四）皮奈——西蒙測驗（一九〇五年法國）（五）試驗學校（一八九六年美國，一九〇五年法國，一九〇六年德國）（六）教育科學院（一九一二年瑞士，比利時）（七）泰洛制度（Taylorism 一九一一年美國）（八）「新學校」（一八八九年英國）（九）成績落後兒童特殊教育（一八八六年德國，一八八八年瑞士）（十）曼哈姆制（一八九〇年德國）（十一）低材兒童特殊教育（一九〇五年美國）（十二）工作學校（一八九六年美國一九〇七年德國）（十三）蒙台梭利制（一九〇九年意國）（十四）露天學校（一九〇四年德國）（十五）學生自治制（一八九一年或一九〇一年美國）（十六）童子軍制（一九〇八年英國）（十七）游戲場制（一八九〇年左近美國，德國）（十八）節奏體操（一九〇〇年瑞士）（十九）兒童法庭（一八九九年美國）（二十）職業指導（一九〇九年美國）（見 Ed Claparède., Psychologie de l'Enfant et Pédagogie expérimentale P. 96）在這短短二十年的時距之中，居然有二十種的發明，差不多平均每年有新發明一種。我們不能不承認教育研究結果的豐富。我們如其將最近二十年的新發明加上，這張表還得大大的加長。

就教育出版物而論，也可見一般人對於教育研究的興趣增加。單就德國一國而論，據一九一〇年左右的統計，出版的教育雜誌，便有五百種之多。在本世紀初年，法國對於出版物也有統計，其中以教育著作爲最多。關於英美等國雖然現在未得著統計數字，料想教育著作亦不在少數，教育鉅著如大辭書之類據鬫德爾(Kandel)的調查，意大利在過去五年中出了兩種教育辭書。德國已有教育辭書至少四種，此外還有幾大套的教育手冊。俄國也至少出版了教育辭書一種。在這些新編的教育辭書而外，原有的教育辭書如法國畢松（Buisson）英國華德生(Watson)，美國門羅（Monroe）的鉅編，以及中國和日本的仿作，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此外教育研究的重要工具書，還有種種的教育年鑑。現今各重要國家，差不多都出版了教育年鑑（參考拙作世界各國的教育年鑑，見「明日之教育」叢編第四期）其中最重要而兼有國際性的，有三種。第一種是鬫德爾主編的Year-book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第二種是潘爾賽(Lord Eustace Percy）主編的 Year-book of Education。第三

種是國際教育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Education)主編的Annuaire international de l'Education et de l'Enseignement。這三種年鑑對於各國教育的制度和狀況，都有很詳細和正確的記載。

從種種國際教育的組織，也可見教育研究的興趣的增高和普遍。這些組織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新教育同誼會（New Education Fellowship) 國際新教育協會(Ligue Internationale pour l'Education Nouvelle)世界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世界中等教育人員聯合會(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Fédérations Nationales du Personnel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等等，對於教育的研究，很多直接或間接的供獻。

對於教育研究有直接供獻的，要算各大學的教育院系或教育研究所。在美國，各大學幾乎全有教育學院或學系，這些院系也幾乎全設教育研究課程，對於教育問題的供獻，在數量上首屈一指。其中貢獻最多的，當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美國教育家關於教育研究的興趣，依克伯屈 (Kilpatrick) 的分析，大約分三種，一是理論興趣，所研究的對象，乃是教育的目的問題。一是實用的興趣，以教育的實施為研究的對象。一是測驗的興趣，目的在以嚴整的數量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的研究。這三種興趣，分別集中於三種特殊學問，一是教育哲學，二是教育行政，三是教育心理學。這三種特殊學問，各有一個權威的學者作領導。我們可以說，這便是杜威，克伯萊，和桑戴克。

德國學者研究教育的中心，也在大學。大學裏早經設有哲學和教育學的講座。在教育理論上供獻很多。最有名的是格涅格斯堡(Königsburg)大學的哲學和教育的講座。此同一講座，康德曾經主講三十四年，海爾巴脫曾經主講二十六年，盧聖克讓茲(Rosenkranz)曾經主講四十六年。大師前後相繼，並且都經過很長久的主講時間，宜乎對於教育理論，尤其是理想主義的教育理論，有重要的供獻。現在關於教育理論研究，大概集中於施勃蘭根(Spranger)和克里克(Krieck)兩位大學教授。施勃蘭根的文化哲學，和克里克的國社主義互相輝映，促成了歐戰前德國的民族主義教育哲學的復興，在德國除了大學裏的理論研究而外，師範學校的改制和昇格，也促進了對於教育實際問題研究的興趣。

在英國，關於教育研究可以特別敘述的，首為 Findlay 和 Green 兩位教授所提倡的試驗教育學。自一九一一年起，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edagogy 即已出版。此外如 E. Jones 應用佛洛衣德的心理分析到教育，為教育的實施，開

了一個新方面。皮耳生(Pearson)教授的相關度的研究和發現，經過施皮爾曼(Spearman)應用於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對於智慧的性質，也有重要的發現。關於教育理論的研究，現在以倫敦大學教授南尼(T. Percy Nunn)爲重心。雖然新起的教育學者，理論很爲紛歧，可是正統派的個人主義的教育哲學，仍推南尼爲權威。最近(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成立，更將使倫敦大學成爲教育研究的中心了。

正如德國大學在過去哲學和教育學聯合設立講座，使教育與哲學的研究，發生極密切的關係，法國大學現在的社會學與教育學的聯合講座，也使教育學與社會學相連，而促進了教育的社會學的研究。(Etude sociologique de l'education)這種研究，現在以涂爾幹學派爲中心。在法國關於教育的心理的研究方面，皮奈的工作由他的共同工作者西蒙(Dr. Th. Simon)繼承下來，以皮奈學會(Société Alfred Binet)爲研究中心。此外心理學家皮治庸(H. Piéron)和瓦龍(H. Wallon)以巴黎大學的心理學院(Institut de Psychologie)爲中心，所從事的兒童智慧和品格的發展的研究，對於教育也有很大供獻。

全歐洲研究教育的中心，首先要推瑞士。瑞士的所以重要，因爲它是兩種重要教育研究機關的所在地。第一所是盧梭學院(Institut Jean Jaque Rousseau)。這個學院是一九一二年，即是盧梭誕生的二百週年，成立的。它是一個研究教育同時訓練教育人員的機關。瑞士知名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如克拉巴来德(Claparède)皮阿謝(Piaget)范来愛(Ferrière)波維(Bovet)都和盧梭學院有關係。該院所主編的現代教育叢書(Collection d'actualité Pédagogique)對於教育研究極有貢獻。其中最著名的幾部專著，如Piaget的兒童的語言和思想(Le langage et la pinsie chez l'enfant)和兒童的判斷和推理(Le jugement et le raisonnement chez l'enfant)以及Descoeudres女士的反常兒童的教育(L'education des enfants anormaux)和兩歲到七歲兒童的發展(Le developpement de l'enfant de deud à sept ans)，都是世界聞名的。

瑞士的第二所重要的教育研究機關，便是日內瓦國際教育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Education)這是一個國際的組織，目的在於調查和研究教育事實，並備各國政府關於教育問題的諮詢。自一九二五年起，范来愛所主持的新學校的國際辦事處(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coles nouvelles)和國際道德教育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ducation morale)

都併入國際教育局以後，使後者更成為研究「新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中心。前面已提到的國際教育局的國際教育年鑑，為國際教育事實的總滙，對於比較教育的研究，大有貢獻。此外該局復就學制系統，師資訓練，經濟恐慌對於教育的影響等等重要問題，向各國教育部調查事實，分析比較，做成各項的報告。此次報告，到現在為止，已有十多種，都是很有價值的比較教育資料。

瑞士有盧梭學院為教育的科學的研究機關，有國際教育局為國際教育情報機關，所以它便成為全歐洲的也可說全世界的教育研究的中心。

我們論述教育研究的重要地點，還不可忘記了意，奧兩國。在意國，蒙台梭利夫人還在繼續發展她的教育法。她的方法初由變態兒童推行到常態兒童，現在復由幼稚園教育，推行到小學教育了。此外關於教育理論的研究，當推香第爾(Giovanni Gentile) 的理想主義的教育哲學為重鎮。這種哲學已經貫澈了意國的整個教育系統。

奧國的教育研究，應該特別注意的，還是佛洛衣德的心理分析對於教育上的應用。這種應用，對於教育的方法，開闢了一個新境界。還有維也納市的新教育的試驗也是值得提敘的。

最後應該提到教育研究在蘇俄進行的狀況。在蘇俄，教育理論方面研究的目標，在於如何應用馬克斯主義建立一種教育理論的系統。在這一方面，現在還沒有什麼重要的成就。在蘇俄的教育文獻中，馬克斯，恩格爾斯，和列寧，除了偶然提到教育的主張而外，並沒有教育的專著。第一部採取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的教育專著，當推列寧夫人(Mme Kroupskaia)所著的大衆教育與德謨克拉西（法譯名L'Instruction Populaire et la democratie），這一部書僅論及工作學校，未從全體教育問題建立馬克斯教育學的系統。白龍斯開（Blonski）的工作學校（法譯名L'Ecole du Travail）也只是建立了馬克斯的多藝訓練的觀念而沒有建立馬克斯教育學的全體。（參考Pranas Dielininkaitis: La Liberté scolaire et l'état, chapter Premier)比較有系統的著作，當推平克維忠（A. P. Pinkiévitch)的蘇俄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 這書雖然想把馬克斯主義貫澈教育的全體，可是系統還欠完備精密，關於普通理論部分，和非馬克斯的教育學相比，很少特色，關於課程組織和教法的部分，因為最近教育制度上的改革，也已經不能觀照和解釋現行的制度了。這部書就其系統而論，遠不及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和香第耳的 Sommario di Pedagogia come Scienza Filo-

sofica 的博大精深。馬克斯教育學系統的建立，還有賴于馬克斯派教育家繼續的努力哩。

在教育實施方面，蘇俄教育的普及，是一種驚人的成就。蘇俄所施行普及的方法，實在是實際教育學方面的一種供献。關於課程和教法的革新，現在還少有什麽成就。過去數年中曾經採取課程混合編制法、道爾頓制，和設計教學法，可是因爲施行結果的失敗，現在這些新制度已取銷而回復舊制了。

關於教育的專門研究，蘇俄在此時似乎還不曾特別注意，今年出版的平克維忌的蘇聯的科學與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USSR）中列舉着蘇聯的各種研究所和研究所得的結果，其中並沒有教育一項。教育研究，當然不能沒有，大概是比較的欠注意。教育研究的發展，還有待於將來。

以上是從外方面考察教育研究的一般情形。教育的發明，書報的數量，國際的集會，以及幾個重要國家研究教育的現狀，我們已經大概可以見到教育研究的外貌。以下更須從內方面，考察：這些教育研究，究竟關涉那些主要的問題？研究的結果，和將來的趨向，大概如何？

古城二首

吳世昌

寂寞何人問古城。衣冠絡繹走南京。武皇帷幄三千策。只有和親是上乘

兒慣胡騎舞輜塵。何須荆棘始愴神。古城風雪蔽天日。爭學琵琶事貴人。



近年改革地方政制之得失

周憲民

國家欲求強盛，固須從各方面努力。然修明內政，尤為要務中之急務。內政是什麼？是國內各地方的各項政務之總稱。欲求內政之修明，必先完成各地方強固敏活的政治機構，這是一般政治家所公認的。我國近年內憂外患，交相逼迫，國難嚴重，前所未有。朝野有識之士，痛感民族國家之千鈞一髮，岌岌不可終日。知非從改造地方政治着手，殊不足以應付今後之危局，奠定國家之根基。蔣委員長連年督剿鄂贛等省赤匪，從艱苦奮鬥的經驗中，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口號，針對時弊，毅然決策，極為海內外所稱贊。並在這個七分政治的口號之下，決定兩條新的路線：一是改革地方政制的路線，則有「省政府合署辦公」，「縣政府裁局改科」，「分區設立行政督察專員」等項具體辦法。一是舉辦地方新政的路線，則有「保甲」，「農村合作」，「公路」，「特種教育」等項新政策。這兩條路線，同時並進，上下一心，大家似乎都有一種默念：中華民族將來的命運如何？全看這一次改造各省政治的成敗而定。誠然：內政不能修明，還說什麼平亂禦侮，救亡圖存！各省辦不好，國家還有希望嗎？所以近年來的地方政治，頗為中外人士所注意。我做這篇文章，也是看得地方政治非常重要。專就近年來改革地方政制的實際狀況，略略檢討一下。實想藉此引起政治家和學者們對於這個問題多加研究，促進今後修明內政的最大成功。

省政府合署辦公

省政府合署辦公，是去年春間鄂主席張羣氏創意，贛主席熊式輝氏豫主席劉峙氏相繼贊成。旋為蔣委員長採納，於是年七月一日通令剿匪各省試行。訓令中指示合署辦公的重要意義云：

「今後省府，意志宜統一，權力宜集中，組織宜緊張，

經費宜節約。」

又頒布合署辦公的辦法大綱十四條。摘錄其要點如下：

一‧秘書處民財教建四廳保安處，概併入省府公署之內。

二‧合署辦公後，一切文書，概由秘書處總收總發，由主管廳處承辦分別副署或會同副署，發呈主席判行。

三‧上行下行文書，概以省府名義行之。

四‧各廳處之組織，各科組之職掌，務期系統分明，責任專一，員額減少，工作緊張。經費應集中管理。文書應採科學管理法，務期迅速經濟簡便。

五，改革後節餘經費，悉數增撥各縣政費。

合署辦公的辦法，現有十餘省遵行了。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推行的成績如何？據我們調查所得，發見兩點普遍的困難：

（甲）公文處理困難　就鄂贛兩省說，省府每日收發文件，常在二千件以上。每日各廳處辦出的文稿，也常有七八百件。公文太多就發生下列幾種現象：

一‧到文由省府總收發室分送廳處各科室收發員，分配主管科員擬具辦法，遞送科長秘書轉呈廳長處長批示。其重要者，還得由廳處長向省府秘書長洽商後，轉呈主席批示。遞發下科辦稿，費時已多。若遇廳處長與府秘書長洽商未定，或意見參差，那就需時更久了。

二‧發文由主管廳處承辦科員擬稿，而科長，而廳處秘書，而廳處長，而府秘書，而府秘書長，以次核閱，方送主席判行。一上一下，需時若干，本難預定。中途一有擱壓，尤為誤事。

三‧文稿判行後，而繕寫，而校對，而簽印，而封發，而歸檔，手續亦繁。書記室，校對室，監印室，收發室，管卷室，事務叢集，管理極為不易。

四‧每日發文，以及各項票照簿冊書表，概須蓋用府印。夜以繼日，猶感不給。監印員稍有疏忽，即生弊端。

（乙）權責劃分困難　一切文稿，依法應由主席判行。但做主席的，大都無暇及此，或只判最重要的文件。實際大部份公文的判行權，當然委之秘書長。於是廳處長與秘書長之權責，就發生問題。廳處長核過蓋章之稿，秘書長有權修改嗎？如有權修改，則廳處主管事項，必須就商於秘書長，方能決定，難免互相爭持。如無權修改，則秘書長對各廳處之公文，必不肯多負責任，如處理錯誤，又難免互相諉卸。是以兩方權責，最難劃分清晰。不獨處理公文為然；就是其他事項，如經費支配，如人事管理等項（合署辦公後的會計庶務收發繕寫校對等等都是秘書處統一辦理）秘書處與各廳處，也常常有些事務，會牽涉到秘書長的權責問題上面去，這當然是急待調整的一宗要事。

我們早就看到省府合署辦公，有三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如三個條件都具備了，才可達到「意志統一，權力集中，組織緊張，經費節約」的目的。

第一個條件，省府主席要有充分的智力體力，才要大，心要細，眼光要遠而明。一方面要能虛己兼聽，一方面又能當機立斷。除出巡外，要按時到公退公，親裁一切政務。

第二個條件，府秘書長，要用樸實通敏之才。思考動作，要曾受過科學訓練。辦事要公正周詳；還要不怕麻煩，不辭勞苦，專心致力於本位工作。

第三個條件，各廳處之組織，要盡量縮小，以求整個省府層級之減少，工作之敏活。

上面所言，不過在現制之下，期望改善。其實現行省制，還有根本上的病症。所謂「頭重腳輕基礎不固」，「濡滯矛盾重複隔閡推諉齟齬」，——蔣委員長訓令各省合署辦公文中語——等等弊端，決非僅僅辦到合署辦公所能挽救。真欲刷新地方政治，增進一般行政效率，還須另覓新途徑：如「縮小省區」，「改行省長制」，「登用人才」，「厲行公務員保障法」，「改造公文處理法」，「人事管理科學化」，似乎都是今後刷新地方政治的急切需要。

縣政府裁局改科

縣府裁局改科辦法，是與省府合署辦公辦法有聯帶關係而同時頒行的。蔣委員長於上年底公布剿匪省份各縣政府裁局改科辦法大綱，摘錄其要點如下：

一，縣公安財政教育建設等局，概行裁撤。

二，教建兩項事務，合設一科辦理之。

三，縣府設警佐一人，各區署各設巡官一人，並設警長警士各若干人，分別派駐重要鄉鎮之聯保辦公處，辦理保安戶口衛生交通一切警察職務，並負訓練保甲壯丁之專責。

四，正附稅概由縣府統一經徵，得設縣經徵處，祇司經徵而不收現。設縣金庫，則專收現而不管經徵。

上列辦法，為統一縣府事權，節省地方經費起見，自是扼要之舉。惟考之實際，尚難收預期之成效。請分述之：

（甲）委員長原令有云：「教育建設，因為是今日救國之先務，二者輔車相依，關聯至切」。然辦法只是「裁局以後併為一科」。「遴選專才允任所長」。而怎樣謀教建事業之進展，則置之不論。以各縣原有之教建兩政，僅在田賦附稅中分潤少許。設局固一籌莫展；改科亦毫無辦法。不從擴充事業費着手，徒然變換機關名目，所謂換湯不換藥，終歸自欺欺人。以前局長多由廳委，委員長訓令有云：「各局長由主管廳指派，自成系統，各樹壁壘。縣長高臨其上，既非自辟之椽屬，復多顧慮其背景，自無從充分行使監督指揮之

權」。故特規定縣府佐治人員——各科長——概由縣長遴選呈經省府審查核委或備案。但各廳長仍多藉口佐治人員須用曾經考試訓練者，憑其私情，推薦省府直接派委。縣長奉命惟謹，豈敢搐怨。而此種直接派委之員，多非本縣人。人地既是生疏，自視又復驕傲。縣長多所顧慮，無從充分行使其監督指揮之權，則今昔如出一轍也。

（乙）蔣委員長鑒於「强施現代警制於農村，匪特格格不相入，而經費人才，均虞不足。徒襲警察之名，以散兵游勇或地痞流氓充數，適為魚肉民衆作奸犯科之工具。」故主張「我國警制之改革，不能强襲他國之皮毛。」特創行「警衛連繫辦法。」裁廢縣公安局，祇於縣府設警佐一人，各區署設巡官一人，使自衛組織與警官編配，聯成一氣，而期做到「祇用少數之警官，扼要分布，而全縣之警察網，遂克構成。」（以上括弧中語，都是節錄蔣委員長訓令原文。）這個辦法，眞可說是一個最新穎的嘗試。但各省現今還只做到設警佐巡官而止。所謂「警衛連繫，」尚無端倪。然就各省所辦的保甲而論，僅具雛形。即如江西，辦保甲已四年，也不過只看見若干甲長保甲聯保主任的姓名，寫在冊上。而保甲精義所寄的人事登記，保甲公約，壯丁訓練，毫無足言。並且保甲職員中，劣紳土豪有之，流氓地痞有之，其魚肉人民作奸犯科之本領，比以前的警察還大，這是各省一致的病象。若想利用一縣的保甲，構成一縣的警察網，恐將為虎附翼，其流弊實不可勝言，在保甲未辦好以前，不如警衛仍舊分開，城鎮辦警察，鄉村辦保甲，各就其本身認眞辦理。尤其要注重人選，不准任意派捐，不准隨便拏人，如查有違法貪贓實據者，多重辦幾個，才是眞有益老百姓的事。

（丙）縣府統一徵收，乃為革除稅局林立經征人員到處婪索之弊。現在分設縣經征處與縣金庫，表面觀之，權限劃然，且可互相監制，寧不甚好。實則各縣田賦，積弊極深。昔日吏役，內外勾結，奸詐百端，故意將征收田賦之簿書票據，弄得異常凌亂，異常淆混，不易鉤稽。是以整理田賦，必須舉辦田地之測量登記，方能根本鏟除弊端。惟測量登記，事體繁重，決非短期間所能辦竣。在此過渡時期，所有徵收人員，概不准舊日之戶書糧房圖差等變名混充。若輩積染已深，萬難望其洗心革面。宜選曾在商業或高中學校之畢業生，加以訓練，委充經征及金庫職員。採用新式簿記，規定簡明手續，一須防弊，二須便民，方是好辦法。各縣裁局之後，徒設經征處及金庫之新名目，而未能用新辦法，故改革為有名無實也。

（丁）在倡議省府合署辦公與縣府裁局改科之始，原有

一段重要意義，是欲以省府因合署辦公而節餘之經費，——至少須節原有經費之半數——撥爲縣府裁局改科充實組織之用。但後來各省對於此點上，多未盡力做到。聞鄂省每年僅節出三十餘萬元。贛省僅每年節出十餘萬元。分配各縣，所得之數，微乎其微，殊背初意。不但各縣政府之組織，仍然沒有充實。就是各縣的敎建等政，也和以前一樣的叫窮苦，無辦法。現今各省政府所收各縣的大宗賦稅，大都消耗在機關費上面。實實在在用作事業費的不多。我們平心而論，各種事業，省與縣之間，應平衡進展。固然有些事業，必須省辦。但縣裏的事業，多與老百姓有切身關係，總不能完全不辦。最好要依建國大綱所規定，將縣賦稅，分配於省與縣。應解應留之數，不准隨意變更，方能眞正增進縣政之效率，方能眞正爲老百姓謀利益。

分區設行政督察專員

分區設行政督察專員的制度，是江西主席熊式輝氏首創的。民國二十一年五月間，江西分爲十三區，每區設行政長官一人，其管轄區域，約等於昔日之府。長官兼任駐在地之縣長。後來將委員長頗以此制爲然，改爲行政督察專員。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氏曾說：「行政督察專員制度，擷取二三百年來地方行政制度之菁華。行政專員，既兼縣長，一方爲推行政務之執行官，同時監督指揮轄區內之他縣長，並爲監督官，彷彿前淸之直隸州，民初之道尹。又因兼保安司令，亦似淸之兵備道」。無論專員似道似府，總是將地方官制，由二級變爲三級了。這個制度，自有其優點：

（一）省區太廣，省府考察難周。專員分治，則指揮便而監督易。

（二）藉專員之躬行振導，爲轄區各縣長之表率楷模，使各縣長咸能奮勉有爲。（楊秘書長永泰語）

三，中國現在要從下面做起，必定要把省弄好，要想法子提高政治效率。督察區制，就是適應這個要求的。（熊主席式輝語）

然自專員制實施以來，其缺點也發見不少，分述於下：

（甲）省府之下行文，必經專員而轉縣府。縣府之上行文，亦必經專員而轉省府。以致距省本近之縣，因公文之繞道往返，反由近變遠了。距省本遠之縣，也因公文之繞道往返，更遠上加遠了。

（乙）昔日省府對於各縣政治之利弊，縣長之賢否，可就各廳派員之考察，互相參證，眞象易明。今則考核縣政，專員是直接，省府是間接，省府不免倚於專員之報告而有所蔽。

（丙）剿匪省份之專員，由行營簡用。非剿匪省份之專員，由省府遴委。實際亦非盡是理想人才。只有主席是專員之直接上司，主席信任了，就是不努力或做壞事，又誰管得

着呢？

（丁）縣長一有違法行爲，便須受法律制裁。法院對縣長，是毫不客氣的。現任縣長，因案被傳被押被判罪刑的，省府當然是把他撤職了事。專員呢；來頭較大，地位較高，又兼掌兵權，即有違法案件，地方法院，既不敢惹他，高等法院，也無如之何。聽說有好些專員，憑藉他兼任保安司令的威權，動輒隨便加老百姓以罪名，拏人，押人，殺人，罰人，絲毫不必取得法律上的根據，倒也安然無事。

（戊）專員對於各項縣政，一方面要自己做，一方面要管人家做。自己做得有成績，自然好去對人家說話。如是自己沒有做出成績來，那末只好免開尊口。所以有些專員，簡直不能盡振導督察之責。就與轄區各縣長扶同粉飾，做做表冊上文告上口頭上的工夫而已。

（己）專員兼任縣長，當出巡考察，則兼職難免停滯。不當出去，則本職無由達到。實難雙方兼顧。出巡時，也只是表面看看，不能深入民間，查訪眞象。考核報告，就不免憑情感之愛憎而定成績之高下了。

這樣看來，專員制度，很有補充修正之必要。茲略貢獻幾點意見如次：

（一）專員不兼縣長。不兼保安司令。

（二）專員不設公署。組織縮小，只用秘書一人，事務員二人，書記二人，勤事四五人。在轄區內某一地方——不限縣城——設一辦事處，每半年移動一次。

（三）省縣直接行文，不由專員轉行。但重要文書，省府應分令專員，縣長應分呈專員，以免隔閡。

（四）專員以常川巡迴視察縣政爲職務，應取秘密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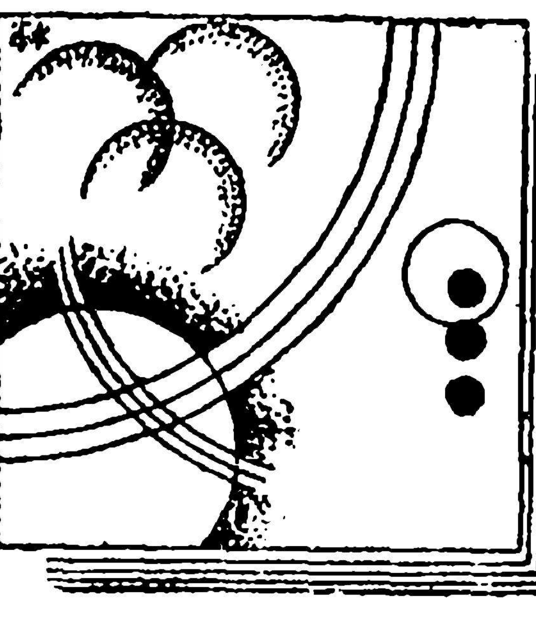
（五）專員巡視各縣，得發命令處理政務。但應呈報省府備案。

（六）專員每半年，辦理各縣長考核奬懲一次。省府應將專員呈送之考核奬懲表公布。

（七）省府每年終，辦理各專員考核奬懲一次，並應將考核奬懲表公布。

茲請做一總結論吧！

近年來關於地方政制的三大改革，得失互見。各省政治，大體比未改革前，當然進步多了。不過當局者的下意識，往往以爲改了的就是好的。殊不思任何事體，總是漸漸演進，無絕對的完善。何况政治是最複雜的事，利弊相生，尤無一成不變之法，難達盡善盡美之境。上述三大改革，其缺點所在，不可忽略。最宜重視者，就是人的問題。無論是省府合署辦公吧，縣府裁局改科吧，分區設專員吧，共同的缺憾，總還感覺得是人不行。現在國民政府要選幾個標準省府主席，省政府要選用一個標準秘書長幾個專員，想來都不是容易的。但是今日究不能說是沒有人才，值此國難嚴重救亡圖存之際，還望當局者好好網羅物色呢！



紀滇緬交界騰龍沿邊七設治區

馬堅白

民國二十二年春，余自滇緬邊區之行，曾在沿邊各地，居住年餘，於邊疆各種狀況，均爲留意考察。返昆明後，屢擬將在滇緬邊區觀察所得，爲文紀述，終以俗務糾纏，未克如願。年來生活流離，萍踪無定，亦無暇注意及此。日前偶由篋中得余在騰衝舊稿一篇，於邊疆各種狀況，言之頗詳。因念處今邊疆多事之秋，此文或有公開之價值，特爲重加錄正，投諸報端，以供國內關心邊疆人士之參閱焉。

雲南西部邊疆，由騰衝至龍陵一帶，一般人都稱爲騰龍沿邊。這地帶舊有六設治區，均係前行政區改置，即瀘水設治區，盈江設治局，蓮山設治區，瑞麗設治區，隴江設治區，潞江設治區是也。各區行政長官，舊稱行政委員，民國二十年後，照中央通令，改稱設治局長。同年將騰衝縣屬八撮縣佐設置設治局，改稱梁河。（請參閱次頁各設治區地域簡圖）

一

一，瀘水。 瀘水在騰衝縣北，位於高黎貢山與怒江之間，境內山嶺連結，地稍貧瘠。瀘水土司段姓，一切飲食服飾，與漢人同，不似其他土司之仍過擺夷式生活。土司權勢薄弱，設治局長可自由施政，惟因行政經費困難，一切改革，均談不到。

二，梁河。 梁河位騰衝縣南，境內有南甸土司龔姓，現任土司龔綬，人極精敏強悍，余在南甸曾與晤談，其服制雖同漢人，而族系則屬擺夷。該土司私置槍械甚多，權勢極盛。龔綬在沿邊各土司中有相當資望，常對外爲各土司之代表，各土司聯合開會時，亦常被推任主席，爲各土司之領導。

三，盈江。 盈江舊名干崖，其區域爲一狹長形之平原，以大盈江直貫境內而得名。現設治局在舊城，局長政令僅能及於住居舊城之少數漢夷人，至四鄉最多之擺夷，唯新城之干崖

土司命令是從。現任土司刀保圖，財廣權大，在各土司中最稱強橫。刀保圖因兼代猛卯土司職權，常住猛卯司署，干崖事務由其弟代理。盈江所屬除干崖土司外，尚有戶撒土司，現任司官爲賴奉先。其境內夷民耕種，多係自有田地，鮮有大地主之擁田自肥。戶撒面積雖狹，而氣候獨涼，與其他土司之炎熱難當者不同，可稱夷地之樂土。

××××

民國十三年，干崖土司刀保圖，與騰越道尹某因事衝突，引起反抗之行動。某道尹以兵力鎮壓焚燬土司衙署，刀氏乃嘯聚四山野人及各鄉擺夷，約數千人，以「與夷滅漢」爲號召，焚燬干崖治邑漢人房屋，刼掠財物，大肆屠殺。繼侵入盞達境，行政委員所在地之街市，全被燬滅，聲勢浩大，全省震動。後南向攻太平街，（亦盞達屬）因該地漢人多有私槍，死力防禦，野夷圍攻三日夜，未能入，官軍救至，乃解圍。惟刀氏勢力仍強，某道尹知不可輕侮，乃與妥協，退讓了事。然由此而干崖土司之權勢遂盛。余至干崖舊城之盞達治邑，見頹垣敗壁，亂礫滿地，一片淒涼景氣，想見當時焚殺之慘。繼至太平街，見居屋櫛比，市面興盛，念及當日人民防禦之功，否則將難免淪此浩刧矣！

此次干崖土司嘯聚野夷之叛亂，官軍付受相當損失，而人民受損害最重，數十年內恐難恢復舊觀，近世邊疆之一大變亂也。

××××

雲南騰衝龍陵沿邊七設治區略圖

蓮山（即蓋達）在各設治區中，其政治環境最稱良好，因舊有蓋達土司早被革職，權力極弱，設治局長之設施，不致如其他設治區之事事受土司牽制及干涉。其次設治局內有團兵四十名，可藉以推行政令，及鎮壓強悍之野夷，非如其他設治局僅有團丁二三人，且係由土司派來，名雖聽驅使，實際暗受監視也。又太平街漢人，多置有私槍，人民自衛力甚強，平日雖各有黨派，而有事時對土司之利害則一致。故蓮山在沿邊地區，其地位最為重要，於國防上亦有重大關係。

× × × ×

蓋達土司始自明時，稱蓋達副宣撫司。子孫世襲，二十傳至刀思鴻陞。（刀字係皇帝賜姓）民國二年，管帶蔣某率軍駐蓋達，見土司種種跋扈情形，心甚憤恨。時思鴻陞僅十八歲，年少氣浮，忽因事與蔣管帶衝突，蔣氏即派兵圍攻，並以大砲轟擊土司衙署，思鴻陞倉皇逃入緬甸，蔣管帶電省報告謂土司謀叛，省署即明令革思鴻陞土司職。後不久，騰越道尹某召思鴻陞歸國，居騰衝，為之延師教讀，冀其悔悟，思鴻陞因不慣拘束，又逃緬甸。至民國十三年，干崖土司變亂發生，延及蓋達，思鴻陞即乘機由緬逃歸，初在隴川，嘯聚野人為亂，繼漸迫至蓋達境而据守一隅。民十四年事平後，思鴻陞復以巨款賄通騰越道尹湯某，要求復職及撥還公田，結果，復職事雖未實現，而公田租穀則允每年撥予總額之四睚，美其名曰贍養費。撫今追昔，至今蓋達官署政治權力之能保持不墜，為各設治區建立基礎者，實蔣管帶當初圍擊之賜也。

× × × ×

隴川緊鄰緬甸，全境俱屬平原，農產頗豐。設治局長公署，夏秋季移住山間，冬春季還住平原張鳳街，蓋為避瘴氣也。地方政治大權多為隴川土司多忠瑤把持，設治局長一無所事。全屬人口約六千戶，漢人較多，新設學校一所，尚未辦理完善。

瑞麗舊名猛卯，以瑞麗江而改名。境內有猛卯臘撒二土司，猛卯土司闞某死後，由干崖土司刀保圖兼行職權，行政，財政，團保教育各權，均為刀保圖一手總攬，設治局長尸位其間，無政令可推行，徒月領薪俸，以待任期屆滿而已。

猛卯境內無高山，沃野千里，一望無垠，其西南為臘撒，以製刀著名。臘撒土司蓋炳銓，振務有為，對教育亦熱心，不似各土司之尊營宮室精美、聲色享樂。全區有簡易小學六所，經費收屠宰捐充之。

× × × ×

余前曾述及刀保圖兼代猛卯土司之事，茲當述其代理之

線由。猛卯土司關某，於民國十八年去世，土司為世襲職，關某之嗣，無人繼承，同族關國鎮，得隴川南甸各土司之助，率衆謀襲此職，兵臨司署，刀保圖以猛卯土司與彼有舅親之誼，率其干崖夷衆來援，與關國鎮戰於猛境，關敗，刀保圖即另選年僅七齡之宗子繼承，而由己兼攝政事，干崖土司務則由其弟代理。騰越道尹趙鍾奇，對此事初擬嚴加查究，終以刀保圖多方斡旋，趙氏亦以事實已成，為免再釀變端，遂准其代理，而刀氏權勢益為增厚，與各土司結怨焉。

× × × ×

潞江設治局舊名芒遮板，以境內轄有芒市，遮放，猛板三土司故也。土司權力仍盛。設治局之命令，土司可任意接受或不接受。芒市，遮放二土司所屬，地土肥沃，戶口殷實，較其他各設治區為富裕，邊官多視此為肥缺。

芒市地居平原，境內擺夷分佈，四山麓之漢人，多係早年移居此間。現任土司方光明，對夷民搜括極苛，自奉之奢華，有類專制時代之皇帝。遮放土司多建勛，其跋扈雖不如芒市土司，而陰狠則過之。境內居民千餘戶，最多為擺夷，次為漢人，野人等。該土司所修汽車路已達緬境，可與緬甸內地直接通車。猛板地較狹小，田土不廣，土司將學卿，實力既弱，對設治局之政令尚能奉行。查猛板係清光緒時中緬劃界雙方力爭之地，後我方雖將猛板力爭劃歸，而猛卯方面之沃土，則損失大部分，故得不償失。

又保山縣屬尚有居於潞江（即怒江）下游之潞江土司，與本文所言潞江設治區所屬之三土司不同，以其不屬本文範圍，故從略。

二

邊區各地氣候，平原地與山嶺地相差甚大，在夏季平原地溫度最高為華氏一百一十度，山嶺地為八十度。在冬季平原地最低溫度為六十度，山嶺地為三十度。夏秋之交，大雨連綿，江水暴漲，沿江田地，多被沖刷，居民雖苦之，迄無根本救治之策。

各區人種，最大多數為擺夷，約占百分之七十，其次漢人約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如傈僳，阿蒼，蒲崩等，約占百分之十。漢人與擺夷，同居平原地帶，經濟上之往來甚多，關係既較密切，感情亦易容洽，擺夷中多數能通漢文漢語，漢人中亦有不少能知夷人語文，且有互通婚姻者。野人居山嶺中，性慓悍，好殘殺，雖亦於山地種旱穀，不足其一年之食，故常以搶刼為生，漢民人之少數旅行野外者，常被野人搶掠殺害。傈僳人雖間有野蠻動作，然多數性質尚好。

該地之宗教，除漢人信奉之神教與內地相同外，擺夷則崇拜黃派佛教，每村皆有佛寺教堂，以供夷民祭拜。山居漢人及野人傈僳等，信奉鬼神邪教，如在神前逐鬼及飲血插盟之事，極爲盛行。

×　×　×　×

邊民中，漢人之衣食居處各項生活狀況及禮儀風俗習慣，多與內地相同，故本文所言，以擺夷野人，傈　爲限。

擺夷男子所着衣服，與漢人大致無殊，惟多穿短裝。婦女則頭戴黑布大包巾，（處女與結婚婦人所包形有分別）身着白色或淺藍色短衣，下圍黑桶裙，天然赤足，終歲不着鞋襪，行走於沙石崎嶇之地，毫無所苦。野人傈僳婦女，着花藍色布衣及桶裙，赤足，能負重百餘斤，行極遠之山路。其男子衣料多係麻布，雖冬季亦如此，常半年着一衣而未加更換，其窮苦可以想見。

關於食料，擺夷與漢人，同以米爲主。野人傈僳之主要食糧爲蕎，玉蜀黍，洋芋等，食米者少數。

關於住房，除漢人多住木料瓦房外，擺夷皆住竹料草蓋之平房，因各夷地盛產竹，爲求廉價省工，不得不如此。野人傈僳亦多搭草棚架木屋而居，惟有少數野人是穴居野處，有上古時代的風味。

×　×　×　×

婚禮　擺夷婚禮有二種：一係明媒正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爲定，由訂婚而結婚，手續與漢人略同。但結婚時有新郎親赴女家迎娶，及請親族代爲前往迎娶二種。一係男女雙方自由選擇，彼此合意後，即發生肉體關係，結合相當時日，再納聘以行婚禮。野人傈僳多自由議婚，男女先同居生育子女後，始成婚，惟亦間有明媒正娶以成婚者，其聘物爲牛，酒，及銅置鉾等物。

喪禮　擺夷喪禮是這樣：凡人死後，不用祭祀輓言，親友以香紙往吊者，孝子執刀坐棺側，舉刀答禮，出殯時，孝子持刀在棺前步行，以達葬地。野人傈　在人死後，遇親友來吊時，即殺牛置酒款待，鳴鉾如雷，環棺而跳，禮成即散去。

祭禮　擺夷在廢曆除夕日，有祭祖坟之舉，亦有於春季行祭者。又廢曆六月十五日後至八月底，無論男女，每七日必赴佛堂（俗稱總房）聽黃衣尚和唸經一日，並備果品香帛等物，以極虔誠之禮，献祭於佛座之前。野人傈由常年都在祭拜那些無名的邪鬼神道，其日期無一定，其目的不外在祈福避禍，或祈神將災害降及他的仇人。

澆花水會　每年清明節後三日，土司及所屬土官夷民，

有「澆花水」之會。參加者多屬夷民青年男女，先各採山中野花，浸水桶中，以水洗佛身後，即結隊遊行村鎮，男女互相潑水為樂，參加夷民及道傍立觀之人，必衣履盡濕。旋往司署見土司，行最敬之跪拜禮，若臣民之朝見天子焉。

× × × ×

騰衝沿邊各土司之起源，多在元明二代，其初係因當時朝廷鑒於邊疆地荒民野，難於設官治理，特將征邊有功之屬將，劃以一定疆土，給予宣撫司或副宣撫司名號，使坐鎮其地，世代承襲，以資羈縻夷民，固守邊圉。然因邊區山嶺險阻，文化落後，夷民思想頑固，土司乃利用此封建環境，濫用權力，為所欲為。無論土司之蹂躪如何苛虐，夷民均須絕對服從，不得有絲毫之違抗，否則性命即不能保，儼然君主專制之威權。於是無論土司發生何種事故，均須向人民派款，如土司家人之婚，喪，壽，祭各種禮儀，土司之修建房屋，購置器物或槍彈，土司署中頭目兵役之種種開支土司之舉辦臨時特種事務，均須向夷民苛派加倍數額之款。又如夷民之供土司服役或隨時調遣，夷民糧食之任意聽土司征收，均為當然之事。夷民在土司鐵蹄下所受之痛苦，實難盡言，間雖有不堪苛虐之夷民，亦只有逃居緬甸，不敢有違抗之表示。

三

我國騰龍沿邊各縣區，與英屬緬甸境界毗連，兩國邊民，常有越境搶劫，傷害，偷竊，及遷移之事發生，為解決此項紛爭起見，經中英雙方先後於清光緒宣統年間，議定中英邊案章程，及損害賠償辦法，與過耕條約，以為遵守。因此項案件之原被告及被害人，係各住本國境內，故遇紛爭發生之後，即由雙方地方官署互相照會，說明案情及責任。至年終，雙方各將一年來所照會對方應請求賠償及懲罰之案件集，在我國或緬甸境內所定地點，調集各當事人，舉行會審。若審訊終結，案情是非及賠償款額，經雙方出席地方官同意時，即行議決簽字生效。惟前項賠償之款，多由地方官署及所屬頭目代為給付，（因犯案之邊民，多屬窮困，無力賠償。）故雙方地方官為免賠累起見，對於案情曲直，常力為爭辯，以求責任之卸免。

前項會審邊案，分初審，覆審二次，若初次會審雙方意見不同，不能議決時，則移送覆審。初審地點分二處，一在我國蓮山屬之昔馬及緬甸密支那府屬之徐馬硔，約定昔馬與徐馬硔二地，每年輪流會審一次。惟我國以邊政不修，官舍圮廢，道路衛生諸端，俱未講求，故除民初一度在昔馬會案

外其後每年均沿例在徐馬碤舉行。初審官我國爲騰衝縣長，蓮山，盈江設治局長，英方爲密支那府正堂，昔董廳長官等。又蠻爰爲初審兼覆審地點，我國初審官爲龍陵縣長，盈江，隴川，潞江，瑞麗等設治局長，英方爲八莫府正堂，貴概廳，精弄廳長官等。覆審官我國舊爲騰越道尹，及有關地方官，現道尹改爲第一殖邊督辦，英方爲滇北道長官，八莫府正堂等，駐騰越英領事，有時亦多參加。

以上所述，爲中英邊官會審邊案之大概情形。每屆會審完畢，照例英方必邀我國地方官帶往之團隊，與英軍作會操打靶，遊戲之舉，而我方團兵，衣服不整，槍械窳劣，較之英軍現代化之軍事設備， 相形見絀之下， 我國體面極爲難堪。

四

騰龍沿邊與英緬交界之地帶，均有約章及界樁以爲遵守，英人雖欲侵人而無所藉口，故在此地帶內，雙方尚能相安無事。惟經濟及文化方面，英人侵略之事實極爲銳進，分述如下：

經濟侵略 騰衝爲英貨輸入之主要商埠，如洋紗，棉花，洋布，呢絨，煤油，及洋雜貨等，每年均有鉅額入口，邊民日用品，幾盡洋化。而我國出口貨，除黃絲，石黃等，較有經濟上之價值外，其他如大批銀條銀幣之運緬，均足以危害我國經濟之基礎，雖經取締，私運仍盛。因英貨之大量流入，致英緬諸幣亦流行於我沿邊各屬，且成爲沿邊之主要貨幣。如英洋每盾銀幣，實重不過三錢二分，竟值滇省銀幣約二元之多，此外尚有銀質，鎳質，銅質輔幣多種，及英緬銀行之鈔票，均爲沿邊人民所樂用。而滇省之銀幣及鈔票，在隴川，瑞麗，潞江各屬，反不能通行。英人經濟侵略之根深蒂固，將使我沿邊各屬淪爲彼之殖民地而後已。

文化侵略 我沿邊各重要市鎮，英人多已設有教堂，宣傳耶穌，有一二處並辦有學校。其對夷民常施以小惠，如給與布疋針線之類，以籠絡夷民，或則施藥送診，資助貧民。雖信仰者已有不少，惟幸沿邊人民以擺夷佔大多數，且居重要地

位，而擺夷唯知信其固有之傳統佛敎，故英文化侵略，尙未普遍深入。惟我國若不積極推廣邊地敎育，開化夷民，英人文化侵略的勢力，終有極盛之一日。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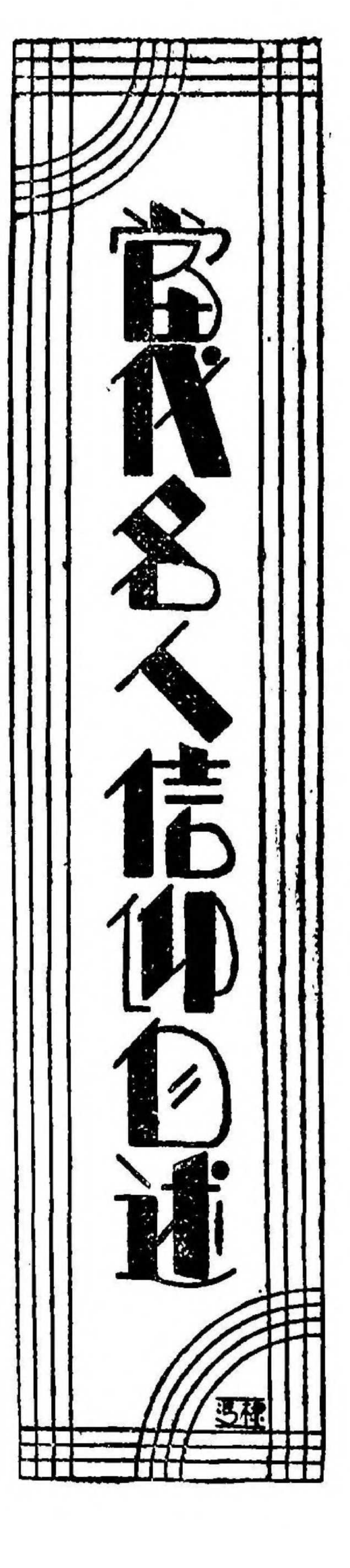
就以上所述，可知雲南西南部邊疆大概情形，歸納起來，雲南邊疆有下列種種缺陷：第一，自然環境方面，如山嶺江河之險阻，氣候之熱毒（有瘴氣）第二，社會環境方面，如土司對夷民之種種苛征，設治局長權力之薄弱，交通之阻碍，文化敎育之低落，邊民生活之窮苦等。再加以英人經濟侵略之日趨猛進，文化侵略之方興未艾，及比較觀察中緬邊境國防之設施，則雲南邊疆之危機，實已至嚴重之階段。現一述滇緬交界地的情形：

由雲南入緬甸境，即可見兩方顯然不同之情形。雲南方面道路崎嶇，盜匪滿途，使人有行路難之嘆。緬甸方面則公路寬敞，車船縱橫，交通便利，秩序安寧。其次，沿滇緬邊界之各險要地帶，英國均按一定距離，建有很多營房，相互聯絡，並秘密設有要塞砲台多座，常年有英軍駐守。至我國境界，數千里並無一兵一卒，苟英人有領土野心，隨處可長驅直入。且現在如猛卯，芒市，遮放各土司所修之汽車路，均已直達緬境，而我內地交通，仍梗阻如舊，一旦邊疆有事，即使有良策應付，亦必不及挽救。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 × × ×

雲南邊疆之危機，已如上述，如何始能挽救危機，建設新邊疆，創造新天地，是有賴於政府及熱心邊務者之努力。現時滇緬南段未定界，雖已由國聯及中英雙方派員劃勘，將來能否不致損及主權，保我邊土，尙難逆料。況此段未定界，包括區域更廣，爭執亦多，如何與英國爲正確之勘劃，作公平之解決，均得視我方努力之程度如何而定也。

於南京。



歐陽采薇譯

二 羅素(Bertrand Russell)

我的人生觀，如同他人的一般，半是環境，半是性情的產物，關於宗教的信仰，那般給我教育的人們，或許不會採用使我毫不懷疑地，接受正統派的教義的，最良好的方法。



我的父母是自由思想家，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縛，但當我兩三歲的時候，他們倆相繼死亡，所以，一直待我長成，才知道他們的見解。父親死後，我和祖母同住，她老人家，原是蘇格蘭長老派教徒，七十歲的時候，又改信唯一神教派。星期日，我是被輪流着，帶到本區教堂（聖公會）或長老會教堂；在家裏，我却又學習些，唯一神教派的教義。我最喜歡本區教堂，因爲靠近鐘繩處，有一個舒適的家族席，鐘聲響時，繩子總上下移動着，我也喜歡懸掛在壁上的皇家徽章和開講的時候，跟隨牧師，順着階級，走到教壇上去關門的司禮人。作禮拜的時候，我還能查看教曆，尋找出復活節的日期，默想「黃金數目」和「星期警句」的意義。

但是我所受的教育，並不使我設想，聖經中的一切言詞都是眞的，也不使我相信奇蹟和永滅。我倒承認達爾文主義(Darwinism)，覺得是當然的事實，我記得，當我十一歲的時候，我有一位私人教師，他是瑞士基督新教徒，對我說道：「假若你是信達爾文主義的人，我可要憐憫你，因爲同

時做達爾文主義信徒，和基督教信徒，乃是不可能的事。」當時我不相信這種矛盾性，不過已經決定，如果二者必須擇一，我情願做達爾文主義信徒。但是我繼續着虔誠地，信仰唯一神教派，一直到十四歲的時候。那時我對於宗教，極其熱心，因此急切想知道，是否有任何堅確根據，可以設想宗教是眞實的。以後四年，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消耗在，對於這個問題的秘密靜思中：我不能對任何人，談到這層，恐怕惹人痛苦。我自己很痛苦，因爲既已漸漸失却信仰，又須緘默勿言的緣故。

我最初懷疑的一條教義，乃是自由意志。據我看來，一切物質的動作，似乎全由動力律規定，所以不能受人類意志的影響，甚至物質組成人體一部分的這件事，也是如此。我從不曾聽過笛卡兒哲學，(Cartesianism) 或許任何大哲學都不曾聽過，但是我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趨向笛卡兒派。第二條教義，我開始懷疑的，乃是靈魂不朽，我不能清晰記憶住，當時我懷疑這條，是爲什麼理由。一直到十八歲的時候，我還繼續信仰上帝，因爲「造物主」的理論，在我看來，似乎是不能反駁的。但是十八歲的時候，閱讀密爾(Mill)自傳，顯示出這條理論的虛謬。所以我斷然地，棄絕基督教中一切教義，并且我感覺自己，比較從前努力，掙扎，想保留些神學的信仰時，快樂多多，這很使我驚奇。

恰恰達到這個階段，我就入大學了，在大學裏，我初次遇見一般人，能和他們談論些，我感覺興趣的事情的。我研究哲學，受穆塔加爾(McToggart)的影響，有一時期，我還是海格爾(Hegelian)的信徒呢！這種局面，大約繼續了三年，後來，和喬治•摩爾(G. E. Moore)的數番談論，才使牠宣告結束。離開劍橋以後，有幾年我只隨意涉覽。在柏林兩年我專心研究經濟學。一八九六年，我在約翰•霍甫金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布林•摩爾學院(Bryn Mawr)，教授非歐几里得派 (Non-Euclidean) 幾何學。我在佛羅倫斯，一方面，消耗許多時間，和藝術鑑賞家們交往，一方面，又閱讀十八世紀末葉文藝界鉅子，佩忒 (Pater) 和福樓拜(Flaubert)等人的作品。最後，我在鄉村卜居，想寫一本，關於數學原理的大著作，這是自從十一歲起，我的最大的希望。

眞的，就在那麼很早的時期，有一件事情發生了，那是決定我一生的經驗之一。比我年長七歲的哥哥，擔任教我歐几里得派幾何，我是欣喜逾分，因爲我聽說過，歐几里得能證明事理，我希望最後究竟得到些堅實有據的知識。我將永遠不能忘却，當我發見歐几里得幾何，以公理爲出發點時，

我所感覺的失望。當我哥哥將第一條公理讀給我聽時，我說，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必須承認這條。他回答說，如果是這樣情形，我們不能繼續下去了。我急於聽他繼續講授，所以我姑且承認了，但是，世界上總有地方，可以得到堅實知識的這層信仰，却受到一個大大的打擊。

想發現一些真正確定的知識的願望，鼓舞着我的一切工作，一直到我三十八歲時。數學比較任何其他學科，更可稱爲知識，似乎是很明顯的，所以我就着手研究數學原理。三十八歲時，我感覺着，在這方面，我已盡我力之所能雖然我一點也沒有達到任何絕對的確定。真的，我工作的總結果，却是對於算術發生些從未有過的懷疑。我一直相信着，我所實行的方法，比較任何其他可用的，都更可以使人接近知識些，不過得來的知識，也只是或然的，並不像初看時，那麼精確有據。

所以從這時起，我的生活斬然截分爲二。我不願意再從事於玄想，因爲在那方面，我已盡我力之所能爲，却沒達到企望着的目標。我的心境，很有些像浮士德，當美斐斯托羅爾(Mephistopheles)初次現形時，但是向我現形的美斐斯托羅爾，並不化身作尨犬，却化身作大戰。我和懷特海博士，(Dr. Whitehead) 合著完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後大約有三年工夫，我不能決定，要做什麼工作。當時，我是在劍橋大學授課，但是我感覺着，我不願意永遠如此繼續下去。只因惰性作用，我仍然研究數學論理，但是我感覺着——半無意識地——想做些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

大戰來到，我知道應當作什麼了，不再有絲毫懷疑的影踪。對於任何工作，我從不曾如此專心一志，也從不曾如此勇往直前，如同我對於大戰時，所擔任的和平主義的工作。那是生平第一次，我找到一些工作，能够盤據住我整個的心性。我從前的玄想工作，使我對於人生方面的興趣，不能滿足。有時我只得藉着政治講演和著作，尤其關於自由貿易，和婦女選舉權，來給予他們一個偶爾發洩的機會。我幼年時代浸潤其中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貴族階級的政治傳說，使我對於公衆的事情，本能地感覺着，負有一種責任。還有很濃摯的父性，那時個人方面，還不曾施展過，使我看見歐洲青年，受人欺騙，慘遭屠戮之苦，藉以滿足一般年長者的殘暴的慾望，感覺極大的憤怒。

智能方面的完整，使我絕對不能承認，任何好戰民族關於戰爭的荒誕的言論。真的，承認這些言論的那般知識階級，爲着要感覺自己，和羣衆們一致的愉快，有的，或只由於怯懦，竟捨棄了他們的功用。在我看來，似乎是卑鄙可恥。

假若知識階級，在社會上，能有任何功用，那就是，當一切方面都煽動着，使情感勃發時，却能保持鎮靜公正的判斷力。但我發見大多數的知識階級，都不相信智能的效用，除非在平靜的時期。

還有，大戰時，尤其是最初數月，一般民衆們的情感，供給我一種熱烈的，科學上的興趣，雖然同時是令我痛苦的。我觀察到，最初停留後方的人們，大都感覺戰爭有趣，這種心情顯示出來，依照我們現時的方法，所教育成的人性中，存有如許的仇恨，人類間的情愛，却是如何的淡薄。我又看出來，節儉勤奮，團體精神等等通常的德性，怎樣用來，增大災禍的範圍，因爲牠們產生一種更大的力量，在彼此毀滅的工作中。我怕歐洲文明，將要毀滅無存，真的，如果這次戰爭，再多繼續一年，那是很容易發生的。十九世紀的特徵，安定穩靜的情感，戰爭時消滅無餘了，但我還繼續相信着我從前所懷念的種種理想，仍是可以冀求的。許多青年的人們，因爲失望，就變成憤世嫉俗，我却不然，從不曾感覺完全失望，所以，永遠不斷地相信着，達到較好情況的道路，依然是開放給人類的。

近十五年來，關於政治，社會，倫理，各方面的問題，我的一切思想，都由於大戰初期，所引起的情感的激動，而發生的。不久我就相信，研究外交上的由來，雖然有用，却不能探討着事件的根源，因爲民衆的情感，熱烈地贊助政府，在一切達到戰爭的步驟中。發生戰爭的原因，總是經濟方面的，這種見解，我也不能承認，因爲熱烈地贊成戰爭的人們，大都要因此損失錢財，乃是很明顯的；他們自己並不如此設想的事實，也顯示出來，他們經濟方面的思想，已經有些偏見了，造成這種偏見的熱情，才是好戰心的真根源。普通所設想的，發生戰爭的，經濟上的原因，除去幾種資本家的企業算是例外，都含有理智化的性質：人們願意打仗，所以他們設法使自己相信，這樣做去，是對於他們有益的。因此，重要問題，是屬於心理方面的：「爲什麼人們願意打仗？」這個問題，又從戰爭，引到許多其他問題，關於一般好殘忍，喜壓迫的情感的衝動。這些問題輪流着，又包括，對於惡毒情感的來源，心理分析，以及敎育理論的研究。

由於探討這些問題，我漸漸地，獲得某種人生哲學，總是有一種願望，引導着，即是想發見一些方法，使具有天賦特質的人類，能在社會中共同生活着，而不去致力於，使彼此痛苦的工作。從科學方面的觀點，我的社會哲學的主旨，是特別注重心理學，和觀察社會制度，對於人類品格的影響，來判斷牠們好壞的應用。大戰時，理智清醒的市民所公認

的一切德性，都被轉向到一種我認爲很壞的用途。人們戒絕飲酒，爲得是製造砲彈，他們做長時間的工作，好去毀壞這種社會，即是那使工作有價值的社會。花柳病比較平時，認爲更可惋惜些；因爲防礙了殺戮敵人的要務。這一切，使我敏銳地感覺着，任何行爲的規律，都不足以產生良好的結果，除非所尋求的目標，也是良好的。儉樸，勤奮，戒酒，節慾等等德性，存在於戰爭的時候，都只能增加毀滅的狂暴。耗費在酒類的金錢，倒反能拯救人們的生命，因爲是從製造强烈爆發物中抽取出來的。

既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就不得不反對社會的整個的目標，因此很難避免，一種完全廢棄道德論者的態度，對於一切公認的道德的規律，都表示仇恨。但是我的態度，並不眞是仇恨道德規律的；本質上，很像聖保羅所寫，關於慈善的那段名文中，表現着的態度。我不常和那位使徒意見相同，但是關於這點，我的情感，却恰恰和他的一致，即是對於道德規律的遵從，不能用來代替愛，只要有發自本心的愛，如果再加以智慧，將要能夠產生，任何必需的道德規律。只是「愛」這個字，已經有些用陳舊了，不再能十分表達出來，牠原來確切的意義。我們可以從另一方面講來，即是從行爲研究者的分析開始，將一切動作，劃分做趨近和引避二類。例如在獸國中，有些最低微的區域裏，動物們能分做近光與避光二類，即是，有的本能地趨近光明有的却逃避光明。

這種區別，適用於動物王國的全部。逢着一個新的刺激，可以有趨近和引避的兩種感應。譯作心理學的辭語，可以表現爲或有吸引的情緒，或有恐懼的情緒。爲着生命的延續，當然，二者都是必需的，但恐懼的情緒，對於文化發達的社會生命延續方面，比較人類發展的初期，或者人類以前的祖先時，減却若干的必需性。人類有適當武器以前，凶猛的野獸，必定使生活很含危險性，所以人類如同現時兎子一般的胆怯，是有原由的，還有一個永遠當前，怕會餓斃的危險，這層危險，因爲現代輸運法的發明，已經大大的減少。

現時，人類必須對敵的，最凶猛和最危險的動物，就是

人類本身，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所發生的各種危險，已經很迅速地減少了。所以現在，沒有什麽惹人恐懼的，除非和其他人類的關係，而且恐懼本身，就是人類彼此都顯現着，凜然可畏的神情，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最好的防禦即是攻擊，是大衆公認的格言，所以人們永遠互相攻擊着免得讓別人先下手為強。我們天賦的各種情緒，乃是我們從一個危險性更大的世界中，遺傳來的，所以包含着，比較應含有的，更大的恐懼量。因為這種恐懼性，在別處很難找到出路，就轉向社會環境而發，所以才產生出來，懷疑，仇恨，嫉妒，惡毒，和一切不慈悲的心性。假若我們想從新近獲得的，操縱自然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利益，我們必須要有一種更慷慨大方的心理：除却那種怯懦畏縮，又憤恨又懼怕的奴隸性外，我們還必須學習着，感覺主子的鎮靜尊嚴。再回說到，趨近和引避兩種感應，就是，趨近的感應必須受鼓勵，引避的感應，却要阻遏住。如同一切其他事件，這也有程度的差別。我並不是提議，人們應當懷着友善的心情，走近猛虎毒蛇；我只是說，習俗是在一個危險性更大的世界中長成的，現時恐懼和引避的原因，比較習俗引我們設想的，是更少了。

克服自然，使全人類之間，可以有一種更友善和更合作的態度，如果有理智的人們，合作起來，充分應用他們科學的智識，他們現在能夠替一般人獲得經濟上的福利——在任何更早的時期，這層是辦不到的。為着佔有肥沃的土地，作生鬪死，在從前，是很有道理的，現在，却變做糊塗事了。國際政府，商業組織，和節制生育，應當使這個世界，對於一切人們，都還舒適。我不是說，人人能和克里薩斯，(Croesus) 一般的富有，不過人人能有一些動產數量上，恰恰是為着有見識的人們的快樂，所必需具有的。貧窮困乏的問題既然消除，人們就能致力於文化建設方面的各種技術——科學的進步，疾病的減少，展緩死亡的年限，並且解放各種助成歡樂的情感的激動。

為什麽，這些觀念，似乎太理想化？理由全在人類心理方面——不在人性中，固定不變的部分，只在那些部分，我

們得自習俗，教育，和環境的薰陶的。先談國際政府。凡有政治思想的人，都明白這是很必需的，但是國家主義的熱情，却阻止他的實現。每個民族都以能獨立自豪，他們都願戰到山窮水盡，來保存他們的自由。這當然只是擾亂，結果，情況恰和封建時代相似，即是在那般驍勇兇惡的爵主們，最後被逼無法，服從國王權威以前的時代。我們對於外國民族的態度，即是引避的；外國人也許正安靜自處，但我們却猜想着，他或許會干涉我們的事件，就充滿了驚懼。所以每個國家都堅持私戰的權利。國際公斷的條約，開洛格和平公約，以及其他等……，擺擺樣子，都很不錯，但人人都知道，牠們不能承受，任何強烈的壓力。只要各個民族，還保留着陸海空軍，民情激昂的時候，自然會應用牠們，不管政府，曾經簽過任何條約。

必須等到人們，將曾經產生國內安全的大原則，應用到國際間的法規上，世界才能安全——即是，在任何爭論中，有利害關係的兩方，都不能用武力，只有中立性的權威，依據公認的法則，作適當的調查後，才能運用武力。當世界上，一切有武備的軍隊，都受一個概括全世界的總權威管轄時，各國間相互的關係上，將要達到一個階段，那是數百年前，個人關係方面，所曾達到的。至少必須做到這層，方才可以。

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況，是根據於人類所有，恐懼和仇恨的傾向。這也是經濟鬥爭的根據；因為這些鬥爭的主因，喜愛權力的心性，大都是恐懼的現身。人們願意有管轄權，因為他們懼怕着，他人的管轄權，將要不公正地用來，不利於他們自身。這也能應用到，性道德的範圍內：法律所授與的，丈夫管轄妻子和妻子管轄丈夫的權力，就是得自怕失却佔有權的恐懼心。這個動機，乃是消極性的，嫉妒的情緒，不是積極性的愛的情緒。教育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供給教育上動機的，積極性的情緒，應當是好奇心，但是兒童的好奇心，在許多方面，受着嚴重的壓抑——如性知識，神學，和政治各方面。不但不鼓勵兒童們，練習着自由詢問，反倒

灌輸些正統派的知識，結果兒童們，達到新奇的觀念，只能引起恐懼，而不感覺興趣。這一切惡劣的結果，都由於尋求安全——種種不合理的恐懼，所引起的尋求；恐懼已經變爲不合理，因爲在現代的世界，如果將大和智慧，表現於社會組織，牠們本身就夠產生安全了。

到烏托邦去的路，是很明顯。一半經由政治，一半經由個人的改革。關於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國際政府的設立——我料想着，能由北美合衆國的世界政府實現的一種方策。關於個人，問題就在，使他減少仇恨和恐懼的傾向，這件事情是一半生理的，一半心理的。世界上許多仇恨，發生於消化不良和各種腺體的功用失常，這些又都是青年時所受壓抑，阻遏的結果。如果有一個世界，青年的健康，受到適宜的照護，並且他們的生氣蓬勃的情感，只要在與他們自身以及伴侶們的健康，不相違背的範圍內，可以盡量發展，男人和女人們，將要長成起來，比現在，更勇敢些，更不惡毒些。

如果有這樣的人類，和一個國際政府，世界準可以變穩定了，同時還能進到文明，但是，同着我們現時的心理和政治組織科學知識的每一增加，只將文明的毀滅帶得更近一些。

譯自當代人生哲學 Living Philosophies: A Series of Intimate credocs

義詩人鄧南遮近況

嘉納

鄧南遮 D'Annunzio, Gabiele 隱居在加爾答湖畔已經十三年了，專自守着偉大的沉默，意亞風雲的波紋他聽不見，因爲他已經老了，大家都這樣想，他或者在構想一部更偉大的創作吧。去年秋天，果然拿出四十頁原稿來，並且說到今年的二月他的新工作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從那一篇文章發表之後，他又沉默起來，是一篇長篇的隨筆，在內容上說是一篇自敍傳風味的心境的記錄。從他的童年時代的戀愛的葛藤談起，歐戰時的生活，和憧憬着死的墮落，一直到如今，暗示着他大概快與這戰爭的世界將告別了。現在已全部告成。比他以前的文章，文字非常簡潔，一句長句也不用，從這部長的隨筆草就之後，他屢次想自殺，和痛苦奮鬥，擱筆的三天以後，就斷食了。



國民自救國之要道

元旦日在中央廣播電台放送之演詞

蔣中正

全國同胞：今天是我們民國二十五年元旦，我們全體同胞大家歡欣鼓舞，同聲慶祝的一天。現在兄弟雖然不能親身和各位見面，但是可以在廣播電台中親自和各位說話，這是很可快慰的一件事情。現在兄弟藉此機會，將我們國家和全體同胞今年最緊要的工作，和各位同胞說一說。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的情勢，現在很危險急迫，時時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但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完全是由我們全體同胞自己決定的。

我們要挽救四萬萬同胞所共有的中華民國，要復興歷史文化最悠久最光榮的中華民族，我相信一定是有方法的。這種方法並非其他，就是在我們中華民國本身的努力，換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四萬萬同胞的身上，就是要我們全國國民個個人能夠努力自强。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大家既知國家民族如此危急，無論那一個人都應該拿這兩句格言，策勵自己，明白本分，負起責任，一心一德，羣策羣力，堅定志向，團結精神，共同一致的向救國的目標奮勇前進。要曉得，我們救國家也並不是怎麽樣困難的事情，能夠自强不息的努力去做，我相信我們國家無論如何危急，在五年十年以內，就可以挽救過來，便能轉危爲安，轉弱爲强，轉禍爲福。

我們知道，無論那一個國家，當他重新建立起來，或是那一個民族，當他要努力復興起來時候，一定要遭受很多的禍害，遇到很大的危險。反轉來說，一個龐大的國家和積弱的民族，如果不遭遇很多的禍害和很大的危險，他決不會眞正覺悟奮發，從而自强復興。所以我們國家民族，現在雖然遭受空前的禍害，遇着極大的危險，不僅不必悲觀，不必憂慮，而且我們看到外來的禍害愈多，當前的危險愈大，就可以斷言我們國家民族復興的時機愈快。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又說，「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都是這個意思。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來最悠久的光榮歷史

，有四千萬方里的錦綉山河，更有古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四萬萬同胞，你看現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比得上我們的偉大？只要我們全體國民，都能堅定民族的自信力，眞正自立自强，還怕什麼？還憂什麼？我們國家一定可以救轉，民族一定可以復興，而且就今年可以復興。

今後我們應該如何自强自立？或者說救亡復興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所說的：只要大家將本身所能做到的事情，切切實實做好，就是自强自立，亦即救亡復興之道。最要緊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兩年以來大家所知道，並且大家都在努力推行的新生活運動。

一、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就是要使我們全國同胞，都能恢復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禮義廉恥」，而能首先實現於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習慣之中，使我們的國民，個個人隨時隨地都能明禮義，知廉恥，不再做一件悖禮違義寡廉鮮恥的事情，而以禮義廉恥來樹立我們自己和整個國家民族的人格，洗刷我們各人和整個國家民族過去一切的恥辱。我們一個人必須有高尙自立的人格，才有現代國民的資格，不愧爲一個現代的國民。國家也必須有尊榮獨立人格，才有現代國家的資格，不愧爲一個現代的國家。無論個人或國家，只要自己的眞實的人格能夠建立起來，那一個人也不敢來欺侮我們，那一個國家也不敢來侵略我們。否則，不僅人家要欺壓我們，侵略我們，而且要滅亡我們。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要想人家不欺侮，不壓迫，不侵略，我們惟有大家自己勉勵自己，各人努力樹立現代國民的人格，即所以共同努力樹立我們國家的人格，而其基本的努力，就是要恢復我們的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

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實爲古今中外一切文明國家國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件，所以我們全國同胞，務必時時刻刻牢記「明禮義，知廉恥」這兩句話，並且身體而力行之。從前所有一切紛亂散漫，苟且偷惰，驕奢淫逸，自私自利，萎靡不振，麻木不仁之腐敗的生活習性，都要一掃而空，鏟除淨盡，不要再和從前一樣糊糊塗塗，做一個落伍的野蠻時代的人，而要以「昨死今生」的決心，除舊布新，實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做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新國民。我們大家既成爲現代的新國民，當然可以建立現代文明强盛的新國家，當然可以和人家並駕齊驅，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

由上所述，可知新生活運動就是使全國國民樹立人格，以復興民族之革心的運動。所謂新生活乃是以「禮義廉恥」的精神爲準則，以適應時代環境的需要爲原則之合理的生活。我們是要從日常實際生活之中，實實在在來完成道德精神的修養。希望全國同胞，要依此目標，努力不懈。古人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說在我們思想上，精

神生活上，要滌除舊染的一切汚點，使能煥然一新，從而繼續不斷的求其一天一天的更新起來，以養成最高尚的精神和人格。

講到這裏，我要順便告訴各位同胞，我們所要實行的「新」生活，所謂「新」，與現在一般人所謂「摩登」或「時髦」是絕對不同的。我們要實行新生活，絕對不是要求所吃的穿的住的一切物質上的享受要新奇，而是要不斷的澈底的改良我們生活的習慣行動等等，使我們的思想道德精神和人格日新又新，造成社會和全國明禮尚義守廉知恥之新的風氣。這種的風氣一旦養成，就可以建立新的社會，有了新的社會，自然就可以建立成新的國家，如此新的國家，才是眞正文明强盛的現代國家。管子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我們再可以從正面的意思來講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人家那怕是很小的國家，因爲能夠明禮義知廉恥，所以只要很短的期間，便可以由貧弱轉爲富强，以至雄視於全世界。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多的同胞，更加以這樣悠久光榮的歷史與優美偉大的文化，而且我們民族的聰明才力，比人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能復張四維，那裏還有不能立即使國家臻於富强的道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一致實行新生活，人人做成現代的國民，使社會國家風氣，一天新一天，一天進步一天，我們當然很容易建立起文明强盛的新國家。所以實行新生活，就是我們全體同胞自救救國的根本大道。

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其次，除新生活運動以外，還有一件自救救國最緊要的事情。我們大家務必從今天開始，特別努力來做的是什麼呢？就是兄弟去年所提出來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這個運動一定要和新生活運動同時並進，相輔而行。新生活運動，目的是要改良國民的生活習慣，從而增進國民的道德，發揮民族的精神，以改善國民的精神生活，而完成國家精神的建設。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的，是要發揮國民勞動創造的能力，增加國民生活資料，從而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完成國家物質的建設。精神和物質兩種建設，是互相關連互相影響互相助成的，偏廢其一，則俱難成功，同時並進，則事半功倍。所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必須相輔而行，亦必然相得益彰。我們要以新生活運動來奠定國家道德精神的基礎，同時再要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來完成全國經濟建設，促成物質文明的進步。不能夠使國家健全發展，也不能救起國家，復興民族。因此希望全國同胞，個個人要時時刻刻記着這兩種運動，就是當前自救救國最緊要的中心工作。

大家要同心協力自强不息的努力實行，我相信一定可以由此實現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完成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大業。

各位同胞要曉得，我們要改造國家，就要革命。革命就

是要實現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爲中心，民生的基礎是什麽，就是經濟。如果經濟不能發達，民生便無法改善，民生不能改善，三民主義使不能實行。所以我們要救國，要實現我們的主義，一定先要努力國民經濟的建設，以改善民生，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就是我們全國國民努力國民經濟建設的基礎途徑，希望我們全國國民一致努力。

三、實施事項和方法

現在我再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實施事項和方法，向大家說一說。

第一，振興農業　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國民的生活，國家的生存，都是以農業爲根基，所以我們要從事經濟的建設，第一件緊要的工作，就是振興農業。振興的方法，就是要採用農村合作的辦法，由合作社指導，並改進製肥造種，改良農作方法，活潑農村金融，流暢農產運銷，來努力增加農業生產，以達到糧食自給自足爲初步目標，使全國國民一切日常生活資料，不必再向外國購買，以塞漏巵，而免國計民生，日趨凋敝。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一方面要增加農業原料的生產量，以作發展民族工業的基礎。同時要提倡就地加工製造，能廉價供給本地的需要，更可以減少運費，供給各地。

第二，鼓勵墾牧　土地是一切資料生產的根源，要發達生產，首須「地盡其利」，所以一切公私荒地，務必儘量開墾，對於地廣人稀的地方，更要鼓吹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和經營畜牧，並且要實施軍區屯墾制，利用集團的勞力，大規模的開發種種農利。此外更須恢復並增進農村的副產，例如家畜園藝漁利之類，應竭力使能同時改良品質，增加產量。

第三，開發礦產　總理說礦產爲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的極大主因。幾十年來，我們中國物質文明和經濟建設之所以不能進步，礦業未能發達，當然是直接的最大的一個原因。過去因爲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種種阻碍，礦業可說是一事無成，以後政府必須採用積極的保護和獎勵的政策，調查礦業狀況，以及摧殘束縛礦業發展的原因，改善關於礦業的各種法規，總以減輕負担，便利開採鼓勵礦業投資，扶助礦商之獨立經營和自由發展爲主要目的。更當禁止地方政府與任何特殊勢力，把持礦權，與民爭利。幷且因爲我們國家的資力不夠，應當歡迎外國投資，共同發展中國的礦業。如此一方面既可容納大量的勞力，解决同胞失業的問題，同時便可以開發富源，促成物質文明的進步。

第四，提倡徵工　徵工就是實行國民勞動服務，以從事于國民經濟建設一個最急要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貧窮，沒有充分的財力來完成各種建設事業。好在我們的同胞很多，同胞的勞力就是國家最可寶貴的經濟動力，亦即一切建設事業的資本，只要我們全國同胞能竭盡所能來勞動，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國利民自救救國的新建設事業，盡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古人所謂「以勞致民富」，又說「憂勞興國」，與我們

所謂勞動服務，完全是一個道理。希望全國同胞共體此意，大家贊助政府，實施徵工制度，踴躍參加義務勞動。至少總要能以當地同胞的努力，首先從事當地開發交通，修治水利，培植森林，開墾荒地。這一個經濟建設的基本工作，除徵工制度以外，政府方面更應同時實施兵工政策，以軍隊的勞力，補助各地徵工工務之不足。我相信各地一切建設事業，經得軍隊的帮助，一定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促進工業　工業如不能發展，物質文明便不能進步，經濟生活便不能美滿，所以除極力促進農林礦業之外，最要緊的更須極力謀工業的發達。我們中國舊式的手工業既已凋敝，新式的機械工業，因為受外國經濟的壓迫，也至今不能發達起來。現在要謀起衰振敝，富國裕民的辦法，一方面對農村簡易的工業及農產品加工製造之簡單工業提倡，就農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統經營，以謀農工業之密切連貫，交相發展。一面對於一般工業由政府分別保護和獎勵，以求全國工業品之自給自足，同時並須設立勞資調節的機關，公平調處勞資雙方一切糾紛，增進雙方的利益，這種機關，一定要予以最後强制執行之權，藉以保障企業的安全和勞動者的工作。

第六，調節消費　在我們這樣生產能力薄弱一切物產事業落後的國家，各種生活資料異常缺乏，大半都要仰給於外國，因此造成農村資金集中都市再轉入外國之經濟上的敗血症，以致農村經濟瀕於破產，一切產業同時凌敝。國家日益貧困之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補救之法，惟有標本兼治。一方面固然要在積極方面，以最大的努力，從根本上增進國民生產能力，發達全國生產事業，同時更要在消極方面，以最大的努力，盡量節約消費，調劑供求。各位同胞要知道，節約消費，只在我們大家一轉念之間，就可做到，比較增加生產，要容易得多。但是這件事，是對於救國的功效，却與增加生產相等。如此種輕而易舉，切實有效的事，我們怎麽還不努力實現呢？總之，以後我們總要努力節約消費，調劑供求，防止內地與農村資金的耗溢，進一步達到對外貿易輸出入的平衡。

第七，流暢貨運　流暢貨運的基本條件，在交通便利，所以我們要盡量發展全國各處的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的辦法，同時又要在各重要地區，設立主要農產品，如棉麥米絲茶等的公共倉庫和運銷機關，以便屯積和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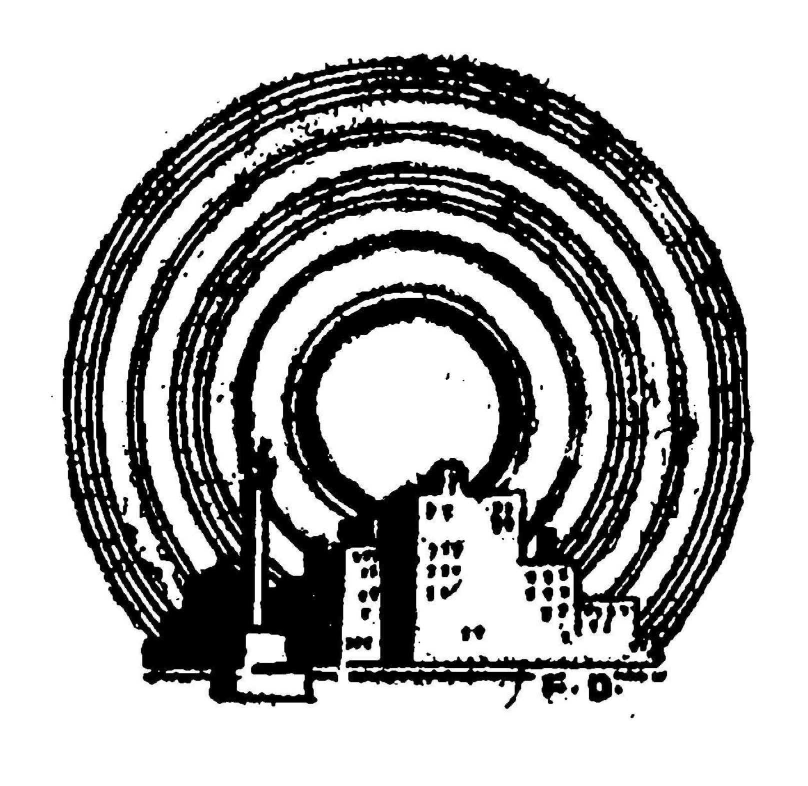
第八，調整金融　金融為經濟的命脈，金融如失其正常狀態，一切營業都要蒙受惡劣的影響，所以調整金融是國民經濟建設基本最緊要的一項事情。講到調整金融的方法，在於鼓勵民間的儲蓄，活潑資金的融通，因應時代環境的要求，由政府執行健全的貨幣政策。全國國民要絕對信任政府，一致擁護實行。

以上八項，就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主要工作。其中有很多，都是很簡明切實輕而易舉的事情。無論那一個人都能做，如果全國國民能夠共同一致，依照這些道理，實實在在

去做，我相信，不僅我們各人自己的生活，可以因此趨於安定，而整個經濟的困難，也可以迅速突破，使國家日趨於富強之域。否則國民經濟無由建設，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大家只有一天天的貧困，甚至多數人民弄得飢寒交迫，生活不能安定。那末，社會國家就只有更加紛亂危險，不能得救了。所以大家要深切認識這種運動，是當前自救救國最緊要的一件工作，從今天起，要一致奮發，努力實行，同時要擁護並督促政府，竭力實做，如此，我們國家就可以由這幾項基本的工作，立即挽救起來。

大家要曉得，我們的聰明才力，和外國人一樣健全，而我們的人口，比那一國都多。他們做五年十年的事情，我們如果同心協力，一年就可以做成功。所以我們不怕國家怎樣貧弱，怎樣危險，只怕自己有了聰明的腦筋和偉大的力量而不肯用，不知道盡量發揮；只怕我們的同胞，仍舊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不明白自己的責任，不盡自己的義務，不守紀律，不能合羣，尤其是對於一切事情，不能實實在在來「做」。不做，當然什麼事也不會成功，能夠做，我想世界上就沒有什麼眞正難的事情。現在國家已經到了這樣危急存亡的地步，我們要能自救救國，惟有我們四萬萬同胞一方面推行新生活運動，使個個人成爲現代的國民，以建設國家精神的基礎。一方面更要羣策羣力，來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使個個人盡到勞動的義務，發揮民族生產的能力，建設國家物質的基礎。如此心物並重，體用兼備的兩種運動，就是實行三民主義最重要的方法，也就是我們全國同胞自救救國最切實的要道。

希望大家從今天起，各發宏願，努力實行，尤其是知識階級的人，特別要負起領導的責任，以身作則，悉力倡導，務使全國國民，循此途徑，共同一致來做自救救國的工作。我們四萬萬同胞，都是一個祖宗，一脈相傳的子孫，都是骨肉之親，應同手足之愛，大家休戚相關，禍福一致，當此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惟有一心一德，自强自立，精誠團結，擁護中央，向救國的總目標努力前進。什麼外患都不怕，什麼危險都可以打破，三民主義一定可以由我們手裏實現，中華民國一定可以挽救，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復興，如此我們個人，才說得上是現代的國民，盡到了我們中華民國國民繼往開來的重大責任，才可以對得起列祖列宗，可以安慰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今天兄弟和我們全國同胞所說的，就是這幾句話，希望各位同胞一致奮勉，積極努力做到。恭祝各位健康成功：再恭祝我們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外論介紹

一 日本注視外蒙問題

Tokio Looks at Urga

P& T Times Dec. 28, 1935

華北問題發生以來，步步加緊。蘇俄及外蒙，在沉默之中，感覺到極端的焦慮。自滿蒙會議破裂，外蒙要人抵莫斯科後．日電迭傳俄蒙之間巳經成立某種協定。近又有貝爾池事件之發生。英文「京津泰晤士報」二十八日對外蒙問題有所論列，玆譯述其要點如次。

華北近日情勢，在在表示重大事情有向北發展的朕兆。對於蒙古危機，恐怕不能抱什麼樂觀。如果蘇俄繼續採取「待機」政策，決定不援助蒙古，在來年中，庫倫也許就要失陷了。若然，沒有疑問，蒙古政府將向西敞退，實行游擊戰爭。但這也不過是一種枝節事件。遲早中國本部是要被捲入大局轉變的漩渦的。這大半要看南京有無决心採取明快政策。顯然的若果事態向北發展或可便利締結暫時的中日協定，在另一方面反對這種政策的人，或則要乘機鼓動，提倡愛國，使中日合作不能產生效果。如果上述合作政策失敗，蘇俄政府，或將被勸誘對防衛蒙古，採取堅決的行動。這種發展，將使蒙古變成一個頭等的嚴重問題，引起了戰事的爆發，與中俄關係的接近。直到現在，南京總想脚踏兩隻船。蘇俄也是一面交涉，一面退讓。不過肆應這種問題並不容易，因爲日人先定了步驟，蘇俄雖不願意，却不能不跟着走。日俄愈接近庫倫，雙方的關係愈要背馳。在未來的歷史暴風雨中，中國如能中立，那眞可算是奇蹟了。

該社論又稱，滿方近日發表蘇俄蒙古的各種挑釁行爲，可以看出事態的動向，東京消息亦傳外相廣田訓令駐俄大使抗議俄力的反日行動，同時滿方方面也發表聲明，說如果蒙古對於貝爾池的衝突不道歉，滿方將認蒙古爲一神秘危險而敵對的鄰人，今後將採取各種步驟以保衛其邊疆。

日本軍部的喜多與關東軍的代表，近會討論中日滿合作防止赤化。東京「都新聞」近日載有一文，謂中日將根據廣田十一月二十三日之三項原則，進行談判。「都新聞」又謂，受蘇俄指使的外蒙，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與世界隔絕，此種情勢頗妨碍遠東和平的維持，逆料中日政府將要求外蒙開放門戶，此事「如遭拒絕，中日將實行軍事同盟來反對蘇俄的赤化外蒙」，今後事態的動向，這篇文章說得很是明白了。（季廉）

二　英政界與國聯政策

Sir Norman Angell 著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4, 1935

英法和議案自被推翻以後，英政府現又擁護國聯的政策了。這次英國外交當局的更迭，和英國的國聯政策具有很大的關係。英國工黨議員，新聞界名人安吉爾氏近在「紐約時報」著有一文，詳叙英國政界對於國聯政策贊否態度的分野，讀此文後，我們對於這次英外長遞嬗的眞相，當能有較眞確的認識吧。

安氏說，現在一般對於英國國聯政策最普通的說數約有兩種：（A）英帝國主義者爲防阻義國截斷不列顛帝國航路的生命線，所以對義有作戰的充分決心；（B）國聯對於義大利行動的一切表示，完全是一篇謊話，英國曾經秘密地向羅索里尼確說，英國對義將不採取任何行動。

據安氏的意見，這種推論是不明事實的。何以言之？現在英國特著的帝國主義派，一切反動的報紙和反對印度自治等事件的政界帝國主義者，以及帝國主義的閣員們，現在全在猛烈反對英政府的國聯政策，他們并且還公然贊助義大利的行動，像他們前此贊助日本侵略滿洲一樣。這些帝國主義派每天警告人民，對義干涉是如何的危險，他們並且主張英國應退出國聯和撤消對義的一切反對。

綜計反對國聯政策的有羅瑟米爾氏Rothermere的報紙十餘家，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地的裴佛布羅克氏 Bearerbrook報紙全部以及「晨郵報」，「觀察報」等等。在帝國主義派反對國聯政策的中堅人物中，則有前任殖民部長艾穆萊 Amery，克羅夫特sir Henry Page Croft，賀斯頓爵夫人Lady Houston和哈丁奇貴族 Lord Hardinge等等。

安氏又講，從另一方面觀察，擁護國聯方面最力的，又有那幾方面？舉要的講來，有自由黨，工黨或共產黨，有愛爾蘭自由邦，尤其是狄凡勒拉本人，有蘇聯和北歐諸小國。我們若查反對和擁護國聯政策雙方的都是什麽人物以後，那末英國的帝國主義者擁護國聯政策之說，便可不攻自破了。

實際上是這樣的，安氏說，英國現在有兩種相反的政治哲學，它的分野已將英國舊日的政黨畛域從橫的方面切斷了。一方面是些傳統的保守派，他們仍然相信舊日的國防方法——他們主張英國處於孤立的地位，多少能成爲全世界的霸主。他們的天性是憎惡國聯的。在另一方面，保守黨中卻有若干少壯分子相信英帝國最可靠的防衛便是和平，欲達此目的，就是給「國聯安上爪牙」。他們感覺倘使發生第二次大戰，英國和他的同盟國無論如何勝利，帝國一定是不免要崩潰的。英國上次在大戰中勝利以後，對外貿易卻減少了一半，投資有大量的消滅，政府放棄了金本位，兩次整個的財政經濟制度遇有傾覆之虞。所以這一派人認戰爭不是安全。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結果，英國格外是要失敗的。

但是上述的理論，老派的保守黨——包括內閣有力的部分在內——卻不明瞭。保守黨中明瞭這種道理的有西錫爾，萊頓，前印督歐文，賀爾，包爾溫以及奧斯登張伯倫等人，但是在保守黨少壯派當中，像艾頓，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 亞丹斯Vyvyan Adams 諸後生新進，卻熱烈地相信，英帝國的國防，惟有一個方法可以使得它安全，那便是用和平的方法去防衛國家。

安氏對於上述兩派勢力的消長，認爲是很可懷疑的。據他的觀察以爲這次保守黨總選獲得很大的勝利以後，預料右翼必將得勢的。由此看來，這次英國輿論的總動員和賀爾的去職，眞是出乎一般的意外了。

在安氏的結論中，還有一點很可注意。他說，現在英國的進步黨派中，如社會黨，急進黨，和自由黨全與英國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分子，站在一條陣線上，而去反對英國的工黨，法國的人民前線 the Front Populaire 以及歐洲其餘的民治國家。倘使這次國聯施行經濟制裁而趨於失敗，尤其

倘使遇見因美國的行動而失敗的場合，那末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和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更將有所藉口了。美國既然決定阻止使用經濟的武器，而使得集合制度失效，那末英國此後惟有返回到孤立之途了。(采)

三　危機中的德國外交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Round Table, December, 1935

在義亞糾紛的過程中，德國和英法不同，始終是置身事外；然而德國態度對於義亞問題以及歐洲局勢的重要正不下於英法。英國「圓桌季刊」著文論現勢下德國的外交，頗可供我們的參考。它說德國對義亞國聯糾紛之所以重要？有兩個理由：一，她可以經奧國瑞士與義交易，而打消國聯的經濟制裁政策；二，歐洲有些國家遲疑着不敢援助國聯以抗義，原因是恐怕一旦給德國一個侵略的機會。德國雖對於義亞爭端表示中立，但「中立」一詞的意義卻是很不確定的，要了解德國中立的意義，必須先認識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觀念。

指導德國政府對目前國際政局的態度的原則有四：一，民族的榮譽是民族的最高的自然權利，正和生命是個人的最高的自然權利一樣；二，個人間的來往是國家合作的好例；因此基於兩三個國家間條約上的和平比集體的行動更為可靠；三，條約的簽字須在平等的立場上，這是和平的唯一堅固的基礎，因此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必須修改；四，戰爭應認為將來的事變，或國家政策的工具。

這樣看來，德國自然是要和義國站在一起，但也不盡然；因為一，德國需要英國和北歐諸國的援助；二，德國因德奧合併問題與義衝突。反之，德國也不願幾個民治國家勝利，因它將加速法西斯國家的崩潰。現在德國正站在歧途中，國內經濟宗教問題的麻煩，使德國政府感覺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和外國發生糾葛。尤其是不要為目前的利益，而和英國衝突。如果德國能和一強固的推翻現狀的國家集團一致行動，自然另當別論，不過目前，這樣的集團國家尚未成立。

上述德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將來總會更趨積極，在這些原則下面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因素，即是種族觀念。將來歐洲的安全與和平將視這觀念的演化如何而定。國社黨人看來，民族國家是種族意識的神聖表現。德人和英國及北歐各國的人民同屬諾地克種，所以他們的聯結是唯一真實而自然的。全世界的日耳曼人應當聯合起來，這是歐洲永久和平的必須條件。

不過現今德國還需要和平，理由有二：一，目前正忙着擴軍，并須處理嚴重的經濟困難；二，即令德國的武力已恢復到相當程度，但獨裁政治的發展還未到為戰爭而戰爭的程度，換句話說，即仍在希望以和平方法實現其國家的野心。但如德國的志願非犧牲他國不能實現時，恐怕她和列強便立在正面衝突的地位了。

同時德國一方面勵行軍國民主義的教育，向兒童們鼓吹戰爭，一方面又積極獎勵生產，目前德國的資源已很難維持現今的人口，若生產率再增，自然須作所謂「合法的向外發展的要求」。總之，德國的外交政策與內政政策。都以戰爭為歸趨，這正是歐洲的危機。

據上文的作者的意見，對付德國的方法只有兩條：一，對她作大大的讓步，二，全不讓步。小小的讓步，不僅無益，反倒有害；因她在物質方面，援助了德國，而國際情勢并沒有變更。全不讓步的辦法很危險，因為德國將以武力奪取她所要求的東西。如果要讓步的話，便須及時，不要徒作德國的野心與武力政策的犧牲。不過對德讓步只限於合法的要求，此外便不能放鬆，否則只能延遲兩方算賬的日期，而維護和平與自由的力量卻削弱了。應付德國武力政策的唯一有力的在東西，是大家忠實擁護的集體的組織。(奉生)

四 奧國政局的暗礁

W. W. Crotch著

Portents in Austria,

The Fortnightly, Dec., 1935

奧國和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兩國一樣，沒有參加國聯對義的經濟制裁，這是很關重要的。奧國此舉和本年十月奧政府的改組有密切的關係。據本文作者說，奧國和他國一樣，對國聯問題的意見，頗不一致。一般國民多主張擁護國聯，贊同英國的態度；但政界則始終懷疑制裁的效力，他們始終不忘自七月以來義國的友誼。有的竟以爲不能再從西方國家或國聯獲得援助，奧國應當把德義兩國結合起來，在中歐造成一個堅固的法西斯國家集團。

要知這種政策能否成功，須知什麼國內國外種種因素，造成十月史泰漢堡所策動的政變。現在奧國政局表面上雖是平靜無事，但是暗中活躍各種互相衝突的勢力卻使奧國國勢日弱，而成爲歐洲和平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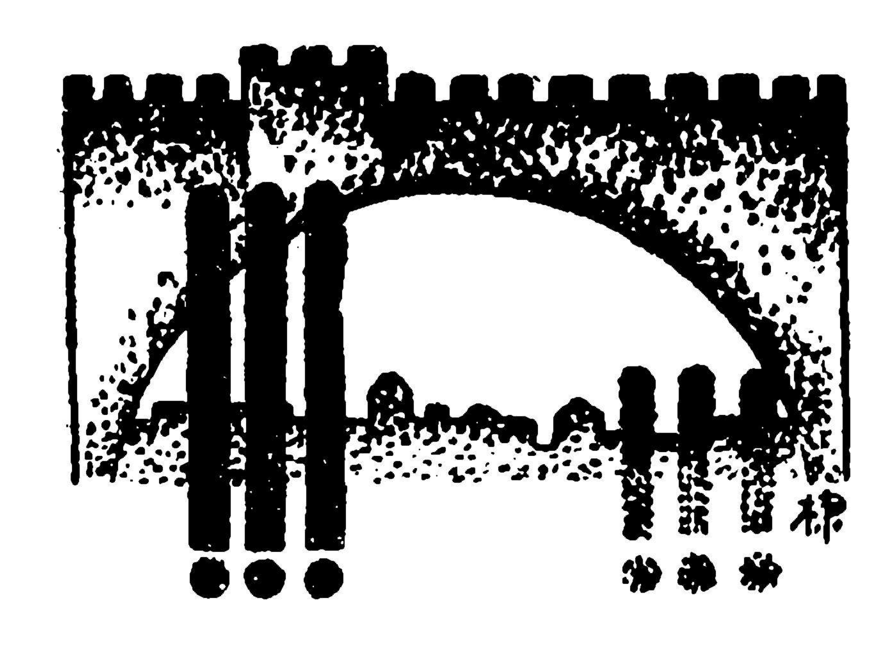
在經濟上，奧國根本不能自立，戰後的奧國藉國聯的援助，未至完全解體。最後則與義國結不解之緣。在政治上，奧國政潮起伏不定；六個月前，奧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反對現政府的，但是他們分裂爲兩派：一是國社黨，二是所謂「赤黨，」後者又分爲極端的共產黨，和好戰的社會主義黨二派。但是最近，這種政治勢力的分野漸漸變了。國社黨因德國的實驗無大成功，和該黨領袖的腐敗與無能，致勢力失墜，因此奧國國社黨已不能引起重大的動亂。反之，因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結合，左派的勢力日漸抬頭。

在十月政變以前，奧政府分四派；一，天主教派，以總理舒士尼格爲領袖；二，法西斯派，以副總理史泰漢堡爲領袖；三，基督教民治主義派，以古沙克(Kunschak)和溫德（Winter）爲領袖；四，國社黨，包括前農民黨，大德意志黨。四派暗鬥甚烈，國社黨，以德國駐奧大使巴本爲外援，陰謀反奧政府，在法西斯陣營裏面，內衞團領袖之一費少佐（Major Fey)更思推倒史泰漢堡，取而代之。（維也納一位律師曾指費氏暗中參與制前總理道爾夫斯的陰謀。）內衞團既內訌日烈，史泰漢堡在內外夾攻之下，不能不取嚴厲的手段，因此有十月政府的改組，一切親德，親國聯和與費氏一系的閣員都去職，換上史氏一系的內衞團團員。因此新閣中只剩下奧國法西斯派與天主教黨二派，但實際上史泰漢堡是獨裁者。

這樣，我們要問：奧國與國聯台柱的英法各國的關係將如何呢？她與德國的關係又如何呢？

史泰漢堡治下的奧國實際上是義國的附庸，所以對於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看義國與英法二國的關係如何而定，對於後一個問題的回答，固然和前一個問題有關，但已有跡象可尋。德國那方面既擴軍不遺餘力，義國又有事東非，無暇他顧；墨索里尼雖宣稱，無論東非戰爭形勢如何，定能守得住布倫納山。但維也納方面卻不敢十分相信。本來義國與英法合作是奧國獨立的最確實的保障，如今這一條保障是不很可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奧政府勢非另尋出路不可。巴本不是向奧國人民宣傳，由維也納作柏林與羅馬的橋梁，造成包括德義，奧，匈，波諸國的中歐集團了嗎？

史泰漢堡十月的政變，顯然是反對德國的陰謀的，但他不能不因國際情勢的推移，而改變其政策。他是否永遠不離開義國，永遠反對中歐的集團的計畫，卻是疑問。總之，今日的奧國不啻歐洲的門戶，這動盪中英奧國政局實關係全歐的安危。（峯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二日止

本週適逢新年，中樞開會慶祝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為近年未有之盛況。林主席蔣院長均發表廣播演辭，勉勵國民。除夕國府明令任李宗仁白崇禧為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此為中央與廣西關係更進一步之先聲。胡漢民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法啓程返國，粵委鄒魯由京回粵後，對中央頗多諒解之辭，足以證明團結運動之成功。際此萬象更新之際，中央與西南合作救國，殊令國民欣慰也。中日問題，自有吉入京謁當局後，日外部已承認我方提議整個談判之原則。我駐日代辦丁紹伋奉令向日外部提議開中日會議，談判中日問題。冀察時局，經宋哲元與日方在津交涉後，已由土肥原回長春請示，結果如何，尚不可知。

際茲新年，各國均休假，國際政局無甚開展。法國拉佛爾內閣之外交政策，亦經國會通過信任，法政局可以穩定。在英法合作局勢之下，歐局當可維持現狀。義亞戰事，義軍在東非已形成進退維谷之勢，徒以飛機擲彈威脅而已。瑞典救護隊竟被義機轟炸，已引起國際上反感，前途殊難樂觀也。

國內

慶祝民國成立紀念

民國二十五年元旦，全國各地均開會慶祝，尤以首都為最盛，林主席廣播演說，精誠團結共同努力，犧牲個人貢獻國家，蔣院長廣播演說謂今年為最困難時期，（辭長另載專篇。）茲將各情記述如下。

首都新年之新氣象

除夕大雪，元旦首都成銀世界，全城黨國旗飄揚，乃成美麗之點綴，晨間在京中委由蔣領導衝寒謁陵及開民國成立紀念會，各機關分別舉行團拜高級員司並參加國府慶祝禮與勵志社蔣之茶會，午前倍形忙碌，娛樂場所因各機關學校放假關係，場場客滿，夫子廟遊人如織，不以雨雪而受影響，買車至郊外賞雪者亦復不少，城內間聞爆竹聲，惟不如歷年情景，二日晨放晴，市廛間更形熱鬧。

▲陵前紀念會　中央黨部元旦晨九時在總理陵墓前舉行民國成立紀念，暨恭謁陵墓典禮，計到蔣副主席等八十餘人，中央黨部總幹事以上人員約二百人，軍校教導總隊，及中央政校學生全體數千人，總計參加人員總數當在六千人以上，全體到達陵前後，均照預定地點列隊肅立，九時正奏樂行禮，由蔣副主席領導行禮，並獻中執監會花圈，行禮後全體中央委員，由蔣率領魚貫步入墓內，恭謁總理遺容，俟全體復位後，蔣副主席即席報告，略謂，「二十五年前今日，是總理努力革命將滿清顛覆，解救中

華民族，擔負建立民國，在首都就任大總統的日子，這種歷史何等光榮偉大，吾人今日在此地總理陵前舉行這樣光榮的紀念，何等榮幸，須知今爲我中華民族最光榮之紀念，亦爲中國國民黨最光榮之紀念日，希望全國同志，全國同胞，共同努力，保留此偉大之光榮，最後敬賀全體同志，全體將士，新年康健，並祝各位所具志願成功」，蔣報告歷三十餘分鐘始詞畢。

▲**國府慶祝會**　國府元旦晨十時舉行慶祝民國成立紀念典禮，到蔣中正等及各院部會文官簡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共約八百餘人，由林森主席，領導行禮，並即席致詞，略謂各位，今天是二十五年元旦，亦即是二十五年前總理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開國之日，吾人回想二十五年前總理由艱難困苦之中成立政府，及留給吾人的各項遺教，迄今還有許多工作吾人尚未完全做到，實覺慚愧，古人謂除舊布新，舊的工作雖已過去，還應加以檢查，新的工作自更應努力前進，今年吾人的責任，實較去年更爲重大，因去年五全大會已議決民國二十五年以內要召開國民大會，一中全會又議決今年五月五日宣布憲法草案，十一月十二日國民大會就要開幕，此種大事非舉國上下齊心籌備加倍努力不可，所以較去年工作須愈加緊張，關於憲法草案原文已經立法院長時間的討論，全國許多專家亦有意見貢獻，中政會議並曾討論多次，現又特設一委員會研究其事，但草案內容尙有兩要點，（一）國民對於國家應盡之義務如何，及應享之權利如何，（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權應如何規定，方臻妥善，還希望全國各界多多貢獻意見，中央在研究時定必誠意接受，時間距今雖尙有數月，但宣布憲草前之各項準備已不容緩，至召集國民大會手續更繁，因我國幅員廣大，人口衆多，各省情形不甚相同，要一律將選舉依法辦竣，尤非人民與政府協力合作不可，此爲本席今日最大的希望，以上幾件大事，吾人均應使其按期完成，俾憲政早日實施，人民對於國家盡應盡之義務，並得充分享有國家給予之權利，今天是二十五年開始的一天，須大家一致努力云，繼即舉行團拜，先由全體文武官員齊向主席行三鞠躬禮，主席答禮如儀，次文武各官亦互向行一鞠躬禮後而散。

國府授予有功勳章

國府一日令，馮玉祥給予一等雲麾勳章，蔣中正，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閻錫山，李宗仁，各給予一等雲麾勳章，陳濟棠給予一等雲麾勳章，錢大鈞，陳紹寬，劉峙，何成濬，朱紹良，劉湘，楊虎城，徐源泉，白崇禧，龍雲，韓復榘，宋哲元，于學忠，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各給予二等雲麾勳章，顧祝同，蔣鼎文，陳調元，陳誠，各給予二等雲麾勳章，楊永泰給予二等雲麾勳章，賀國光給予二等雲麾勳章，余漢謀，陳繼承，譚道源，劉建緒，毛秉文，陳季良，各給予三等雲麾勳章，上官雲相，梁冠英，龐炳勳，萬福麟，王以哲，王樹常，秦德純，胡宗南，楊杰，熊斌，曹浩森，周亞衛，張華輔，吳忠信，鮑文樾，劉光，各給予三等雲麾勳章，董英斌，何柱國，周福成，宋肯堂，白鳳翔，張城德，王和華，周玳，趙承綬，各給予四等雲麾勳章，張治中，羅霖，各給予四等雲麾勳章，陳布雷，毛慶祥，各給予四等雲麾勳章，陳恩普，鄒愼齋，各給予五等雲麾勳章，王志文，汪日章，黃炳陽，林春華，蕭乃華，各給予六等雲麾勳章，熊式輝晉給一等寶鼎勳章，何鍵晉給一等寶鼎勳章，衛立煌，羅卓英，劉和鼎，李韞珩，阮肇昌，郭思演，各晉給二等寶鼎勳章，林蔚，趙啓騄，韓德勤，各晉給二等寶鼎勳章，殷祖繩，晏道剛，各給予三等寶鼎勳章，周渾元，湯恩伯，陶峙岳，李延年，李默庵，萬耀煌，楊森，宋天才，樊崧甫，李玉堂，唐淮源，霍揆彰，王敬玖，劉培緒，張華棠，各晉給三等寶鼎勳章，孫連仲，薛岳，吳奇偉，各給予三等寶鼎勳章，鄭海國，張有谷，王壽廷，各給予四等寶鼎勳章，張鈁，劉興，郭汝棟，周岩，邢震南，王東原，朱耀華，馮安邦，劉紹先，臧民權，陶廣，謝溥福，黃維，梁立柱，黃學鄂，王懋德，池峰城，馮興賢，宋希濂，鄒洪，臧嗣夏，柏天民，成光耀，韓漢英，張光中，陳琪，容景芳，劉戡，孫元良，歐震，梁華盛，唐雲山，李樹森，蕭致平，王仲廉，孔令恂，夏楚中，傅仲芳，史宏烈，周志羣，鄧子琛，惠濟，胡達，李宗鑑，張鑾基，李定五，黃漢勳，劉膺古，溫應星，康澤，李文彬，各給予四等寶鼎勳章，晏勳甫，劉璘，劉體乾，宣鐵吾，賀衷寒，袁守謙，蔡勁軍，林湘，劉倚仁，石仲，王良忠，吳再周，郭懺，郭寄嶠，各給予四等寶鼎勳章，鄧文儀，周永年，各給予五等寶鼎勳章，邢鏞非晉給五等寶鼎勳章，甘介，張彥明，華振麟，斯立，石祖德，賴偉英，各給予五等寶鼎勳章，王勵，楊亞峰，各

給予六等寶鼎勳章，項懷遠，陳德琛，林臥薪，袁廣陛，各給予六等寶鼎勳章，

新年政局

自新中樞組織成立後，蔣出任艱鉅，負軍政全責，自胡漢民當選中常會主席，鄒魯入京後，中央與西南關係，更顯密切，胡漢民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法國首途，二十九日由義國布林狄西乘輪返國，預計本月十九日可抵香港，粵委鄒魯等已於二十八日由京到粵，據其在香港發表書面談話，縷述救亡大策，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在五代會已得相當結果，蔣任行政院長，負起救國重責，實爲最佳表現云云，



新膺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之
李宗仁（右）　白崇禧（左）

至廣西方面，自去年中央軍入黔後，關於中央與桂省間，曾發生謠言，黔主席吳忠信氏前奉命來京，近將取道廣西回任，俾與桂當局李宗仁白崇禧接洽一切，除夕國府明令發表，特任李宗仁白崇禧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此即中央與桂省關係，更進一步之表現也。

中日問題將以會議決之

中日問題，自有吉去職入京晉謁蔣院長及張外長後，我方意見，當由有吉電該國政府請示，同時當局電駐日大使館參事官丁紹伋往訪重光提議願即舉行中日會議，據東京二十八日電通社云，

駐日中國大使館參事丁紹伋氏，於昨日奉國民政府訓令，往訪外務次官重光，作如下之提議，「蔣委員長於親任行政院長並命張羣氏任外交部長後，即就中日關係之打開，臨之以一大決心，現華方以鑒於最近中日關係，故爲圖於此際就中日間諸問題行整個的討論計，願即舉行中日會議，推中日問題分爲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等，內容異常複雜，是以望在必要時另派專家，組織分科委員會，以作爲交涉進行上之一助，日方若表贊同，當即着手進行此項準備一，重光對上項提議，當即作好意的回答如次，「華方若能竭誠取締排日，而抱有解決諸問題之決意，則日方願即容納華方提議，」雙方復懇談一切後，此項會見即於下午二時告終，丁代辦擬將會見內容報告本國政府後，更就舉行會後之具體問題，與日外務省當局進行交涉，其會議時期大體似將定爲明年春初，由駐華大使有吉與國府外長張羣在南京舉行，又電，華方所提議召開之中日關係打開會議，似將於明春在南京舉行，在該會議中，日方將以對華三原則爲基礎，而要求澈底取締排日運動，此外將於協議華北防共與經濟開發之具體策後，出於締結相當協定之方針，關於修訂商約，減低關稅，航空聯絡，幣制改革等問題，亦將從事協議，設雙方意見能趨於一致，則將設置分科委員會，以便成立具體的協定，外相廣田已決意依華方誠意何如，即使不威脅不侵略原則明文化，並不辭對幣制改革予以援助，

日本軍部方面意見，據東京三十日電通社電，陸軍中央部方面，對二十八日駐日丁代辦氏向重光外務次官提議設置中日國交調整會議之舉，持冷笑的態度，在斯種狀態下，軍部對華態度似將愈益硬化，而將首向華方要求澈底取締排日，

我方自對日提出作整個之談判後，日外務省方面已原則贊同，此項談話不久將在京進行，我方代表爲張外長，日方則爲駐華大使，談話係交換意見性質，尙無即採用會議形式之必要，聞有吉新年後可晉京訪張商談，惟確期未定，有田調任駐華大使，明春二三月間可發表，外傳俟有田到任再開始接洽說，據關係方面稱不確，蓋我交涉對象爲日使有田到後自可繼續進行也，

有吉之新年所感

日本有吉大使撰「新年所感」一文，於元旦登中外各報，其要點如次，（一）中日關係，因兩國官民之努力，漸有復於常軌之傾向，此殊可喜，然自「滿洲國」獨立以來，兩國關係，比諸從前政治的經濟的乃至社會的，益加複雜，故今後兩國間道欲樹立明朗之和平關係，兩國官民須更加努力，（二）至于中日關係之調整方法，雖有種種之工作手段，然其着手之先，其根本問題，須兩國官民眞正認識兩國相扶相助，始能增進兩國福祉，始能維持東亞和平之依存關係，若不由此項認識出發，無論若何之調整方法，

結果不過敷衍一時而已，(三)去冬國府改組，蔣介石氏出當政治外交責任之衝，其他各部長大都爲理解日本之人，是彼中國方面重視對日，(四)同時日本亦須覺悟帝國在遠東之安定勢力之責任，一面誘導中國方面，對其有誠意之國策與以援助而善處目前中日關係之重大轉換期云。

察北冀東問題如何解決

冀察局勢，自政委會成立後，即着手解決察北冀東問題，宋哲元上週來津與日方接洽，結果由土肥原於二十六日由津飛長春向關東軍當局請示，宋哲元於三十日由津回平，據蕭振瀛談，察北冀東等問題，均在進行交涉之中，大體上可抱樂觀，冀東問題不致因當事者改稱政府而增加困難，土肥原飛長春後，再來與否，尚無消息，在津曾與日司令官多田氏晤談數次，渠派參謀長永見氏奔走，解決冀東之事，並察北僞軍李守信部仍與我保安隊對峙中，對方提議將察北六縣讓由蒙古保安隊駐防，並有更易地方官要求，此舉牽涉我國內政，所謂蒙古保安隊，係察哈爾十二旗羣所有者，原駐察境極北蒙古牧地，歸察哈爾旗羣保安長官卓特巴札布統率，人數不過數百，今竟要求駐紮察北六縣，該旗羣向隸察省府管轄，與一般盟下之旗有別，前曾向中央要求改盟，未經准許，讓防問題，全屬察省府內政範圍，對方曾表示由此間派員到出事地點就近解決，尚未派出，云云，

又政整會之經濟外交兩特種委員會，委員已分別聘定，計經濟委員會委員鈕傳善，張振鷺，寧恩承，王紹賢，林世則，蕭振瀛，曾養甫，過之翰，楊天壽，黃玉，冷家驥等十一人，外交委員會委員，計陳覺生，陳中孚，雷保康，周龍光，錢稻孫，王翩偉，熊少豪，王之相等八人，兩委員會刻正積極草擬組織章程，並積極籌備一切，新年後均可成立云，

學生請願告一段落

各地學生請願潮發生以來，平津省市立各校提前放假，上海赴京學生自行開車行抵無錫站以西之皇橋後，經當局勸導。始返滬。京滬客車至二十七日始全恢復，而焦作開封等地學生又在津浦線徐州南之三堡站臥軌索車，致津浦隴海兩路受阻，經蔣院長電慰勸勉後，始返校，學生請願潮可告一段落，各地學校正選派代表，應蔣召於本月十五日在京會見，北平各大學亦決定四日復課，茲將各情記後，

北平各大學即復課

北平之北京，北平，師範，清華，燕京，東北等大學復課與放假問題，經各校當局依照教部電令，並斟酌學生方面意見，決定一致佈告學生於四日起一律復課，各校大體上皆採取一致行動，茲錄北大佈告原文如下，查本校學生近因時局問題，請願遊行，輟課多日，迭經本校與北平，清華，師範，東北，燕京各大學校長勸告復課在案，諸生之愛國熱忱，既已充分表現，其他救國事業，亦非輟學所能見效，如再荒廢學業，殊違國家作育人才之意，況政府現已明令，仰各校學生推舉代表進京陳述，是諸生如有意見，亦已無慮隔閡，爲此佈告，自二十五年一月四日起，應一律照常上課，至十八日止，二十日起放寒假十四天，二月三日，開學註冊，十二日註冊截止，十三日起上課，本學期考期，俟開學後再定期舉行，此佈，

一月一日

又傳南京學術界及馬相伯先生等聞北平各大學有南遷之議，特電平表示反對，但各校當局迄昨晚止，並未接得是項電報，五校長以事出離奇，特電馬否認，原電云，上海探投馬相伯先生尊鑒，讀報見尊電奉悉，辱承關注，勿任感佩，學校南遷，平中並未奉有部令，此間亦無此準備，特電奉復，蔣夢麟，徐誦明，梅貽琦，李蒸，王卓然叩冬，

上海赴京學生返滬

上海赴京請願學生自行開車行抵無錫站以西之皇橋後，經當局剴切勸導，請願列車於二十七日晨乃開回，距此時錫站另派機車往迎，中途相遇，致兩車微撞，學生輕傷五十餘人，一部入無錫醫院，一部即返滬，列車抵錫後，下車至錫中南戲院，一部仍主步行入京，經推代表與教部馬代表接洽，商定兩辦法，學生可推代表入京，其餘回校上課，否則由政府委派大員向學生答覆要求各點，代表回中南報告，全體允回滬，下午三時列車於雪下東開，五時一刻到南翔，市府已派汽車多輛迎候，即分送各學生回校，學生以連日眠食不足，形態萎頓女生尤甚，京滬間客車，遂於二十七日晨照常開行，

焦汴臥軌學生回校

開封各校學生因欲赴京請願，至車站索車不得，乃在站支帳炊食，致隴海路停開，又焦作工學院學生百四十餘人，二十六日晨四時由汴抵徐，要求登車南下未遂，步行至三十里三堡站臥軌索車，經津浦徐張兩段長勸阻無效，致三等五次二等一次等車停徐，隴海西上快車開蘭封，東下車抵鄭，兩路交通同阻，二十七日晨津浦司令黃杰專車赴堡，教部秘書周淦由京趕到勸導，該團於十時返徐，無意外舉動，暫住司令部，要求中央復電後即返，蔣院長二十八日晚電黃師長，轉焦作工學院學生稱，諸君請願各點，均已聆悉，愛國熱誠，曷勝佩慰，政府前已電令各校，推定代表來京談話，並宣示外交方針，以期同人努力，共赴國難，即盼遵照前令，屆時推定代表來京，萬勿跋涉道途，荒廢學業，使國家個人皆蒙損失，此電到時，務須即日安心返校，以副厚望，至深系盼，學生讀後即復電謝，該團于二十九日午後乘隴海車返新鄉，蔣院長又電汴學生稱，諸君滯留車站已歷晝夜，愛國情深，甚為感動，茲派徐科長謝督學前來慰問，望迅即返校，國事誠極嚴重，然中央必負責匡救，以慰國人，學生接電後，決在車站靜候徐謝來汴答覆，並將路軌讓出允通車，二十九日下午八時上下車均恢復矣。

國外

各國慶祝新年

本週為舉世畏懼之一九三六年之開始，各國均照例慶祝新年，日本首相岡田發表告民衆書，指陳危機，德國元首希忒拉告將士書對軍備自由，表示滿意，蘇俄為革命以來第一次慶祝新年，茲分述如次，

日本

首相岡田於新年告日本民衆書中指陳，日本數年來國家生活各方面均遭遇空前之危機，其原因殆非人力所能控制，惟上述試驗雖甚艱巨，必須以全國一致之力量，將其克服，氏又述及去春溥儀赴日事，謂其目的在團結日滿關係，俾令處於不能動搖之地位，氏更強調聲稱，經日本合作之助力，滿洲內部之整理，已獲得健全發展，氏更指陳，日本國家之艱難的試驗，現時尚未超過，例如倫敦海軍會議以及其他國內問題數種，包括未來的總選舉在內，氏表示深信必能獲得方法，使日本之議會政治獲有良好結果，氏又向日本人民呼籲，須遵循智理，正義與平和之領導，一致竭盡其職責，俾能有利於國家之繁榮與幸福云。

德國

希忒拉發表元旦告陸軍將士書云，德國業已恢復軍備自由權利，重儕於強國之列，茲特向全體將士暨改組陸軍在事出力者表示感激，並為一九三六年提出口號曰，為和平榮譽與民族力量，向前邁進，國防部長伯倫堡亦發表文告，稱新年已在強制兵役制之下開始，海軍總司令賴德提督告海軍將士書，則謂軍備自由權利恢復後，德國海軍因而担負偉大之新責任云。又告國民書，由宣傳部長高貝爾代為廣播，其言曰，本年目標乃在保持紀律，維護歐洲文化，以與人類之敵即布爾塞維克主義相抗爭，布爾塞維克主義志在掀起革命與流血慘劇，以危害世界秩序，並挑動各民族，使之互相敵對，過去如是，今後亦必如是，元首嗣又提及重整軍備之舉，謂去歲乃德國恢復自由之年，我國陸軍復興之後，其力量愈見增加，則吾人所担負之責任，亦因而愈益重大，邇者外國方面紛歧迭出，以之與我國清明穩定之政治相比較，孰優孰劣，自不可言而喻云。

蘇俄

自革命以還，莫斯科於元旦第一次舉行正式新年慶祝，學校。工廠·旅社·劇場，均彼此競賽慶祝，以表示史丹林最近所發生活轉佳宣言之實在情況，有數千人民集於市上，購買耶誕樹，此為往日所嚴禁者，莫斯科中央公園舉行跑冰大會，佐以軍樂，參加者在二萬五千人以上云。蘇俄政府發表對外貿易之重要新條例，若干種物品，如牛乳產品·果·魚·烟草·橡皮·製造品·衣服棉花之類，限制或禁止，鑒人民日增之需求，蘇俄政府增多銅器煤斤，及其他工業貨品之出口，以彌補上述各物所減之數量云。

美國

紐約元旦慶祝新年之熱鬧，為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新年後所未有，市長拉迦狄亞取銷鬧聲禁令，故有數千人攜帶喇叭警笛等樂器，集於泰姆士廣場奏樂鳴吹，當時東高廈之嶺，以電燈綴成之一九三六四大字，大放光明，酒食肆營業之盛，為多年來所未有云。

法政局與歐陸局勢

自英法對義亞和解方案停頓後，英外相賀爾因此去職，法總理拉佛爾地位亦在飄搖之中，國際視線咸集中於法國會之辯論結果，本週法衆院開會，討論外交政策，拉佛爾以三零四對二六一票得佔勝利，法內閣遂告穩定，法英關係，當仍密切如前，法並允以海陸空軍援英，至英義關係，無新發展，因本週時值新年假期，各國無外交活動也，茲分記如左，

法政府得國會信任

法下院於二十七日午後三時討論政府外交政策，首由總理兼外長拉佛爾發表長篇演說，說明英國前外相賀爾去職後之國際局勢並爲政府外交政策辯護，略謂法國早已允許英國，如義國因實施制裁而攻擊英國，則法國願在海陸空三方面爲英國後援，以禦義國之侵犯云，拉佛爾言及外相賀爾所擬之和平方案，謂亞國對于辦法，認爲犧牲過鉅，頗爲惶駭，而義國則猶未有願就範圍之表示，如吾人所期望者，且有某種言論（此殆指義相墨索里尼所發無論他國如何努力擬破壞義國計畫，義國必在東非伸其願望之言論），更使吾人工作困難，法國踐行其對于國聯之義務，從未失信，凡法國爲國聯會員國所應爲之任何計畫，無論如何艱難，法國對之從未退縮，渠認英法間之合作，爲歐洲安全之必要保證，渠不願稍有作爲，以挫弱此合作，英國他日在被義攻擊時所需之援助，法國已允許之矣，渠謀取東非戰爭之和平解決，不遺餘力，渠與賀爾曾研究對義實行煤油制裁之提議，當時吾人皆深覺其危險，渠絕不欲責備英國在最後時機拒絕巴黎共擬之方案，此案實渠發起，其目的在結束戰爭，今後無論如何，渠仍將賡續爲和平工作云，拉氏發言時，衆院空氣頗爲緊張，社會黨領袖李昂伯倫繼起發言，對拉氏痛加抨擊，右翼議員則從中阻撓，社會黨議員憤極，竟起立而對阻撓者揮拳，會議乃暫停，李昂伯倫稍事休息，再行發言，謂各國如皆堅決爲國聯後盾，則決無戰事危險，乃拉氏故造戰禍將作之空氣，故應要求拉氏辭職云，左翼議員聞之大鼓掌，中央黨議員，雷諾稱讚英國，而詆斥拉氏政策，謂義國乃侵略國，而英國則爲國聯盟約之擁護者，法國於此二者，何去何從，必擇其一云，自極左翼至右翼中央之議員，佔全院三分之二，聞此警句，無不歡呼，



又得國會信任之法總理拉佛爾

二十八日晚續開會，政府在衆院獲二重勝利，衆院辯論外交兩日後，反對黨提出不信任動議，經二十票之多數否決，嗣擁護政府黨提出信任案，經三零四對二六一票通過，投票前總理拉佛爾曾發演說，切言法國之政策，仍以國聯爲基礎，法英之關係，仍密切如前，拉氏並重行聲明，渠信法英之合作，不特爲法國之安全，且爲歐洲之和平所必要者，反對黨提出之不信任政府動議，深以政府未以忠守自一九一九年以還法國一貫的政策之更明白的印象昭示世界爲憾，該動議經二九六對二七六票否決，嗣中央黨夏滿德爾提出信任政府案，謂政府必可一方面尊重國聯盟約，一方面謀取和平，當午後四時十分，拉佛爾起立發言結束辯論時，院中空氣殊形緊張，拉氏謂渠自始抱答復一切責難宣佈一切事宜之志，渠一舉一動，仍遵守國聯盟約，以盡法國對國聯之義務，渠前嘗於日內瓦發表宣言，法國今仍竭力擁護國聯，法國之政策，仍以國聯爲基礎，法國主張與各民族作公開之合作，渠之天良，殊爲坦白，渠並未危及法國與英國之關係，他日對義油禁實施時，渠擬商諸衆院，當義亞戰爭發作之前，渠早從事調解工作，九月十日渠與英前外相賀爾及英不管部國聯事務大臣艾頓開始談話，當時吾人皆以調解之第一部助力已告失敗，乃協商如何能繼續吾人的努力之辦法，渠與英當軸始終密切合作，吾人曾商妥繼對義之制裁，並商決不實施足以引起海軍封鎖或封閉蘇彝士運河行動之制裁，拉氏繼詳述其試取調和基礎之努力，謂渠承認所與賀爾草定之和平方案，已在英下院與國聯中遭遇失敗，但渠決不因此灰心，至油禁問題英下院不了解法國對國聯之忠貞，煤油制裁須獲美政府之贊助，始能收效而美政府之贊助，須經明年一月十五日後召集之國會通過而後可，拉氏末乃述及英國所詢及關於互助之技術上的詳則事件，或謂余以法國之保證予英，未甚確切，余今以個人而非以法國接受此侮辱云，當拉佛爾發表結束辯論前，急進左黨中央共和黨會爲應否擁護政府事，召集會議，中央共和黨領袖勒萬因有人訾議其星期五所發之演說，曾向本黨辭職，但經拒絕接受，

此次法下院除討論外交政策外，以募兵議案及預算案之通過爲最重要

，二十六日討論募兵議案，陸長法勒利極言德國陸軍之實力日增，其陸軍已達八十萬人，而法國僅可用四十萬人以抵禦之，法國今亟宜將軍役期限由一年增至兩年，俾法國徵兵人數，可藉以倍增，陸長詞畢，即以募兵議案付表決，經多數通過，二十八日下院討論後通過一九三六年度預算案後即休會，

上院二十八日晚徹夜辯論預算案，二十九日晨一時，以二百六十八票對十七票通過一九三六年預算初讀，收入定爲四百零四萬三千萬佛郎，支出定爲四百零三萬八千萬佛郎，

英法否認談判軍縮

本週國際間雖無新發展，然暗中外交活動，傳說甚盛，如關於軍縮問題，謂英法正進行談判，以便會同德國商訂軍縮協定，英外部發言人於三十一日否認此訊，並謂關於軍縮問題之談判，在過去並無效果，英政府並無再度進行之意云，法外部亦同時否認此說，並謂拉佛爾總理目前在衆院談及法德兩國關係，經外國方面加以解釋，以爲法國即將與德國進行談判，未免言之過早，至外國方面所謂英法兩國政府業已商訂對於德國決不單獨有所接洽，亦係誤解之詞，當時拉佛爾僅云，法國決不與德國單獨成立協定，至拉佛爾前在巴黎與英國前外相賀爾所考慮者，乃法國若就集體安全範圍而與德國相提携之舉，對歐洲和平能有何項效果是也，云云，

英法均正式否認此說，而德國則由與元首密切接談之某發言人發表聲明，謂德國現不欲贊同軍縮限制天空公約或任何區域協定，如一九三五年二月間法英備忘錄所舉者，並謂法俄兩國成立之協定，已造成德國之新局勢，而蘇俄與捷克締結之軍事協定，規定以捷克之空軍根據地供俄空軍需用，尤可注意云。

英埃協定將予討論

自去年十一月九日英外相賀爾在倫敦市長宴席上演說，謂英國會勸埃及政府勿恢復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三〇年憲法，傳到埃及後，埃及民衆大憤，發生反英運動，埃內閣被迫決議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但反英運動，迄未停止，而英埃協定又復重提，埃及國民黨領袖那哈斯曾致書英政府駐埃高級委員藍浦森，表示願意接受一九三〇年之英埃協定，藍氏於十二月三十日與埃及總理尼西姆會商此事，據謂關於英埃兩國今後相互關係，自當由兩國舉行會議，加以討論，英政府目前並無無限期展延討論之意，惟鑒於義亞爭端發生之後，國際時局緊張，而英外部主持人員最近又經更動，故欲立即研究英埃問題，自屬不可能，一俟環境許可，即當就此問題加以討論云。

同時哈斯那得英政府之復文，旋即召集國民陣線代表，在私邸會議，研究英國復牒，該項復牒內容雖尚未披露，惟恐對埃及人民之願望，尚表同情，並聞英方雖視現在情勢不利於開始談判，但消息靈通方面，仍以爲雙方代表舉行初步談話不無可能云，預料英政府復文對輿論及學界方面當引起深刻之影響也，按英埃協定之要旨爲(一)埃及獨立並加入國聯，(二)埃及境內外僑之生命財產，概歸埃及政府保護，(三)英國駐軍撤至蘇彝士運河地帶，(四)英埃二國締結條約，由英國負責保護埃及云，

義亞戰事情報一束

義亞戰爭，自爆發以來，義軍初佔勝利，深入亞國腹地，其氣勢甚勇，不意因天時地利之故，衆以國聯對義決行制裁，義軍近月來士氣漸衰，據巴黎二十六日海洋社電稱，此間法文雜誌突擊週刊發表一驚人之手札，係義大利王儲恩貝爾托致其內兄比利時國王理阿博者，其內容可暴露義大利現在亞比西尼亞之軍事地位，確至極危險之境地，該手札對於已夭折之拉佛爾與賀爾共同和解案，實有決定作用，義王儲稱煤油制裁如付實行，則吾國在亞比西尼亞之軍隊，罄其所有原料，亦僅能支撐兩星期，以後一切戰區內之軍事運輸，將全告停止矣，彼時吾人將無法作戰，勢必全軍敗北，吾國大部軍隊之命運，有如千鈞一髮，且給養與軍械之缺乏，致使軍隊無從進行任何準備，假使煤油制裁再付實施，則吾人立受兩大威脅，第一吾人不得不立即放棄已佔領之地域，以保全吾人在地中海沿岸固有之領土，縱令此種防禦幸告成功，義大利法西斯制度之末日，得即來臨，而最嚴重之國內糾紛，亦將勃起矣，第二敗北之義軍，勢將大批逃入英法屬地，屆時燒殺擄掠，自所難免，尤不堪者，恐即引起歐洲大戰，夫歐洲列強連同英國在內，果欲見此戰爭之爆發乎，比王得接此函後，大受感動，乃與比總理萬齊蘭略事商磋後，即於十二月初旬匆匆赴英，佯稱施行外科手術，移去前此在瑞士乘車失事受傷之疤痕，實則即與英國商討調解義亞紛爭之事，英王喬治亦甚以義亞前途爲慮，乃商諸前外相賀爾，望與法總理拉

佛爾進行和解，迨艾頓知悉義王協此與之秘密後，大爲不滿，故即呈遞辭呈，旋經喬治國王親自挽勸，始打銷辭意云。

本週戰訊，義軍在奧加丹前線甚活躍，義政府並特續派軍隊三師開非，按義軍在非洲者已有正式軍隊五師，土著兵兩師，黑衫軍六師團，總計軍額不下三十萬人，二十九日亞軍已克復丹平區之阿狄阿比亞區，共奪獲坦克車二十輛，機關槍四五十枝，亞軍正分三路包圍瑪加爾城，義機十架轟炸奧加丹前線多羅地方之瑞典紅十字會臨時醫院，亞皇已向國聯提出嚴重抗議，瑞典全國聞訊，群情已極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二日止

廿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優卹唐有壬。

▲胡漢民由法啟程回國。

▲立法院會議議決印花稅率表重付審查。

▲劉湘由邛返成都。

▲土肥原由津飛瀋乘車到長春，關東軍幕僚開會，談華北時局。

▲法衆院辯論外交案，拉佛爾演說法允助英。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國府委員會議補正官方案交五院。

▲駐日代辦丁紹伋訪重光，提議舉行中日會議。

▲蔣飭汴徐請願學生勸勉返校。

▲教部通令各校酌量變更寒假期。

▲顧祝同由蓉到京謁蔣。

▲唐有壬遺骸大殮。

▲廣州法幣發行準備保管會成立。

▲鄒魯等到廣州。

▲法衆院投票信任政府。

▲美海長史旺森宣稱擬在舊金山海灣內設海空軍根據地。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馮玉祥訪程潛談要公。

▲楊永泰由京赴漢履鄂主席任。

▲日軍部宣傳班長根本博在粵訪蕭佛成。

▲焦作開封學生返校，隴海路交通恢復。

▲法預算案通過下院。

▲莫斯科傳日德軍事協定。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一

▲參謀總長程潛宣誓就職。

▲國府准中央銀行召集商股四千萬。

▲宋哲元由津返平。

▲鐵部任張維藩爲平綏路局長。

▲暹羅內長舜安勃朗迪曼努達姆到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國府命令李宗仁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副司令。

▲行政院會議，(一)任李宗仁白崇禧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二)任李培基等爲豫省府委員，(三)開封設市直隸行政院。

▲財部發表二十四年度關稅收入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元零三分。

▲司法院開常會，改定土地登記法規。

▲中中交三行買賣外匯重定詳細辦法。

▲李石曾離滬赴美。

▲英法外部否認談判軍縮問題。

二十五年元旦　星期三

▲國府命令蔣中正馮玉祥何應欽閻錫山李宗仁陳濟棠等一等雲麾勳章，白崇禧等二等雲麾勳章，賀國光等三等雲麾勳章，陳布雷等四等雲麾勳章。

▲中華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中央委員在陵園開紀念會，國府開慶祝會，各地舉行紀念會。

▲林主席發表廣播演詞，題爲「民國二十五年政府與人民應盡之責任」，蔣院長廣播演辭「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

▲牯嶺英租界舉行交還接收典禮。

▲劉峙就豫綏靖主任，商震就省府主席職。

▲楊永泰就湖北省主席職。

▲宋哲元在北平閱軍，發表告四省市軍政長官書。

▲亞皇向國聯抗議義機轟炸瑞典紅十字會服務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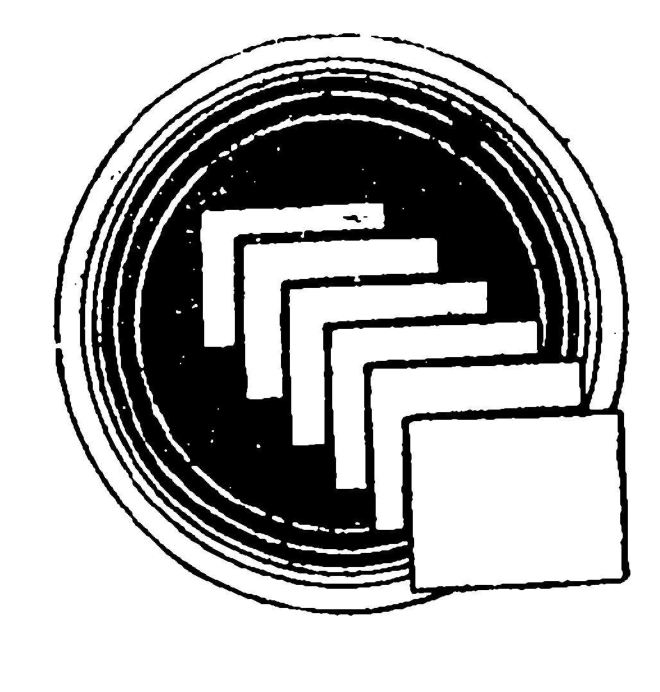
▲北寧路平津快車實行加快，計費時二小時〇八分。

一月二日　星期四

▲鐵道部長張嘉璈二日深夜過津赴平。

▲北平各大學通告四日復課。

▲蔣夢麟等電滬馬相伯否認各校準備南遷。



論評選輯

北方時局

北方時局之現階段，一方為收塘沽協定及今夏河北事件交涉之結果，一方為遭遇新的重大困難之開端。近時冀東察北之新形勢即其初步表現，所傳關於內蒙之謠，亦其一例。故此乃國家整個的問題，絕不容以地方問題目之者也。

就國民對政府之地位而言，惟願簡單詢問；畢竟對此關係國本之華北問題，對此形勢瞭然之重大的推演，果以何策應付？此所謂策者，非枝節敷衍之謂，以問題為渾然一個，且勢在必來，故勢不能復如塘沽協定以來之但求拖延，亦並不能如今夏河北事件之臨時承認一種條欵為苟安。何則？過去二年間，嘗有數度較弛緩之時間，今後則絕無，而問題之範圍與性質，已不復能以條欵表示，且亦無所謂交涉允拒可言故也。過去二年間之華北外交，歸根結算，不能不謂政府主持之疏誤。其失計主因，多在於認識局勢之不透澈，此當然非僅政府當局之責任，但當局亦無可辭也。今者圖窮匕見，全局顯然，無論何人，對於現在所推演，及不久將呈現者，是何性質與範圍，殆已無不有明確之認識，是則問題到最後矣。何謂最後？即政府今日，必須立全部計劃，負全部責任，不復能為瑣細枝節之對策是也。

夫關於全部計畫者宜如何？其事重大，非本文之所能論。然有數點願先喚起注意者：第一，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公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使一般國民，隨時明瞭國家之眞正地位。按過去兩年，凡關外交，宣佈極少，故經過及眞相如何，一般國民殊不能盡知。當局並無控制局勢之把握，而僅統制新聞，使國民閉塞耳目，此為近年之一大錯誤。現在事態更緊，此後義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第二，中央與地方，宜更密切提攜，共同負責。以冀察論，局勢至此，乃六月河北事件之交涉，種其總因，故根本上為中央之責任。而自又一方言，以現時及今後之艱難，現在之冀察當局，必須有全國之後盾，方有勉強支持之微望。是以中央地方，必須互諒互助，共同負責。第三，關於教育問題，以北平各大學言，欲復原狀，不無棘手。其總因在學生對未來局勢之不安。夫教育也者，在任何情勢下，為國家不可須臾中斷之要政，但既遭遇非常，須有以應實際之需要。華北大局如此，政府對於在第一線之教育事業，究持何方針，作何計劃，今日已應通盤計議之矣。

最後一言內蒙之事。內蒙實情，一如綏遠電，西二盟各王公，擁護統一，忠誠無二，自內政上言，本無問題。其為問題者，端在政府以如何方法保護蒙旗，故不能但憑各王公忠誠而樂觀也。自滿變以來，內蒙只餘二盟半，而東起察省，西達新疆，猶為國家整個的屏障，責任上必須善加守護，政府對此設施如何，亦一般國民極端注意者也。

（錄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我們要求外交公開

胡適

昨天大公報社論有一段說：

此後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隨時儘量公開，使

一般國民隨時明瞭國家之眞正地位。按過去兩年，凡關外交，宜布極少，故經過及眞相如何，一般國民殊不能盡知。當局並無控制局勢之把握，而僅統制新聞，使國民閉塞耳目，此爲近年之一大錯誤。現在事態更緊，此後義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

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我不能贊成的只有『此後』兩個字。我以爲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

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大公報社論也曾指出『以冀察論，局勢至此，乃六月河北事件之交涉種其總因。』若進一步說，六月的河北事件，又豈不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的華北停戰交涉『種其總因』？既是『總因』，不但彼方的一切藉口在此，我方的應付方法都不能不受這些交涉經過的拘束或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麼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學者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

「九一八」以後直到上海停戰的交涉，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上的交涉。二十一年三月的上海停戰協定是公開宣布的，協定的內容和範圍是確定的。自此以後，有下列各項重要的交涉，都不曾有過正式宣布的歷史與文件：

(一)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所謂「塘沽協定」)。

(二)二十四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的談判(即日本方面所稱「何應欽梅津協定」)。

(三)二十四年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

這三項交涉都不是正式外交官員辦的，又都是在一種受迫脅的非常狀態之下手忙脚亂的辦的，所以，據我們所知，這三次交涉的結果，都是範圍很不確定的，文字很不嚴密的。

這兩年之中，北方的種種糾紛都起源於這些文字不嚴密範圍不確定的交涉結果。塘沽協定的四條文字，我們雖然在報紙上非正式的看見過，但據後來通車通郵種種交涉看來，我們可以說，我們至今不曾知道塘沽協定的正確內容和範圍。就拿那已經在報紙上見過的四條文字來說，其中所謂「長城線」，所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都是最不嚴密的文字，種下了後來不少的惡因。這是近兩年北方局勢的最大禍根，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正式宣布停戰協定的交涉記錄和協定正文嗎？

今年六月何應欽梅津的談判，中國政府方面至今沒有正式宣布。但據外間的傳說，彼方認此爲一種協定，而我方始終不承認有何簽訂的協定或「了解」；或者傳說此次談判的結果只是何應欽部長接受了五七項具體事項的要求，而別方傳說則謂具體事項之外還有三個附加的廣泛原則。究竟彼方所謂「何梅協定」是一件什麼東西呢？是簽了字沒有呢？有什麼內容呢？內容的範圍有多大呢？在國際法上有何種拘束的效能呢？這些問題無一項不是極關重要的，我們人民不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宣布嗎？

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也是我們全不明白的一件交涉。據我方的報告，這裏並沒有喪權失地的條件；而據別方的傳說，又好像整個察哈爾，除了原來的宣化府屬，都在六月下旬決定命運了！究竟那一次的談判的經過和內容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們人民不也應該要求政府明白告訴我們嗎？

當然，這兩年多的中日交涉不限於這三項。如通車的交涉，如通郵的交涉，如長城戰區保安隊的交涉，如察東保安隊的交涉，以及其他我們全不知道的交涉，都應該在公開宣布之列。

這樣的外交文件與歷史的公開，總而言之，有種種大益處。第一，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後』的外交有一個條文字句的根據。外交的依據全在條文，條文的爭執全靠定本，所以正式的條約必須一字一句都不放鬆，又必須在最後聲明如有爭執均依某種文字爲定本。如果外間的傳說可信，這兩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門外漢的急就章，字句可作各種解釋，範圍可伸可縮，甚至於無人能明白指定其所簽定有無條約的拘束力。這簡直是一本爛賬，任憑強者佔便宜，而弱者竟不敢捧出賬簿來爭一點未曾簽送掉的權益！公開宣布的第一功用正是翻出條文字句來，讓大家看看究竟以前喪失了多少權益，讓專家學者看看那些條文應該如何確定範圍，如何解釋文字，如何規定有效期間，如何挽救將來。

第二，公布交涉經過可以明定交涉者的責任。在一個弱國裏向強敵辦外交，當然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身當其衝的政治家，當然要準備爲國家犧牲自己，大之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小之也得準備犧牲一二十年的政治前

途。三十年前，代表日本出席日俄和議的小村專使，歸國時幾乎不能見容於國民；他代表一個戰勝國，尙且如此，何況代表弱國的交涉者？然而只要來去分明，自竭其能力，終久會見諒於國人，追思於後世。羅文幹郭泰祺是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人，當時雖有毆傷郭泰祺之事，但國人至今對於羅郭沒有責難的話。近兩月之中，汪精衛院長被狙傷於南京，唐有壬次長遭慘死於上海，他們的愛國心不是無可疑的。他們的爲國任勞任怨的精神也是將來史家一定原諒贊許的。但我們總疑心汪唐兩先生所以不蒙一部分人的諒解，至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兩年外交的不公開，文件不公布，所以人民不知道究竟喪權辱國到了什麼地步。交涉經過詳情不公布，所以人民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當局處境如何困難。三人的傳說可以使賢母相信會參殺人，何況全國人整年坐在悶葫蘆裏的猜疑呢？所以我們深切的希望政府明白此種不幸事件的教訓，毅然決然的把近年一切交涉的經過詳細發表出來，使全國人都明曉每次交涉的環境。折衝的詳情，屈辱的限度。疑心能生暗鬼，只有公開可以掃除黑暗的疑慮。公開過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原諒，公開『此後』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後盾，也許還可以減輕外力的壓迫。一二個人擔負不起的壓力，當然只有整個國家來共同擔負。外交不公開，就是當局者願意單獨擔負屈辱的責任。

二十四，十二，二十八日

關於外交公開

（錄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胡適之先生昨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一文，題爲「我們要求外交公開」，綜覈其義，不外兩點：第一，政府外交，無論今後進行之交涉抑以前既有之交涉與文件，「應該即日公開宣布」胡氏特別提出以下三項：(一)塘沽協定，(二)何應欽梅津協定，及(三)本年六月下旬之冀東談判，應將全部公布。第二，公佈外交文件，以使「專家學者看看那些條文，應該如何確定範圍，如何解釋文字，如何規定有效期間，如何挽救將來。」此外胡氏並指出公布外交交涉經過，可明定交涉者之責任。惟胡氏屬文立意側重以上兩端，則甚顯明。

夫要求外交公開，已成今日中國人民廣泛之要求，無論何人不應否認其正當性，此非必因人民對於政府全不信任，或猜疑過深，實緣國家主權陵替至此，每一國民均已深刻感覺自身責任之重大，有不能長此坐視者也。政府果有與民更始，維護主權之心，應亟接受國民此種基本正當之要求，開闢外交上光明燦爛之新環境。誠如胡氏所言，「公開過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原諒，公開此後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後盾，也許還可以減輕外力的壓迫。」

唯是眞欲達到外交公開之領域，並收外交公開之實效，吾人認爲胡氏所論，尙有未盡之處。

第一，我國外交現勢，厥病不僅在於當局保守秘密，外交權限之不統一，不明確，亦爲樹立健全外交政策之一極大障礙。此種障礙對於國家主權之全部危險，姑置不論，而於實現外交公開一層，則爲前提上必須解決之問題，年來因中央與地方外交權限，缺乏明確界限，中央每責地方進行秘密交涉，地方更責中央進行秘密交涉，事實上兩俱不能脫離秘密之嫌。如求政府隨時公布外交經過，首要條件之一，爲政府本身對於隨時隨地，一切代表中國主權之人與對方交涉之程度，有絕對把握，然後負責公布。是故統一外交權限，劃明外交責任，爲外交公開之一重要前提，當力求迅速實現也。

第二，如云外交公開，僅指政府公布交涉之「經過」而言，尙嫌不够。政府既定之外交方針，與夫對於個別問題處理之態度，亦應隨時告知國人。固然，負責交涉者於折衝樽俎之際，爾詐我虞，自有其策略上之運用，不可盡行揭示，但根本之立場與堅定之原則，應切實昭示於國民之前，而不應一味隱諱，或徒以曖昧模稜之詞句，敷衍粉飾，致滋國民之憂疑不滿。汪唐覆轍，可資殷鑑。

第三，人民所以要求政府將一切外交經過與既定方針，公開宣示者，意在此種經過及方針，如係正當合理，則以全國民力共同支持之，否則願盡其矯正之天職。故保障人民對于交涉經過與政府方針，自由討論，公開批判之權，乃屬至要之事。「專家學者」固應積極參加意見，而一般人民之言論出版，意思表示，亦應予以絕對自由。

以上三點，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惟政府之能誠意公布一切外交情形與方針，其地位始愈堅固，惟國民之能自由批判，時時監督，主權始克保

持。循此以進，眞正健全之國民自主外交，不難逐步確立也。

畢德門氏觀察與遠東

（錄十二月三十日北平晨報）

目前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畢德門氏曾因遠東局勢，而爲慷慨激昂之談話，暗示日本如堅持其現在政策，日美戰爭終不可免。東京方面頗爲驚異，特由駐美齋藤大使正式反駁，並勸美國人士勿重視畢氏之論。而畢氏爲發揮其信念，不久將在上院演說，以闡揚其對遠東未來大局之觀察。當日畢氏談話，甚爲露骨，其引起世界注視，自爲理勢所必至。美國上院對於外交問題，權力甚大。美國之外交政策，咸取決於上院。而操縱上院之外交態度者，則爲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雖不足以代表全會，更不足以代表全院，然委員長之態度，恒足以左右委員。而委員會之態度，尤足以左右全院，此爲稍明美國政局者所洞悉也。前任委員長波拉氏馳聲國際，即爲此故。歐戰後，巴黎和會簽訂和約及創立國際聯盟，皆爲當威爾遜總統所躬自參加者，然因上院外交委員會之反對，未獲通過上院，卒使美國今日仍孤立國聯之外，則上院外交委員會之重要，可想見矣。畢氏今日地位，雖非當執行美國外交政策之衝，然於決定美國外交政策上，自有極大關係。本來美國外交政策之決定，恒以不捲入戰爭漩渦爲第一要義。其所以未加入國聯者，爲盟約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制裁辦法耳。美國向守門羅主義，既不許他人與聞美大陸以內事，自身亦不願干與美大陸以外事。唯與美有重大利害關係者，則不放棄其發言權。此種傳統政策，蓋爲世界所周知。

不幸近來遠東局勢之發展，美國利害，時感威脅。長此以往，則日美關係或不免因利害之衝突，而有意外之變化，此畢氏所以述其觀感，以告世界人士也。畢氏於修改其第一次談話後，曰：「現在日本之軍人政府，顯欲統治東亞，然後擴張至太平洋各島。如軍人政府之野心不戢，且能繼續柔政，則此種野心，尚將擴大，美國未必不致設法保護其本國人民，及其他依賴美國保護之人民也」。斯言雖較前次談話，語調稍形緩和，而辭旨所在，則並無二致。今日日本所推行政策，不特與世界人士以極大之憂慮，即日本識者亦引爲深憂。吾人每閱世界史，當十九世紀初葉各國推行其資本帝國主義時，無一不採取同一之路線，因而彼此爭雄，以戰爭爲唯一工具。盛衰興亡之劇，無有過於斯時者。然其結果如何，則識者共見，無待煩言。盛者未必能長保其盛，衰者亦未必永在人胯下。彼此徒增仇恨，於世界和平，人類幸福，毫無貢獻。憂時者或以戰爭爲資本主義之必然結果，非根本改變社會組織，不足以永遠消弭，如是所謂共產主義國家乃得成就於蘇聯。自蘇聯建國以來，各國深切感覺戰爭之危險，於是弭兵思想漸得舉世之同情，而國際組織之以此自任者，宛如雨後春筍。不幸人心尚未根本改造，世竟有利用他人之厭戰心理正在發展之時，極力推行其武力政策，此今日世界所以復歸於競爭軍備時代，而隨時隨地皆有爆發大規模戰爭之可能性也。

今日遠東大局之鍵，操諸日本，無待煩言，日本非先改變政策，使與遠東有利害之國家咸有安全之感覺，則不特軍備無從縮減，而戰爭危險且恐無從避免。現代戰爭，勝敗俱傷。意阿之戰，可爲明證。意之攻阿，已歷數月，將士奮戰於瘴烟蠻雨之下，死傷何可數計，然距最後勝利，尚極遼遠。即使不幸阿國舉國成爲焦土，而意成世界公敵，已不可免。所得是否足償其所失，竊恐意國政家亦未必有自信之打算。國際間維持相互關係，只有和平，始有切實效果。依和平手段所獲得之利益，始爲眞正利益，且保持之方能長久。舍此以外，皆爲瞬間之幻想，於己無益，於人有害，爲國家謀百年大計者，所當愼重考慮者也，畢氏之言，當足以代表美國大多數人士之心理與觀察，日本當局理當認爲忠言，自行反省，自行檢討。世界之疑惑愈深，日本之地位愈苦，爲東亞大局計，亦非吾人所願。鄰邦識者或不河漢斯言歟！

（錄十二月二十九日北平晨報）



國風社選

天海至文殊院道中　疑盦

黝然萬仞鐵陡立上鑱天仰窺令人悸猂父無由前我
乃穴其腹于中得盤旋捫暗出螘口芒鞵澀腥涎決踵
躡雲梯危欄謝扶援最險蓮花溝窈如窄際懸擲我喘
與汗貿此曠世研蓮花照眼明舊識欣依然

西溪歸舟寄纕蘅　秋岳

秦亭倒影西溪碧桑柿沈沈共柔色淅詩作處深宵之
梵譜交蘆幾人識壁上陳翁句太妍（散原詩在秋雪庵）北歸執
手意惓然題名因憶曹居士不見黔山九日篇

寄懷纕蘅黔中　仲實

世事紛紜誰可料高懷磊落衆同推頻年借箸抒民困
此日瞻雲企爾回微寒途長新績茂醇醪味永舊時陪
離腸渾似江流曲應有雙魚自遠來

芋龕以思桂吟徵和桂爲悔庵丈撫黔時手植今已無存感賦一律即眎芋龕　纕蘅

此花曾入平泉記留與邦人永去思嘉樹山薑微故物
（黔撫署有紫微二株山薑黔書即稱爲數百年物今猶存）雄堂廣雅憶同時（武昌督署有十柱堂爲廣雅所闢）
蕭參退食窺園地悱惻籌邊載筆詩年少公
孫才正盛風流猶是使君遺

乙亥九日醇士釋戡招陪石遺老人宴集秦淮老人盛談兩粵山川之勝醇士招歌者侑觴即事賦長句　翼謀

猶龍老子吞山忙陽朔羅浮入錦囊漫書神州分兩戒
又登天闕作重陽塞中虎豹爻多變海上雞蟲訊未詳
賴有秦淮商女在珠喉同作碧膧方

次韻寄榆生廣州　公渚

不道楊朱是本師沈冥風雨寸心持夢多判與書迢遞
志潔何妨佩陸離東去江河悲日下南來山水喜方滋

迷。陽。却。曲。吾。安。往。悽。絕。臨。分。贈。處。詞。

衙齋暝坐祁寒襲衣淒然有歲暮之感　公孟

虛。簷。沈。沈。夜。氣。澄。穿。林。缺。月。漸。生。稜。歸。途。乾。雪。使。殘。歲。
獨。客。枯。衙。似。散。僧。爐。火。聊。溫。千。里。夢。韋。編。苦。憶。少。年。燈。
周。星。天。道。成。虛。願。磨。盾。橫。戈。愧。未。能。

秋齋漫興　子威

換。却。單。衣。始。覺。涼。無。邊。秋。色。到。山。房。廣。庭。日。暖。烘。丹。桂。
窄。徑。風。喧。響。白。楊。寺。宇。連。雲。時。隱。現。岡。巒。送。翠。各。低。昂。
此。間。容。得。幽。人。住。翻。爲。吟。詩。特。地。忙。
詩。愛。求。工。轉。未。工。苶。然。天。趣。在。胸。中。杳。沈。斷。碣。斑。斑。綠。
楓。受。新。霜。漸。漸。紅。魂。欲。暝。時。蟲。叫。月。絕。無。人。處。鳥。呼。風。
不。須。哀。樂。防。兒。覺。自。向。湘。江。理。釣。篷。
浮。屠。三。宿。總。依。依。豈。爲。愁。多。減。帶。圍。高。過。我。看。新。木。長。
易。驚。秋。覺。舊。人。稀。書。堂。風。靜。簾。波。定。山。路。泥。鬆。屐。印。非。
又。是。菊。花。時、節。近。江。鄉。驀。憶。蟹。螯。肥。
吹。香。亭。接。赫。曦。台。偶。得。清。閒。獨。往。來。野。店。有。時。容。客。醉。
秋。花。無。語。背。人。開。空。山。猿。狖。多。騷。怨。高。塚。麒。麟。識。鄭。才。
到。此。忽。生。懷。舊。感。登。樓。恐。觸。仲。宣。哀。

懷般公　堯生

君。來。暫。時。喜。君。去。萬。里。愁。八。苦。何。能。了。三。霄。快。一。游。忍
心。成。淡。泊。餘。命。各。沉。浮。又。報。烽。烟。近。文。章。恐。易。休。

過似園口占兩絕句　鶴亭

平。生。頗。怪。庾。蘭。成。園。小。從。知。也。要。名。莫。道。似。園。渾。不。似。
樓。臺。花。石。布。縱。橫。
本。來。印。繫。在。胸。中。盧（鎮寰）趙。（石佛）同。時。角。兩。雄。如。此。華。嚴。現。
彈。指。可。無。詩。句。阮。亭。翁。

秋陰湖泛　樹人

脉。脉。秋。湖。亦。可。尋。不。嫌。幾。日。作。輕。陰。晚。荷。倦。柳。渾。如。訴。
轉。覺。當。前。意。度。深。

水調歌頭　乙亥中秋海元輪舟上作用東坡韻　榆生

滄。海。渺。無。際。星。斗。遠。垂。天。舉。杯。屬。影。狂。顧。明。月。自。年。年。
遷。客。何。心。南。去。喜。應。清。玉。宇。與。我。共。高。寒。俯。仰。發。深。趣。
金。碧。晃。波。間。　片。雲。掃。孤。光。滿。對。愁。眠。銀。蟾。有。意。相。伴。
今。夕。十。分。圓。休。歎。浮。萍。離。合。試。問。金。甌。圓。缺。二。者。孰。當。
全。擊。楫。一。悲。嘯。風。露。娟。娟。娟。

藏園群書題記

安傅增湘 沅叔

翁文恭師手鈔吳郡圖經續記書後

常熟邵君和甫。為伯英前輩之哲嗣。家藏法書名畫。多宋元劇蹟。頻年同居舊京。文醼往還。時從其齋中獲觀一二。昨歲攜吳郡圖經續記見眎。屬為題識。原本上卷舊鈔。中下二卷。則松禪師歸田後所手寫也。舊鈔為巾箱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筆致清雋。疑出國初名手。前有重光子宣二印。知曾藏吳門蔣氏。首頁鈐翰林院印大官印。則又經四庫館採進者。公得見汪柳門侍郎所藏宋刊本。因就其行格。手寫以完之。又補書序一首。卷尾錄黃丕烈胡珽二跋。米芾樂圃先生墓表。寫成後、復取宋本校勘。而手識三則附焉。余嘗見宋刊原本。有公手識十七行。言余有舊鈔半部。欲假以鈔補。忽聞北方兵警。遂至中輟。及檢公日記。則言庚子四月二十七日。汪侍郎與費屺懷自吳門來訪。攜此書相示。遂發興鈔書。日盡四五葉。至五月十四日錄畢。云云、是鈔此書。在題識後也。時值。拳。黨。擾。國。橫挑。強。鄰。大難。將。作。公雖。放。逐。還。鄉。優游。泉。石。而以。廿。年。樞。輔。兩世。經。帷。與宗。社。同。其。休。戚。懼杞。天。之。傾。隊。蘊漆。室。之。悲。吟。重以。憂。讒。畏。譏。煩寃。莫。訴。故為。此。冷。淡。生。活。以寄。其。無。聊。非徒。嗜。奇。癖。古。與露。鈔。雪。纂。者。爭一。日。之。短。長。也。余曾得公藏歸震川集。乃手錄寶雲和尚三家評點。為光緒乙酉歲所書。小行楷絕茂美可玩。而、此、帙、之、精、湛。又、遠、勝、之。老、而、勤、學、如、此。後、生、末、學。將、易、幾、及、耶。憶余戊子應順天鄉試。年甫十七。為公手拔。俾得入彀。經藝有詞藻紛披考據翔實之評。榜發晉謁。獎諭殷勤。瀕出詢余齒稚。拊、背、而、詔、曰。三、百、人、中、最少、年。其、殆、汝、乎。好自為之。戊戌入詞館。再往造謁。則公已退出樞庭。閉門謝客。十載。門。生。從此。人。天。永。隔。今陳。篋。此。帙。慨歎。尤。深。昔日。造。門。垂。髫。之。童。今已。皤。然。成。一。老。禿。翁。自維。生。平。事。功。學。業。百無。一。成。惟此。耽。心。鉛。槧。瘁掌。丹。黃。區區。好。古。之。情。差足。遙。承。衣。鉢。此所。由。展。卷。流。連。不禁。神。往。於。虞。山。琴。水。之。間。也。公家藏典籍多珍秘。余得見者。有宋本施顧注蘇詩。宋本鑑誡錄。紹興本後漢書。贛州本文選。咸淳本說苑。聞晚年

得宋刊集韵。因自號韻齋。第此書獨未得寓目。附志於此。異時補藏書紀事者。得以取資焉。至宋刊原本。歷藏葉文莊、季滄葦、徐健菴、顧聽玉、諸家。以歸於黃蕘圃。自士禮居散出後。又轉入汪閬源、胡心耘、吳平齋。而歸於汪氏萬宜樓。鼎革後。友人蔣孟蘋獲之汪氏。余時在申江。得以披覽。字體方嚴。楮墨精善。眞乙部寶笈也。孟蘋况董授經爲影雕行世。聞今又入南海潘氏矣。夫以戔戔百葉之書。三百年來。流轉至八九姓。完好如新。不爲水火蟲魚所毀蝕。且得以一再傳刻。昔人謂古書秘笈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殆不虛矣。乙亥八月二十有七日。藏園老人識。

松禪師手跋三則錄附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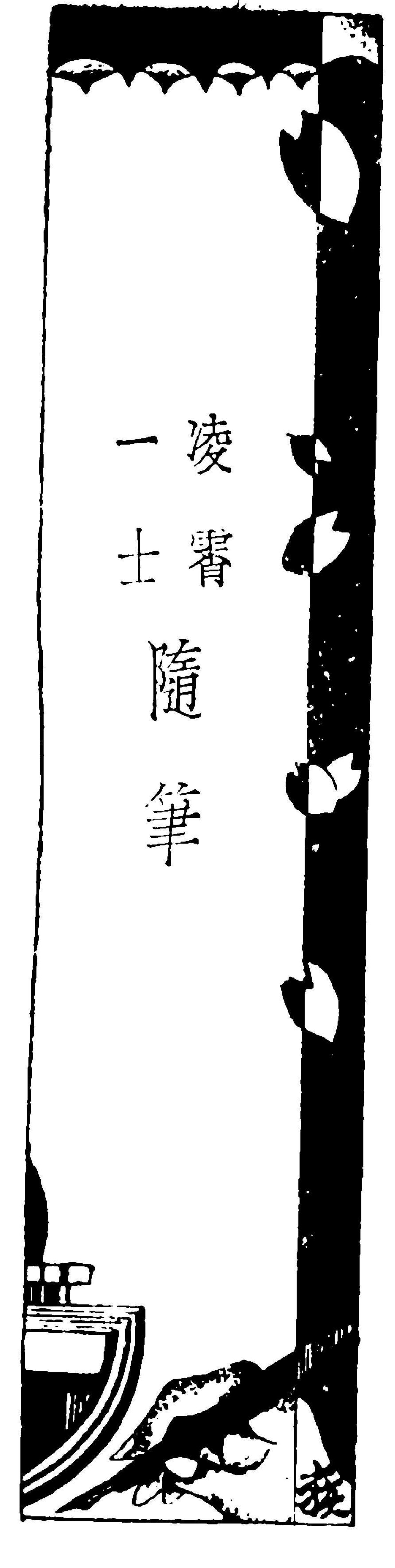
此小字殘本一卷。余幼時得自京師。蓋四庫館開時江蘇採進本也。今得見黃蕘圃藏宋槧精本三卷完好。因將此卷覆校一過。大略相同。宋本卷首有朱長文序。而無薦長文劄子。固知不從彼本出也。　光緒庚子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記

歲庚子四月。汪郋亭侍郎。攜示紹興四年槧吳郡圖經續記三卷。紙墨精古。字畫遒整。眞宋刻中極妙之本也。是書藏葉氏菉竹堂。有季滄葦徐健庵圖記。後入黃氏百宋一廛。又歷汪閬源胡心耘而歸吳平齋。今郋亭得自兩罍軒也。余幼時獲殘本首卷於京師。欲鈔全而未暇。因見此刻。發興鈔之。老眼昏澁。乃於塵雜中勉強弄筆。殆書傭之下駟。不値一笑耳。　是月晦松禪老人記

宋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八九字不等。每半葉以今營造尺度之。高六寸七分。博四寸八分。

吾吳澤國也。以水利爲大。宗欲興水利。必先除水患。樂圃先生於治水一條。反覆推究。可謂知所務矣。其書蓋衍太守章公之請。寫寘郡齋。章公彊直鋤擊豪右。其於水事。蓋憯然也。先生所紀謂議濬運河以愛民力。而罷其役抑微詞也。書既盛稱范公遺績。又稱前守晏公之禮賢下士。異乎章公之瞷然傲睨。不恤衆論之所爲也。近世能吏急催科而摧士氣。民生利病。一未之及。儻亦章公之流亞歟。

松禪燈下記



黃侃治學有聲，其卒也，論者以失一通人爲惜。孫思昉君（至誠）以所撰「黃季剛別傳」由安慶寄示，蓋於其性行怪特處寫狀尤盡致，雅有風趣。茲錄實隨筆，爲研考黃氏人物者之一助焉。

季剛諱侃，湖北蘄春人，父雲鵠，清永寧道，兒時授以說文解字，爲書箸使誦之，以更千字文。稍長，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詞澹雅，上法晉宋。先後以父執謁南皮張廣雅督部之洞，湘潭王壬秋闓運，携文爲贄，皆激賞之。王曰：君英年文已斐然，吾兒年若許，尙未通，眞豚犬耳。曰：世翁猶未通，遑言哲嗣？王不以爲忤，因與論文曰：君知余爲文之竅要耶？近每下筆，猶取古名篇築架子，不敢自放也。（湘綺論詩文主摹擬，曰欲己有作，必先蓄有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又曰：於全篇摸擬中，能自運一句，久之可一兩行，則自成家數矣。與此言符合。）

及游日本，傾心光復，因師事餘杭章先生，章先生獎藉之甚至，由是名日高，狂日甚。善罵，任北京大學教授時，幾徧罵同列。與陳伯弢漢章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淩。胡適倡白話文，輒衆辱之，唯於劉申叔師培無間言。或問故，曰以與本師章先生有雅也。後劉嘗嘆生平無佳弟子足傳其學者，即曰：以余執贄門下何如？劉曰：君自有名師，豈能相屈？曰：不以屈門墻，即執贄。明日果往修弟子禮。劉夷然受之曰：今日不復謙退矣。其恢怪自喜，有不可測者。後移教武昌師範大學

，嘗與友小集聯句。某後至，不知誰何，嫚罵曰：狗屁不通。即反以惡聲曰：吾不通爾之狗屁也。太虛法師嘗與語，謂來日且與歐陽竟无先生一言法相。曰：座無當家，或爲君說欺罔，歸休乎君，不足與歐陽先生語也。及教於南京中央大學，介湯某見歐陽先生。歐陽先生亦器其能文，乃以作聖賢開來學相勗。曰：先生自期則可，非某所敢聞命。先生所教者人，某所教者沐猴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何云沐猴？又自述朝夕以整齊經子自課，忽謂所學與先生異撰，先生所誦者爲無也字書，某所誦者也字書爾。詢以所云也字者云何，其說文也字本義耶？（說文也女陰也。）曰然，先生不亦有子女歟？歐陽先生大怒曰：學者貴篤敬，今輕儇如此，不可與言。遂拂袖去。歐陽先生爲所心儀，及相見，又嫚侮之如此。性好色，在北平媚一房媼。至武昌，每來復，必過漢口，招妓十數，如石崇以十餘婢環侍云。今夏在都門有所眷，輒杜門謝客，大署其門曰奉師命赴蘇講學，實未出跬步，而恐掀帷之有人也。言行大率任己意，時人目以汪容甫，蓋文行俱肖焉。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八日以中酒死，年五十。

論曰：餘杭章先生稱之曰：侃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士行不齊，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練要之學，幼眇安雅之詞，並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老子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余每以諷侃。觀此則其瑕適並見矣。今春季剛年五十，章先生壽以聯云：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或以爲讖云。

前草「讀曾孟樸先生年譜」（見本報第十二卷第四十第四十二兩期），係就「宇宙風」第二期所載本譜前部，略事考訂，以鄙見供撰者曾虛白君（譜主之子）之參鏡，蓋感於其欿然之意也。昨承李哲生君（思純）由成都來函云：

一士先生大鑒：讀國聞週報第十二卷四十二期，中有尊著『讀曾孟樸先生年譜（二）』，於撰者曾虛白君之誤點，指正甚多，極為傾佩；惟其中尚有一較大之錯誤，尚未指出，茲敬為陳明如下：曾虛白君譜中有一節云：「林登闊給先生介紹了一位深通法國文學的朋友，名叫陳季同，在法僑居多年，與法國第一流的文學家如伏爾泰等，常相往還。」而譜主答胡適之書又云：「陳季同將軍，在法國最久，尤其精通法國文學。他和佛朗士彷彿很有交誼的。」純按陳季同實有其人，當民國七年余在巴黎讀書時，曾由法國友人沙博君出示其所譯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並經錄入旅歐筆記中；惟虛白君譜云與伏爾泰往還，而譜主則云與佛朗士彷彿有交誼，伏爾泰與佛朗士，既為兩人，年代亦相去懸絕。查中譯伏爾泰，即法文原名之 Voltaire，舊譯一作福祿特爾。其人生於西曆一六九四，死於一七七八，約當中國康熙三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三年。其人為法國大革命前文豪，今北平中法大學之文學院即名伏爾泰學院，所以紀念之也。陳季同為同治光緒間人，斷不能與康乾間之伏爾泰往還無疑，然則伏爾泰其佛朗士之誤乎。佛朗士原名作 Anatole France，其人生於一八四四，即道光二十四年，壽八十餘，至民國二十年乃逝世。（逝年記憶不確，惟實在近三四年中。）陳季同所往還，為此君無疑。尊著指出諸誤點，獨未及此，因為補陳之，以備虛白君之改正焉。

肅上，并候著安。李思純上。十二，八。成都。

按譜謂與伏爾泰往還，本有可疑，故摘稿引譜主與胡氏書，並及「和佛朗士彷彿很有交誼」一節，以資對照。茲得李君推闡，蓋大明矣。（佛朗士卒年，為一九二四，即民國十三年，壽八十。所指北平中法大學之學院名，係作服爾德學院，則又譯名之小有出入者也。）至虛白君之勇於撰譜，不失為孝子之用心，自稱「未定稿」，虛心求益，態度亦無可議。李君慇懃商訂，與不佞本懷正同，當亦虛白君所樂聞歟。

大公報最新「出版書籍」

日本及列國陸軍軍備

葉筱泉譯

定價四角　郵費免收

是書爲日本陸軍省所編內容對於列強自歐戰以來之軍備擴充情形均有精確之叙述尤以日本軍備改進狀况叙述特詳精神活躍紙上現由葉筱泉君譯成中文當茲世界風雲醞釀方急欲知各國之軍備詳情不可不一讀此書

采風錄

第一集再版出版

報紙印兩厚册售洋一元二角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三分

本書選錄詩詞，皆海內大家吟咏之英華，或發皇民隱，或紀述國聞，足標一時之風習，並千載之成規。自初版問世，已風行遐邇，旋即售罄。嗣又購者踴躍。特再版一千册，爲減輕讀者負担，只印報紙一種，減售一元二角。凡初版訛奪之處，再版亦悉爲校正，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莫索里尼與新意大利

定價四角　郵費免收

本書原著者羅柏森君用歷史體材將莫氏身世生活及新意大利之締造撮述如繪文簡而明誠爲名人名著現由馮秉坤君譯成中文字句流利堪稱青年之良好讀物

分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大公報分館
北平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大公報分館
南京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文藝

追踪

徐轉蓬

夜色甯靜清晰而且透明，和浪靜風平睡着的海面一樣。將近午夜，濃霜立刻準備瑟瑟的下降了。這種霜夜，更加的死寂，寒冷；一切都凍了，連空氣也凍了。

全福嫂坐在灶下，趕她的夜作，從天黑到這時，她已打成五六雙草鞋，手指有些僵痛，麻木，節節的粗大起來。她坐在灶門口的灰堆石上，想藉着灶下火灰的餘燼，烘暖身體。她的男人全福叔呢，坐在她的面前，向着灶門口，解開那件已陪他過了許多個冬季的羊皮大掛，包裹着他那兩歲的傷風的孩子。可憐得很，羊皮大掛的毛脫落得光光，只剩了皮，不能藏蓄一些熱氣了。抱在懷中傷風的孩子好像在夢中。不時咳嗽一陣，叫哭一陣。

全福叔，像一隻母鷄，用鼻子哼哼的哼他睡，立起身走個圈子。

「媽來了，媽媽陪寶寶去睡，等媽打完這隻草鞋。……」

全福嫂心痛他傷風咳嗽的孩子，想早些帶他睡進被窩里去。自己的一雙手也做得僵痛發麻了，又是凍天，寒氣襲人的有如一盆冷水潑在身上。

可是她的手並沒有停下來，打完一隻草鞋，又繼續第二隻，好像沒有明天似的。

瓦上白了，霜漸漸的濃，夜漸漸的深……

全福嫂拍拍圍裙，費力的立起釘在板櫈上的屁股，伸手接過包在他懷中的孩子。她聳聳嘴，叫他把那盞放在灶上的洋油燈，照進房里去。

打着寒慄，牙齒吃吃發響。全福嫂坐到床沿，兩眼逼住他，暗示似的：

「呵，呵，天這樣冷，園里的菜一定被霜殺死了。呵，今晚預備睡在什麼地方？這麼冷哩！」

全福叔痴獃的呆住眼睛向後門口那邊指劃一下，那邊有個牛棚，棚頂便是他睡的地方。他們夫妻分床有半年了，他一直便獨自睡在那棚頂。

他每晚守着他的牛。

鄉下一帶，近來偷牛賊很多，幷且手段高明，就是把牛藏放在大木櫃中也可能的被偷去，比不得從前隨便的可以關在院子中的露天中棚里過夜了。

全福叔有一條母牛和一條小牛。母

牛早就抵押給債主，大概不是自己所有物了。借期到了，付不出利息，債主將要把牛牽了走……而小牛的產落，好似給貧血的全福叔施行了一次灌血似的。對于他，家里加個孩子遠不如添條小牛。近年鄉村里的牛，統統被牛販買了裝上火車去，牛價比起別的貨物，就是比起「人」也算好的。牛成爲農家唯一值錢的東西了，鄉下一帶偷破衣服，飯鍋子，臘燭台的小毛賊淘汰了，專偷牛的身上藏着尖刀的大漢才可怕呢！牛繩落到他們手上，便算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這麼冷的天氣，睡在房里不是暖一些嗎？歡喜獨個睡在棚頂吃風！」

她又慢吞吞地說話了。

全福叔老是浸在憂鬱中似的，那麼懶懶的，說話遲鈍的：

「牛呢？萬一，萬一，這年頭……」

全福嫂在這樣冷的天氣，眞不忍心讓男人睡到空洞洞的牛棚頂去。風從牆板縫，從小木窗口沒有抵擋的吹進來，只是一條破棉絮，單獨一個人睡到天亮，脚後仍是冷冰冰的，簡直不如兩夫妻帶個孩子擠在一道，可以暖些。她原是痛愛他，反而遭了拒絕。

她對于男人那種愚蠢的態度，有些憎惡，再不說什麼，不再去勉強他…

全福叔隨手關了房門，回牛棚頂去了。

照着一盞光線搖曳不定黯淡的洋油燈，屋前屋後的走了一趟，看看那扇門有沒有上門。其實門只留個虛名而已，稍有氣力的人，用脚一踢便可自由的進來。他每夜臨睡時用了好幾個樹椏把門叉住。門恰在牛棚旁邊，賊跑進來，順手可以把牛牽走，所以他特別留心這扇門。大風時，門格格作響，如同有人推動似的，他便假咳嗽一陣，表示他是醒着的。聽到村里的狗追隨着吠起來，那末他就點亮面前的油燈、從枕下摸出那柄護身的尖刀，夢囈一般的嚕嚇，對面前的黑夜說着話：

「有人來偷我的牛，哼，拚拚命看……不知道你死我死。」

全福叔和狗一樣忠實的守住他的牛。

門戶照顧好了，又站着看看牛。臥着的牛看見他的主人，蹲着前脚立起來，鼻孔和人招呼似的呼呼吐氣，豎起尾巴撒一拋長長的尿。全福叔看見棚里的稻草被尿糞濕透了，牛的半截也濕淋淋的。在這樣冷的霜夜全福叔用體貼自己的心情去體貼牠，把幾束乾稻草投進棚里去。小牛呢，偎依母牛站着，伸長頸子至母牛肚底下去擂擂吃……看見小牛很快的長大，全福叔那憂慮臉上閃過愉快的微笑，小牛長大了，即使母牛被債主牽走，也沒有什麼了。後來，全福叔恐牛白天沒有吃得盡飽，把一羅乾荳殼倒進牛食桶里去，然後方安心的爬上棚頂去睡。

息滅了燈火。和刺蝟一般的縮在被窩里，天氣寒冷得叫人戰慄，骨痛。這時從窗口望出去，對面人家的屋脊上已白皚皚的鋪上了霜。被窩里沒有絲毫溫暖，他好像懊悔着；爲什麼不拼了三個睡在房里一起呢？

躺着，清晰的聽得棚下牛在古同古

同的反嚼，疲乏的全福叔不久也跟着牛反嚼的聲音起鼾了。

黎明到來，黑夜逐步收縮進山谷中森林里去。全福叔從夢中打着呵欠醒來，爬下棚柱旁的木梯。他看見昨夜關好的門開着，門閂橫在地上，牛棚空着了。兩條牛儘管他防守得嚴緊，終于在昨夜當他沉睡的時刻被偷牛賊牽走了。

「哇——」好像有人當他的腦袋擂了一棍，全福叔幾乎從木梯上跌下來，脚膝也軟曲下去。

「毛毛的娘，毛毛的娘」！

他呼喚着老婆。如還睡在牀上，沒有睜開眼睛。全福叔闖進房里去，把她從床上拖了下來。

「你睡得適意，你這死人！昨夜兩條牛偷去了你知道嗎？你這個活死人，晚上一點也聽不見的？……」

全福叔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拳頭無數的落在她背脊上，咚咚咚……好像當作皮鼓敲打。

「自己守在牛棚頂的，你這泥菩薩，怨到我！」

「簡直要怨你，怨你怨你……」

又是咚咚的連着幾拳，她嗚咽的貓叫似的哭起來，想到自己無理的被毆打，想着她的男人日夜守着的兩條牛，眼淚流出了。這時有一件事對於她個人感到僥倖的，就是昨夜並不勉強留他睡在房里，不然牛失竊的責任，都推到她身上來。單單這麼咚咚的捶一陣，可以完事？

全福叔昨夜人太疲倦，又睡得宴。躺下去，死一般的睡着了。照習慣，每天晚上，他總得起身小便一次，而獨有昨夜沒有這種需要。偷牛賊開門進來，他一息音訊也沒有聽見，如果把他的人抬了走，或許也不會知道。

他不去責罰自己，只埋怨老婆，昨夜不該那麼晏才睡，那麼勤奮的打完一隻草鞋，又一隻的。好像便沒有明天。

他呆頭呆腦坐在牛棚門口，打主意思量着。嘴角橫着一根旱烟管，重重的吸着烟，試想給烟把自己燻醉，減少一些痛苦。

不去找他的牛，他坐着，好像坐在牛棚門等着，不久會有人把他的牛送回來似的。

隣舍們趕到全福叔牛棚屋來視察：偷牛賊怎樣進來？怎樣把牛牽走？他們一方面暗暗的慶幸自家的牛沒有失竊，一面看到全福叔，又不能不裝苦臉，流露一些同情：

「吓，兩隻牛都牽去，連同小牛也偷走……吓，照道理，照良心，偷去一隻，剩下一隻……眞狠心，他們眞要我們的命……不過偷已偷了，愁也無用，全福叔寬寬肚皮吧！」

這麼勸他。

全福叔聽到隣舍們這類話，白白眼睛，幾乎跟他們對罵起來：

「哼！風涼話，賊沒有把你家的牛牽走吧！」

在全福嫂眼中，那班來看「好看」的隣居都是幸災樂禍的，擦擦着鼻涕揑紅的鼻子：

「滾，滾……」

她向隣舍們也發怒了。

昨夜的霜真大，地上白皚皚的一層。這時門口的大路上有人發現牛脚印，馬蹄酥一般的顯明的印在霜上，同着偷牛賊走過去的草鞋的脚印重疊着。

好像發現了牛一般的，門外有人叫起來：

「吶，牛脚印，牛脚印，從這里過去的！」

全福叔急忙的趕出來看。

焦急的，獨自個踏着牛留下的脚印，追踪去了。

印在泥路上和霜上的脚印，每一對脚印與脚印之間，隔離一丈多遠。顯然的，牛是被鞭策着奔跑而去的。

有幾個鄰舍聽到牛從小街的石子路上奔過去，恰當鷄啼第一次的時候，在等到太陽高高照耀着的此刻，恐怕已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了。

一面背山，周圍毗連着密密的松原，人走進去連影子也隱藏着看不見，幾十條折曲的羊腸小道從各處而來，通達各處去。這些羊腸小道都是因為住在這里的人好走冷僻的小路，才踏出來的。小山脚下，隱藏在松原中，有幾十家茅屋散亂的散佈着。他們各家各戶門前躺着一條身子不大而極兇惡的獵狗。這里的人也和狗一樣十分蠻橫。女人赤着脚下田做活，種沙地；男子好吃懶做，家里常收留盜賊，藏匿贓物，可是有人想要捉贓，那大可不必多此一舉。至于帶他們去坐牢，那也是他們的「娘家」，既然沒有贓物，也難長久把他們關在牢里。出來進去，進去出來……整個住民都是投入水中不見浮沉的壞漢。松原上還開了個「牛場」—個專殺賊貨的牛場。

全福叔獨自踏着牛脚印的路線，追踪到這松原附近來了。沒有同伴，身上腰帶中只藏着一柄尖刀。除用之防身，他還懷着去殺死偷牛賊的雄心。

他，頭腦昏沉的，路上碰到不管那類人便問：

「請問，有牛看見走過去嗎？」他破破啞啞的張開口伸說着：「我的兩隻牛昨夜偷走了，那隻母牛，全身黑毛，額前一塊白，很容易認出來，還有一條小牛……」

過路的人含糊其詞。全福叔便更着急：

「規規矩矩，告訴我，看見有牛過

去沒有呢？」

他簡直要把脚膝跪下去的樣子。

在路上有許多人曾勸他回去，不必再向前去尋找：

「牛到了他們手上便是他們的了。你只有心痛一點的回家去吧，又是單單一個人……」

全福叔拍拍腰包，表示那里藏着他的武器。那些勸阻他的人，全福叔還疑心是偷牛賊的同黨。有意的阻撓他，只不信任的橫看了他們一眼，全福叔又向前尋着路線走了。

他甚至站住詢問路旁每株樹：看見他的牛過去沒有？

路線一直引伸他進了松原。牛的脚印在一家茅屋門口消失了。全福叔隨即便決定下來：他的牛準是住在這里的人偷的。

繞着那幾間茅屋前後巡視，尋找。提首提尾的，但他又怕走進他所懷疑的茅屋中去搜查。萬一搜查不出什麼，他將怎樣的挨他們一頓毆打，怎樣向他們陪理呢？而這里的狗又好像受了主人特別訓練似的這般獰惡的對待生人，許多隻狗追着他狂吠，前兩脚跳上肩膀，撕破襤褸的衣服，非把他驅逐出境不可的樣子。

在那幾所茅屋門口，他沒有碰見一個男人。于是全福叔認爲他的推測一點也沒有錯：

「吶，這裏的男人都是晚上出門，白天睡覺的」！

跟着激烈的一陣狗叫，有一個婆娘拍拍圍裙走出來了。她只怕給人看穿自己，因之裝作格外豪橫的神氣。她先發了制人的箭，闖出門口，狠狠的要吞食全福叔似的看了一眼，張開那闊而大的嘴，指着全福叔：

「那里來的你這個怪東西。屋前屋後兜着圈子 ，我看你這傢伙準是個壞蛋！像個偷雞賊」！

說完，她肯定的聳聳鼻子。

這一下，全福叔倒給他碰呆了。他又不便解釋，只是苦苦的笑了笑，否認她那一堆費話。在他那多縐紋的臉上，笑的影子是看不出來的。

那婆娘自家的事心中明白，她的男人昨夜出去做了一件「生意」。今天怕有人追踪而來，因之很早她就留心着從村外來的人影。

看見陌生的全福叔，恐怕對於她的男人有所不利 ，想立刻藉着恫嚇送他走。而全福叔却想借個緣故，走進他屋中去看看。他的牛，也許就關在這屋子里。

從胸口挖出烟袋烟管，慌忙的一脚踏進她的屋中去：

「借個烟火吃烟。」

「出去，不準跑進去，沒有火！」

那個婆娘比男人更凶險，隨手抓住

他的肩膀，把他拖出門外來。

默默的，垂着頭走着，打着主意。

全福叔坐在村外的總路口坐下來，守着。坐在那兒一直可以看到那婆娘的茅屋。

那婆娘常偷偷摸摸的溜着閃閃有光的眼睛從門口伸出頭來偷看他，看他有沒有走掉。

全福叔東張西望的探視，打主意如何找回他的牛。

突然，全福叔看見那茅屋後門有個漢子趕兩條牛向松原上去。

「呵——那條牛是我的！」

擦亮他的眼睛，他沒有看錯！立刻追趕去，那漢子用鞭趕着牛跑，可是小牛沒有照他的路跑，東竄西竄的。

全福叔趕到了。那漢子半個臉藏在大氈帽底下，頭縮着，下巴靠近胸口，向着地面，眼睛惘惘的注視他。

「幹什麼？你跑來！」

他有意說着不三不四的官話。

「牛，牛……」全福叔指着松原中那兩條牛。這時母牛也好似認識了牠的主人招呼一般的親暱的叫了起來，並且伸長頸頸，射出求救的眼光。小牛在母牛身邊跳躍着。

「那兩條牛是我的！」

那惡漢揑緊拳頭：「胡說八道！一拳送你歸天！你的牛，記號在什麼地方」？惡漢說了，而又獰惡的笑着。「算你的吧，那你牽回去吧！如果你有天大的本領……」

全福叔正想去牽他自己的牛，那惡漢，從胸口挖出了一柄銃火，向他瞄準：

「噲，我問你：要人回去呢？還是要牛回去呢?!」

全福叔自己想，他自己是死不得的。家里還有孩子，老婆靠他養活。如果沒有家的牽累，這時也可以去和這惡漢拚命的決鬥一場，敗了就死，勝了就牽回他的牛……他動也不敢動的巴巴望着那惡漢。

「要人回去的話，那麼快些滾開！不準站在這里了！」

這麼命令着，強迫着全福叔。一邊他又趕着牛去了。

全福叔呆在那里許久，他想起了，他決不能看見別人把他牛牽走，牛是抵押債主了……牛是他家里一件唯一值錢的東西……將來債主逼着他時，他將用什麼去抵債呢？……

這麼想，他重又追去了。

牛偷去的第二天，踏着牛腳印追蹤去的全福叔也沒有回來，全福嫂在家里只是哭泣，她一面派人在尋牛，一面派人去尋全福叔。

二條牛和一個人的消息，同樣是渺茫的……

兒時的噩夢

天虹譯

一

由墮，高騰（Eugene Gordon）是現在依然生存着的一個美國黑人作家。去年，他曾以The Agenda一稿，獲得最大的黑人雜誌Opportunity所主持的短篇小說競賽的第一名。他又常爲新羣衆，美國水星，國民等著名雜誌寫稿。

這篇小說譯自International Literature第七期（一九三四年四月號），是描寫美國南部的黑人被白人虐待的情形的。如果有人以爲在林肯下令解放黑奴後數十年，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事？那末，我請他仔細重讀一遍；在這篇小說中，是可以找到這問題的答案的——雖然只有一點暗示。

經過了如許歲月之後，從一個遠得可以令人安心的新英倫（註一）的市鎮遙望過去，我發見我在南方度過的兒童時代完全被一重低低的暗雲籠罩着，那就是對于白人的不自覺的害怕；這種不自覺的害怕，有時竟爆發而成爲公然的驚恐。我並不是說，一種害怕迫在目前的，肉體上的傷害的心理日夜憑附着我：白天縈繞着我的想像，夜間縈繞着我的夢寐；那並不是這一類的害怕。牠乃是無數的人物——我的母親，我的教師們，我們教堂裏的牧師，我跟他們在新奧良的溝渠中一同遊玩的兒童們，以至我所呼吸的空氣，我的整個環境——暗示我的觀念積聚而成的東西：白人是我的天然的永久的敵人，不管他所裝的外貌或所取的接近我的方法是怎樣。遲早有一天，我深信，白人將突然撲下來抓住我，我的母親，我的父親（雖然我知道他們要制服我的父親是很不容易的），我的兄弟姊妹們，以及我的全體黑色的，棕色的，黃色的伴侶們，而把我們捆紮在一起，好像柴薪似的燒起來。

我兩歲時，父親帶着我和一個弟弟，從我誕生的弗洛里達州的奧維度地方，搬到了路易齊亞那州的新奧良。在這兒，我的關於那些白種的同國人的教育就認眞地開始了。我的母親——一個勇敢的，棕色的，而貌嚴肅的小婦人——告訴我，我是跟無論哪一個別的孩子「一樣好」的。最初我時常疑惑不解，爲什麼她要這樣堅持這一點。在我的心目中，這麼顯著的一樁事實是應該視爲當然的事，不必特別申說的。同時，因爲學得了這信條，我又覺得如果我受了鄰近的孩子們的侮辱而畏縮，我就是懦夫，而假使我渴想去毆打他們的齷齪的臉孔，我就應當順從這自然的衝動。可是，當我看見一個白種的伴侶被叫回自

家的院子裏去，因為跟一個「黑炭」遊玩了而挨打的時候，我却不能調和我母親的哲學中的矛盾。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他的母親要打他呢，如果我是跟他「一樣好」的？而且為什麼他的母親要叫我「黑炭」呢？

母親不喜歡這類的詢問。她往往咬着嘴唇，假裝不聽見；她往往轉過身去，做她的種種家務。但是當我再三地詢問，直到她的耳朶嗡嗡作響的時候，她就大聲說道：「她這樣幹，因為她只有這一點知識。她在表示她的愚昧無知」。對於什麼愚昧無知呢？我疑惑不解。她為什麼愚昧無知呢？

我的母親告訴我，被稱為「黑炭」就是被侵犯，被侮辱，被賤視。那是迫近的鬥爭的信號。一個白人的表示友誼的微笑，她堅持說，就像是猶大的親吻（註二）。我母親又告訴我，沒有一個白人是可以認真地當作朋友的：他們都靠不住。他們在根底裏都是凌殺黑人者和侮辱黑種婦女者。假使有時候他們似乎很可親愛，那是因為他們有「一柄斧頭要磨利」。他們是不忠心的；他們會在危急的時候拋棄朋友，尤其是黑種的朋友。他們從來沒有誠心誠意地為黑人幹過一件好事，或對黑人講一句親切的話。他們是惡漢，流氓，凶手，強盜，和殺人犯。他們怎麼會「達到這地步」，對于我是一個永久的謎。我曾經進過「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 那裏的教師曾經告訴我，基督是一個猶太人。猶太人不是白人嗎？那末，基督也是這樣的嗎？美國的歷任大總統也是這樣的嗎？還有街角上的雜貨店主——他似乎是一個很和善的老頭兒：他也是這樣的嗎？不錯，基督也是白種人，不過他是超越于卑微的仇恨之上的。歷任大總統並不比其餘的白人稍好。那雜貨店主？還不是因為我知識不够，看不透為什麼他要裝得這樣的和善？

我沒有看到我的母親和人生的辛酸面的接觸。……有時候，我竟懷疑她敢不敢吃那些從白種的商人手裏買來的食物。這樣懷疑着，我就逐漸長大了。

當我在七歲至十歲之間的時候，新奧良發生了一件事，証實了我母親的反復的攻擊——至少對于那時的我是證實了。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而且我的事實和印象都得自傳聞和幼稚的觀察，所以那些附帶的事件在我的記憶上已有點模糊了。但是我還明明白白地記得，一天早晨我跑到我父親的「冰，煤，和柴」店門前去玩，看見滿街都是警察。我們的店在三馬路和堡壘街的轉角上，我們一家人住在店堂後面；就在馬路上，我最初瞥見了這可怕而浪漫的奇景。

謠言多得好像木板舖成的堡壘街上的塵埃，在四處打滾。白人把黑人們從人行道上推下去，並向他們挑戰。但那

些毫無價值的黑人多數竟柔順地容忍着，好像小偷似的逃自走了！這眞是聞所未聞的奇事！人們曾經告訴我，無論處在什麽境地，黑人總比白人勇敢得多。那時我沒有想到‧那些白人是有武器的，而黑人却沒有；我也沒有想到，那些代表政府和白種統治者的權力的警察，正在一致對付黑人。

警察整天在街上走來走去，肩上負着細長的快槍。我那些白種的伴侶，昨日還在同我一起遊玩的，今天却用含着敵意的眼光注視我，對於我的焦急的詢問只報之以不耐煩的冷笑。他們都用背向着我，寸步不離地留在他們自己的門口。

這天薄暮時候，我才聽見父親把這事情講給母親聽。一個名叫勞勃脫‧却爾斯的黑人，昨夜開槍打死了兩個警察，他們是因爲他毆打他的習慣法上的妻（Common-law wife）而又規避警署的傳喚，所以奉命去逮捕他的。今天，他們就圍住了發生殺人案的那一帶房子：有的站在屋頂上，有的伏在離垣和牆壁後面，有的爬在水塔上，有的攀緣在樹枝上。當天晚上，一羣暴徒放火焚燒那唯一的黑人中學校，他們阻礙着救火隊，不讓他們過去施救，直到那校舍燒毀才止。那些暴徒又毆打了好幾個敢在天黑後露面的黑人。

第二天早上，警察勸告我父親把店門關着。他們表示，因爲局面如此，假使有「生性暴躁的」暴徒來搗毀店舖，他們不能負責。我記得父親咬着牙關，對那警察說道，「讓他們來試試看！」他照常打開了店門，但沒有一個人來購買東西。後來他就關上了店門。

在這期間，母親一直緊閉着嘴唇，露着嚴酷的眼色，做她的家庭工作。她看見父親走出屋去或不在她面前時，就非常驚恐。据傳來的消息，許多黑種的工人都從電車上被拖下來，被打死了。我們的朋友們都在上工下工時，在街路上幾乎被殺死了。但父親還是出去了。我對于他的勇敢懷着無限的信心。我崇拜這做我父親的，瘦長的，橄欖色的，捲髮的，臉色嚴肅的人。……他曾說，當他在那些暴徒中間擠過去的時候，他沒有一刻不在提防尖刀從他的背後刺進來。

有一天早晨，我們得到消息：勞勃脫‧却爾斯已在離我們不遠的一所房子中被發見了。那一帶房子立即就被民團，警察，和數千尋求刺激者團團圍住了。戰爭開始了。有些人說，却爾斯先後殺死了二十多個攻擊他的人。附近的黑人住宅被放火燒起來，當作消遣。那些暴徒把子彈和鉛彈好像雨點似的向却爾斯躲藏的地方放射過去。

在這恐怖時期的一切附帶事件之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所熟識的一個白

種少年的謠言。他是對一羣跟他同類的人說的——這些人，据我母親告訴我，都曾參加那些打人，殺人，放火的暴徒的隊伍。

「我們並不想傷害那些頭髮灰白的老鬼」，他說：「我們所要追究的，乃是這些膽敢叫一個白種人滾蛋的，漂亮的年青黑炭。」

最後，勞勃脫·却爾斯終於被殺死了。有些人說，他把兩手高舉在頭上，從躲藏處走出來，立刻就被人開槍打倒了。還有些人告訴我們，他是在躲着的牆壁後面被人隔牆射成幾塊的。總之，大家都承認，當每一個自己委任的民兵對準他的身體放了一二槍以後，所留剩的一點已不够煩勞一個承辦殯殮者來張羅了。

這次經驗的較粗的輪廓，在數星期後就模糊了，但那些更深刻的印象却繼續留存着。在這些緊張的日子以後，當白人和黑人之間的敵意還可以在空氣中感到的時候，我就日益相信我的環境反復地竭力灌輸入我的意識中的教義了：不要信任任何白人；即使那些自稱爲你的朋友的白人，只要稍受一點挑撥，也要起來殘害你的。……勞勃脫·却爾斯變成了被剝奪去權利的黑種工人秘密地崇拜的英雄；更奇怪的，我在有些白人中間，也聽到了許多暗暗地稱讚他的話。我完全迷惑了……

二

我十二歲時，我們的家庭中已增添了兩個孩子，我們從新奧良搬到了喬治亞州的霍金斯城。我的祖父，却爾斯·高騰，是一個富裕的農民；假如他是一個白人的話，霍金斯城的快報準會稱他爲「鄉紳」。他本來是一個奴隸，現在却由歷年積聚，已在波拉斯基郡擁有着一千多畝良田。有一部分佃戶，自他們所能記憶的時候起，就跟他在一起。他是他們的「會長」；他在他們中間，既有權威，又有感化力。他是公然被那些「可憐的白人」厭惡的，他們對於黑人的憎恨是奴隸制度的一種遺產。在地位跟他相等的人們中間——例如曾經做過喬治亞的候補州長而是我祖父的一個「朋友」的丁·波普·勃朗——他是被「尊敬」的，但並不被當作人看待。

在種族上的排外主義和輕視黑種人的奇妙心理如此顯著的喬治亞中心，一個黑人要達到我祖父樣的地位，不但須具有異常的智力，而且更須具有非常的道德力。然而，使年青的我驚奇的，他從（除了我那曾在歐洲住過幾時而知道一些自由的意味的父親之外）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唯一生活演繹出來的哲學，却跟那些沒有財產的，卑微的黑種雇農的見解很相類似：除非爲便宜起見，不要跟白人接近；應用懷疑精神來調劑你對

於白人的信任心；應把白人的「忠心」認為誘你入陷阱的餌。

最初，我不能立刻理解此種哲學。我知道他不是懦夫。懦夫們決不能在這種地方達到他這樣的地位。他那薄薄的嘴唇，緊緊的嘴巴，銳利的眼睛，他那幾乎正方的頭部所取的莊嚴高傲的姿勢——這些，我知道，是一種精神上的態度的表面現象。直到好久以後，我才澈底了解他的悲劇的重大程度。一個能幹的黑種人，在喬治亞好像是一個被放逐的國王。操着他的生殺之權的人們，雖然用一種相當的敬意來對待他，但他決不能做錯事，他一刻也不能「忘記」自己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他只要一「忘記」，就會立刻喪失他自己和其餘的人們費了終身的心血而積聚得的一切財物。我的祖父就是在喬治亞中心的一個能幹的黑種人。

在喬治亞尚未開闢的偏僻地帶住了幾年之後，我們這班孩子就跟我們在星期日午後獵取的野兒子一樣的野性，一樣的不受都市生活的影響了。因為我們的土地很廣大，所以我們很少遇見鄰近的白種的孩子們。但在偶然遇見他們的時候，我卻發現這些小孩子正跟我從前的新與良的伴侶們一樣的可以親近。我逐漸看出來，這些男女孩子只要不受他們的大人的影響，他們總是合乎人道而可愛的；但在受了大人的威嚇，如與「黑炭們」遊玩了就要被懲罰的時候，他們就會含着敵意而要侮辱我們了。

我們進了離家約一哩半，設在大路旁邊的一所木屋裏的學校，這一生活上的改變使我們立刻同白種的孩子發生了接觸。我們每天在路上遇見他們，他們是到故意設在方向相反的「白人學校」去上學。我記得清清楚楚，當我們第一次相遇時，我們毫無表示地，好奇地彼此注視了一會兒。但在不多幾天以後，我們已在互相微笑着；而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或知道怎樣開始的時候，我們已在談論我們的功課和教員，用手指彈着彼此的書本，呼喚着彼此的小名了。

一天早晨，當我高傲地，英武地答應了一位鄰近的小康之家的美麗的，金髮白膚的姑娘的請求，正要把我所有的代數知識告訴她的時候，我向大路上一望，就看見我的祖父正在騎着馬走過來。那金髮白膚的小婦人——她年在十歲左右——一點也不去注意他，正如我們不會去注意春天的昆虫的營營聲一樣，可是我卻嚇得喪膽了。沒有人知道得比我的弟兄們和我自己更明白：我已違犯了我們的部落中的一條基本法律。

我的祖父拉住了他的馬。我們的新結交的朋友們不安地旁觀着，不知道將發生怎樣的事。他們望望他，又望望我們；望望我們，又望望他。

祖父以不可言喻的輕蔑獰視着他們。立刻，恐怖就代替了他們的溫和的驚奇的注視；他們退縮了幾步，斜行了幾步，就偷偷地走了。他們一邊急急地走，一邊時時回過頭來，恐怕錯過了看到迫在目前的悲劇的機會。看見他們走了以後，祖父就用一種使我們畏縮的聲調說道：

「狗咬的！我吩咐過你們，不許同無論哪一個白種小子講話。你們在想什

麼呢？你們要嘗嘗私刑的滋味嗎？你們要被綁在柱上燒死嗎？上學去！以後不要再給我看到這樣的事，不然我要活剝你們的皮。」

我承認，當時我害怕被那些「瘋漢」燒死實在更甚于被祖父「剝皮」。實際上，我的弟兄們和我大家都很明瞭，老祖父的說話裏是含着不少恫嚇的成分。雖然如此，我們也並不輕喬視治亞的白人的脾氣和兇猛。我們決定以後服從祖父的命令。

我很想知道，當祖父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的時候，他將說些什麼話。我整天想着這個問題。那實在很難了解，爲什麼人們要反對我們跟年齡相若的小夥子們交際——至于因此而要把我們活活的燒死，那自然更難懂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都很狼狽。祖父已命令我們不要去理睬我們的新朋友，我們怎麼解釋這對待他們的態度上的突然改變才好呢？但我們的這一層困難不久就獲得了解救。當我們遠遠地彼此望見時，他們立刻就向我們歡呼起來。跟前幾次一樣，代表那些白種孩子講話的還是那小姑娘。她一直走到我面前來，用一個粉紅的小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問道：

「昨天你的爸爲什麼罵你？」

我訥訥地，呑呑吐吐地，語無倫次地告訴她，那怒氣冲冲的老頭兒實際上是什麼人，又把他所說的話告訴了她。她的同伴們似乎非常感動；實在感動得比她厲害得多。她的回答是很快而著力的：「我不相信他們會這樣對待你。我會告訴他們，你幷沒有傷害我，或做什麼。」

無論如何，我想最好我們還是不要再被看到在一起講話的好；因此，我愚蠢地托辭我們如果不趕緊走，恐怕大家都將遲到——轉身就跑，跑去追上站在不遠處等我的弟妹們。

「懦夫！我母親說，所有的黑炭都是懦夫！」——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在我後面這樣喊着時，她眼中的輕蔑的表情和她那輕蔑的聲調。

不知怎麼，我似乎並沒有懷恨她。這迅速的，自發的斥責，好像閃電似的顯示了那矗立在她的人們和我的人們之間的巍峩的、無法貫穿的仇恨之牆。爲了這堵牆壁，我隱隱地譴責她的母親和父親，她的哥哥姊姊們，她的叔，伯，姑，舅，和表兄弟們，她的朋友們和鄰居們，以及以白膚自傲的每一個男女。好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這是多麼的淺薄而不合理；我才發見這堵墻壁是多麼的易於貫穿；我才明白牠並不是一堵墻壁，而不過是一堵墻壁的幻影——完全因爲要使黑人和白人對立而從他們的心理上創造出來的一個幻影。但是這天在學校裏，我却斷定我母親告訴我們的話是十分正確的：所有的白人「全是一樣」，都是靠不住而應當恨之如響尾蛇的。

我父親始終沒有對我提起這件事，雖然祖父是一定告訴了他的。我父親的勇敢和思慮週密，我常常覺得是可以敬提的。

（未完）

原文献残缺